武侠与歷史

253

封面說明

持武器侍從像

白石雕持武器侍從像，雕工精細，人物生動，纖毫畢現，威猛有勢，爲不可多得之藝術精品。高四〇・三糎，爲開元二十八（公元七四〇）年製。一九五八年西安南郊等駕坡楊思勖墓出土。

武侠与歷史

第二五三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出版

髣髴仙踪	散髮生	4
殘民以逞的酷刑	稜　菱	13
峽谷風雲	維　明	16
改變歷史的兩個人偉	張　靁	24
張尚書與關盼盼	疑史樓主	30
俠盜白金龍	羅　天	36
丹心一劍	琴　心	44
天龍八部	金　庸	51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　陵	58
脂粉梟雄	方達明	64
狂波俠影	岳　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武俠長篇小說

髣髴仙踪

散髮生著

第四十九回：是處有嗅騷狐　眞乎其眞　假乎其假　一朝修大妙法　痛者曰痛　仇者曰仇

話說扁鵲先生聽萬氏說及發現了一名狼童，好奇心起，卽隨同她一齊追踪狼童。扁鵲先生對泰山的地形，極其熟稔，數十年來，跟隨師父採藥深山，足跡無所不至。及到萬氏所發現的狼窟，正在百丈懸崖之下的鷹愁澗，連扁鵲先生也未曾到過。

經過相當的守候時間與設盡辦法，終于將那狼童擒住了，發覺竟是一名女童。事也湊巧，擒住狼童時，正是扁鵲先生與萬線娘兩人合手擒到。就在這女童身上，找到了一塊羊皮，緊貼在背上，上面且有字跡，說是此女童如爲仁人君子拾獲，男則認爲義父，女則認爲生母。

萬氏所關心的是狼窟裏的奇書，雖然獲得狼童，而狼窟仍是不能直入，全因地勢過險，而狼虎當道，往往有顧此失彼之虞。

萬氏一面着線娘好好看護狼女，自已仍是多方設法，想進狼窟去搜尋。終于有一次身受重傷而回，並說出是遇到了能人，可能也是爲此奇書而來。

扁鵲先生一面爲萬氏療傷，一面也自行設法冒險深入狼窟，結果並無所獲，返出洞外，萬氏又爲仇人所傷，僅說得幾句話，連扁鵲先生也無法相救了。而這幾句話，却使扁鵲先生爲了難。她竟要扁鵲先生將線娘收爲妾侍，以應狼女背上字跡。

扁鵲先生在她臨終相託之時，根本也來不及推辭，就這樣與萬線娘成了夫妾名份，也與狼女成了父女名份。而扁鵲先生並不以線娘作爲妾侍，彼此仍維持過去的關係，情如父女。且在藥王爺墓廬爲線娘安置居住之所，將萬氏葬在附近，就便掃拜。

萬線娘一心護養狼女，希望使她稍通人性之後，能由她進入狼窟，找出那本奇書，以償父母的生平大願；同時希望自已能將不知名的仇人找到，爲母親報仇。

扁鵲先生已知萬氏母女武功修爲已臻甚高境界，彼此改變稱呼之後，扁鵲先生對萬線娘的武功細加觀摩，却認不出她的武功出於什麼門派。而萬線娘祇知自幼卽隨父母習武，也不知所習的是何名稱。至到數月之後，狼女已與線娘有依依不捨之情，線娘漸漸放她外去，她也仍能依時回來。

有一次，居然在狼窟裏帶回了一些雜亂物件。萬線娘細心檢點，果然檢出了一本手書的有圖有字的破書本，連書面也沒有了，萬線娘卽帶着狼女當夜回到濟南城，找到扁鵲先生，將書本給他參詳，扁鵲先生卽看出了這是一本武功秘笈，且極其深奧。窮研苦究，稍有頭緒，卽着線娘與狼女修習，自已也依法修練。可是怪的是線娘與狼女進境至快，而扁鵲先生反而全無所獲。至此更發覺了這是一部專爲女人修習的奇書，自已唯有從旁參詳點指。

自此以後，萬線娘與狼女，時而濟南，時而泰山，情如母女，已兩不能分。也爲狼女取名寶寶，以示對她極愛之至意。扁鵲先生見她們的內外兼修之功，有一日千里之勢，也感快慰。

去年接得野狐禪門要毀壞藥王爺墳墓的恐嚇信：扁鵲先生也仍有恃無恐，正因爲萬線娘母女居住在墓廬之內，豈能容人放肆？此次應于虎螿之約前來福州，原不想將萬線娘母女也捲入這江湖風波之中，所以未曾告知眞象，且事前時常表示修道之輩，往往自求兵解，這不過是怕在自已倘有不測，也不必使萬線娘母女出面報仇。

因爲扁鵲先生始終覺得自已對萬線娘無恩，既不能依從她母親臨終時的亂命，也不能讓她爲自已捨死忘生。假若有合意的晚輩，仍當爲萬線娘作伐，找一終身歸宿。這是扁鵲先生的忠恕長者之道。可不想萬線娘雖是年輕，對扁鵲先生竟是由敬生愛，她已將扁鵲先生當作了自已的丈夫，生之死之，亦唯扁鵲先生之命是從。她知道扁鵲先生來了福州，也不顧一切，跟踪而來。

扁鵲先生已知萬線娘母女的武功，此時已在自已之上，遂用了詐死之計，使萬線娘爲賈永等解一時之危。到萬線娘終于被方逸淸的攝心術所攝，方逸淸且能說出萬線娘所習的是忘形功，扁鵲先生也到此時才知道萬線娘母女所習武功的名稱，想不到她們竟是無意中得此奇功。則萬線娘父母之所要找尋的奇書，當然就是這本秘笈無疑了。

方逸淸何以識得此奇功的名稱？甚是值得考慮。當然，野狐禪門既已派人向扁鵲先生下書，必也查明了扁鵲先生的日常生活，以及萬線娘與寶寶的一切詳情。何況萬線娘母親的死，倘是一件糊塗公案，可料定是野狐禪門所出手幹下的。

由此推測開出，野狐禪門可能也知泰山狼窩中有此奇書。忙問書在何處？萬線娘說是早已由寶寶送回

扁鵲先生叙述與萬線娘及寶寶的關係。

泰山的狼穴中去了。因爲秘笈上面的文字圖譜都不太多，萬線娘早已記得一字不忘，深恐遺失，仍是放回原處，有狼羣護衞，也無人能想得到那是藏書之所，所以不如將它藏回原處。而扁鵲先生對那秘笈的記載，本也認得很淸楚的，爲了這是一本武功秘笈，祇讚萬線娘好好保藏，也沒有注意她收藏何處，現在才知道已送回原處，不由得又大惶是惑。

野狐禪門既早已注意了萬線娘母子，寶寶的行動，當然也在其內，寶寶回泰山，豈會無人跟踪？說不定是秘笈早已落入野狐禪門之手。不過，扁鵲先生是曾經探望過那狼穴的，連扁鵲先生也一時無法進得去，而且狼羣凶狠，外人是萬萬近前不得的。想問問寶寶，寶寶至今尚不通人言，祇會哭、笑與說爸爸、媽媽、寶寶等簡單的語句，不過她會打手式，扁鵲先生從她的手式中知道書本已確藏入狼穴了，祇不知後來有無人前往盜取。

這兩天內，大家都在哀痛的心情之下，等待百拜童子開關。除了互相討論些將來的對付之策外，既不能離開這陵墓範圍，也都過得很沉悶。獨是寶寶忽然發現了俏羅剎弟子們所保存的那一套白狐狸皮，高興得不得了，要求萬線娘將那白狐狸皮討來，她鑽進那皮套，跳蹦如飛，儼然是一隻眞狐狸，較之丁香被裹到裹面跳蹦時，更爲神氣。

賈永、酸學究等是都見過百拜童子所追的那隻白狐狸的，寶寶裝起來，竟與那隻白狐狸絲毫無異。雖然大家在哀中，也被寶寶的這一動作引得情緒較爲輕鬆了。賈永也隨即將百拜童子所追的那隻白狐狸的形狀，向扁鵲先生、萬線娘與大悲師太等詳述一番。大家又起了一番推測。

老妖尼將丁香放入這樣一具精製的狐皮裏，可能是故意誘使百拜童子出手，離開百拜童子與俏羅剎的關係，但顯然百拜童子所追的白狐狸，是人是畜，現尚不知，却必非這張狐皮無疑。野狐禪門慣以易容術惑人，連這白狐狸也必有眞有假。假定百拜童子所追的白狐狸是眞，而那白狐狸又具有極高的身手，想必並非牲畜，而係用人假裝。

大家的胡亂猜想，並沒有解決的疑難，僅是龍孫孫提出來的一些意見；較有價值，因爲他與五嶽遊龍張耕熙老爺子，是最初發現野狐禪門在福州露面的人。但是，當時，僅知有老妖尼打扮的方逸淸，對她的身世也並不淸楚，而對她的行動却已密切注意。見到她的修爲奇高，而又羽毛已成，所以派人向其他三老提議，五年一會，改在福州舉行，也預備順便消滅這些餘孽。

直到百拜童子與俏羅剎及各方英豪前來，張老爺子在三老未到之前，也不便出手，靜觀局勢的變化。到大悲師太等到第十三洞與俏羅剎會面之時，龍孫孫即奉張老爺子之命，自後路進入第十三洞，要將于虎黿救出。龍孫孫在後洞洞口遇上了方逸淸的那條毒蛇碧蠍仙，即將碧蠍仙擊斃，可是，在洞裏並未發現于虎黿的踪跡。

龍孫孫行事是以留下桃花瓣爲訊號的，這機秘給百拜童子撞破了，龍孫孫出洞後即上第五洞探查方逸淸的下落，却見了賈永，與伍逸飛正爲俏羅剎的女弟子所困，就將百拜童子引了過來，他也告訴了百拜童子，張老爺子正在福州，另三位老爺子就要來了，但不可告訴別人。

百拜童子齊在心上，佯稱離開，實是誘使方逸淸露面。這在上回已說過了，不必細表。不過，由龍孫孫口中得知兩件事，一是于虎黿並非四高人救出，究竟去了何方？爲何人所救？

第二件，四高人事前也不知妖僧百丈禪師復活，且已練成了玉液大還丹。直到救回百拜童子後，再往蓮花山找尋方逸淸時，才與百丈妖僧見面，當時必是經過一場狠鬥。四高人回到西寶山，立即爲百拜童子療傷傳功，想是已知妖僧修爲過高，最後一拚，可能兩敗俱傷，則如何肅淸餘孽？即應有所交代。果然妖僧找上門來，四高人也因此眞氣喪盡而溘然仙去。

百丈妖僧何以未死？何以更能練成玉液大還丹？也是無法探索的。

第三天，也正是百拜童子開關的日子了，雖說必須在午時三刻，百拜童子才會開關，而這天天未黎明，大家都精神緊張，面臨大事，

早已齊集在大殿之上。

這大殿，卽是陵墓裏的大殿，極爲寬敞，自經鬼谷子將甬道鑿開了一些通天卣之後，也引入了甚多陽光，地下宮殿，也與地上宮殿無多差別了。

天色剛到黎明，大家都在靜坐行功，一片淸靜。忽然遠處傳來了一陣爽朗的長嘯聲，賈永首先斷定，這必是毒神胡千素之聲無疑。跟着，又有人用內力喚道：「賈老英雄，小弟伍逸飛與胡千素老前輩一同前來拜謁，相煩派人引路！」賈永目視鬼谷子，這裏終須是鬼谷子作主人的。

鬼谷子尙未表示意見，龍孫孫已道：「毒神與方逸淸正糾纏不淸，此時前來，至少並非惡意，還可向他打聽點野狐禪門的消息哩！」

扁鵲先生皇甫亮向萬線娘望了一望道：「線娘，你願不願意與毒神相見？」萬線娘道：「毒神是何許人？」

扁鵲先生聽說萬線娘會打出毒神門的手式，以爲她一定與毒神有關，可惜問不出下落。毒神旣已前來，就不得不先向萬線娘說明，可不料萬線娘根本不知有所謂毒神。

扁鵲先生想到，萬線娘可能不知她自己過去的歷史，卽道：「這人或者認識你父母，但，這人邪惡多端，不識也好。」萬線娘笑道：「原本是不認識的。」

扁鵲先生點點頭，再向鬼谷子道：「據殷霄所說，毒神會被方逸淸作弄，險些喪了性命，而百丈妖僧的復活，當時連毒神也無所知，此中必有原故。這兩天來毒神不會不去再找方逸淸，也許他會有事要與我們商談哩！」

鬼谷子卽道：「見面談談也好，可不能護他進來，我們一同出外相迎如何？」鬼谷子的設想是洽當的，一行卽由鬼谷子與賈永領前，出了墓道，卽在遠遠的一個山坡上，見到毒神胡千素與千手猿伍逸飛正在佇立相候。

賈永卽上前招呼，並介紹各人與胡千素相見。毒神胡千素卽大聲道：「想不到四高人也中了百丈惡僧的毒計，我胡千素救也救得應該了。諸位有何決策？難道就困在這死人宮殿裏，躲上一輩子？」毒神的態度，頗爲傲慢，大約他已知四高人身故，眼中已是目無餘子。賈永卽道：「不知胡老前輩有何見敎？」伍逸飛卽搶着道：「賈老英雄，過往一切，不必提了，昨晚與胡老前輩相商，各位如能將于虎嶷交出，我們交得了差，就大家一同出力，將方逸淸等餘孽一併掃除，也就爲各位報仇雪恨！」

賈永忙道：「于虎嶷並不在此間，我們也正要找他哩！」毒神哈哈大笑道，「凌霄一士也說起謊話來了。百拜小鬼親口說的，他知道于虎嶷的下落，此時又怎能推說不知？」

百拜童子曾經當着毒神向方逸淸說自已知道于虎嶷的下落，毒神就抓緊了這話柄。可是鬼谷子等確實不知于虎嶷下落，也從未聽到百拜童子說過這話，因爲鬼谷子等見到的百拜童子，已是身受重傷由師父救了回來，直到目前，除龍孫孫一人之外，都未與他交談過。龍孫孫不得不答道：「百拜也不知于虎嶷下落，你幾時聽他說過來？」

毒神道：「我就親自聽他說過，你叫他出來對問好了！」鬼谷子卽道：「他現在正有要事，不能見客。」毒神冷笑道：「想是傷毒未淸，仍在救治之中。如果他能將于虎嶷交出，他的傷毒，我保能醫好。」

鬼谷子等當然不願說出實情，祇是推卸道：「他確有要事不能相見，如胡前輩定要相見，請改在今晚或明晨。」伍逸飛又向賈永道：「賈老英雄須得拿定個主意。于虎嶷是欽犯，小弟無能，不能耕捕，官家也是不會放手的，如果遷延時日，恐怕賈老英雄也脫不了干係了。」

賈永早知伍逸飛的爲人，好大喜功，不會顧及武林情誼。這次走失欽犯，對他的前程，影响極大，無論如何，不會輕輕放過。現在有了毒神撐腰，更是胆壯了，竟向賈永抬出官家的大帽子。賈永不願與伍逸飛作口舌之爭，仍是溫言道：「我們也正要找于虎嶷，伍總管不要誤會。大家商量一下，怎樣去找于虎嶷，始爲上策。」

毒神更是傲然道：「你們收住于虎嶷，難道就保得住？卽有皇甫

亮在場，也難當方逸清毒物，即能抵擋方逸清的毒物，也難抵擋他的攝心法。現在交給我，不過作個順水人情而已，又何必推三阻四？」大悲師太聽得頗不耐煩，即道：「我們如果找得到于虎龕，自然保得了。祇怕你毒神在方逸清之前，卸甲丟盔，得而復失，徒喚奈何！」

大悲師太的話，不過是順口說來。但裏面一則曰「卸甲丟盔」，這正是毒神的成名大招；再則曰「得而復失」，穩然是指擒得百拜童子而被方逸清刼去。不覺心中大忿，即道：「大悲師太，你雖是方逸清的同門，恐怕，在她與百丈的糾葛了斷之後，今後相遇，也不會與你再存客氣了。貴弟子高寒主即被她作爲人質，你還有何可說？」

這明是刺了大悲師太的眼眉，激得大悲師太怒火陡發，正待開言，賈永甚是不願此時即與毒神及伍逸飛破臉衝突，忙道：「我們就將前去請高寒主回來，這事可不用胡前輩耽心。不過，看胡前輩也在方逸清面前討不到好處，如果方逸清也正要找尋于虎龕的話，胡前輩可也確是難於保全的。」

胡千素哈哈大笑道：「老夫自有妙法。」大悲師太道：「既有妙法，這兩天爲何不去找賊妖婦報復？」胡千素笑道：「誰說我不會去來？難道像你們一樣，要躱在墳墓裏偷生！」賈永甚急想知道一點有關方逸清方面的情形的，機不可失，即道：「你去了也不過是等於白去，又有何用？」

胡千素哼了一聲，即道：「方逸清與百丈正在作最後的糾纏，老夫也不願檢這便宜。不過，你們如要想高寒主平安回來，老夫却願效勞。」毒神之言，頗能打動大悲師太與賈永，正要繼續發言談判，鬼谷子却插口道：「高寒主吉人天相，自會平安回來，胡前輩又何必貪天之功？」

大悲師太以爲鬼谷子說的是門面話，不以爲意，賈永却知道鬼谷子是不會打誑話的，果是俏羅剎自會平安回來，怎的這兩天內，全不見鬼谷子向衆人透露一點消息？毒神又是得意的大笑道：「你們可知野狐禪門內最近的情形？躱在墳墓裏，不過是坐井觀天而已。」

賈永聽得正中下懷，忙道：「胡前輩難道就有所知？眞有所知，不至前來討取于虎龕了！」毒神摸了摸胸前的長鬚，狀甚得意的道：「百丈衰竭之餘，尙與方逸清內鬨，爲的就是爭奪高寒主。你們還敢在我面前胡言亂語？」

這消息可也新鮮得很，百丈竟與方逸清爲俏羅刹而內鬨，這究是怎的一回事？大悲師太忍不住問道：「爲甚麼？」毒神陰陰的一笑道：「還不是爲的要練玉液大還丹。百丈的大功爲四高人所散，急須找一丹元，賠補眞氣，他與方逸清原是舊爐舊灶，可是方逸清此時已練到九轉還丹之期，已不願爲百丈而犧牲了。百丈退而求其次，便着方逸清來誘擒高百花。但，方逸清要用虎于龕作丹元，就須得將高百花作人質，與你們交換于虎龕，如果將高百花給了百丈，豈不就無法換得于虎龕？兩人正爲此爭執，而百丈急不及待，差些與方逸清動起手來，其實，百丈也自不量力，强弩之末，此時豈能制得住方逸清？後事如何，自有分曉，我可以直說，方逸清將百丈安置之後，即會前來向你們討取于虎龕，到時，你們還要抵賴，恐怕她不會手下容情了，不如就此將于虎龕交給我，你們可免去一場災害。」

大悲師太聽得甚是難過，眼望着鬼谷子，鬼谷子却無動於容，祇道：「我們確是不知于虎龕下落，如果知道，也不致守候在此間了！」伍逸飛朝賈永正色道：「賈老英雄眞是不願交出欽犯？」

賈永也正色道：「我們確是不知。如說百拜小弟弟知道，且請稍待至明晨，由他當面作答如何？」毒神即大笑道：「明晨也不爲遲，小鬼想已知道老夫的厲害了，還怕他飛了不成！」賈永忙道：「還是胡前輩通情達理！」

胡千素跟着發出了一連串的笑聲，笑聲未落，遠處却傳來了一聲聲的清嘯。這清嘯聲，大悲師太聽得最眞切，正是弟子俏羅剎高百花所發，也忙即回聲相應。大悲師太的清嘯聲與俏羅刹的清嘯聲遙遙相映，却將場中諸人聽得有些迷糊了。

明知道遠處的嘯聲是自大悲師太的同門，但，兩相比較其內力竟在大悲師太之上，誰也不會知道這就是俏羅剎。既係大悲師太同門，而內力又在大悲師太之上，最大可能，來者，就是方逸清，大悲師太

又怎的回聲相應？豈不是自行招惹這魔鬼，找上門來？

頃刻之間，一條人影閃到，並向大悲師太先行行禮，此人非別，正是俏羅剎高百花，一手拿持雙劍，一手提着那隻羅剎網，網裏藏着一隻雪白的大狐狸。

羅剎網是畫眉逸士呂偉精練的玉天羅改成，通明透亮，類似輕紗，所以從外面可以看得到裏面。白狐狸在網裏閉眼不動。寶寶首先自萬線娘懷中竄開來，走近網邊，右瞧左望，看得甚是得意。」

俏羅剎不認識鬼谷子與悟空禪師，即使是龍孫孫，也未正式見過面。大悲師太忙代爲一一介紹。俏羅剎向鬼谷子等行過禮後，見毒神胡千素呆立一旁，頗有惶惑之色，鬼谷子已開聲道：「胡前輩還可見信了！高寨主已自平安回來。」俏羅娘即道：「毒神難道還要再次在此獻醜嗎？你看，百丈妖僧的命根子也被我擒來了，你如果想檢便宜，趕快趁此機會去找方逸濤，她也許會怕了你的！」說時，將手上的羅剎網擺了一擺，這白狐狸竟是百丈妖僧的命根子，賈永等是不得其解的。賈永與酸學究都祇知道這被百拜童子追趕的白狐狸，必與野狐禪門有關，可不知俏羅剎手上的是否即是那一隻，如果是那一隻，是人是獸，也正待分辯哩！

毒神向俏羅剎呆望着，心中似有極深的疑慮，却道：「你逃得百丈的手，可難逃方逸濤的手。想是乘他們兩人糾纏之際，你逃了出來？也總算是你的造化。我問你，百丈現在已怎樣了？」

俏羅剎眼睛掃過伍逸飛，却答道：「妖僧難道還會有活命的！這位京裏的大總管，怎的還不快去向方逸濤要你的欽犯？呆立在這裏幹嗎？」伍逸飛見俏羅剎語帶奚落，即道：「欽犯現在此間，正由胡前輩向各位情商，讓我在公事上有個交代！」

俏羅剎生平是最討厭公差的，伍逸飛雖是大內都總管，在俏羅剎眼裏，仍是一名公差，立即一聲冷笑道：「你要在這裏討交代？那很容易，本寨給你一點憑證也就是了！」江湖上所謂給點憑證，就是將來人做出一點傷勢。這句話可將伍逸飛激怒人，反而向賈永道：「賈老英雄，這賤人如此放肆，想是卜虎殼與她必有關係。」

賈永頗不願與伍逸飛就此翻臉，但他既罵俏羅剎做「賤人」這可不易掩熄俏羅剎的怒火，正要阻止伍逸飛口不擇言，又要看看俏羅剎的面色。可不料俏羅剎並不是有如理想中的勃然大怒，而僅是一副嚴霜般的面孔，望着伍逸飛，却一言不發。毒神胡千素，反而打圓場道：「伍總管，我們且先去看看老淫婦，現在又得叫她做小寡婦了！」說畢即回身而去。伍逸在衆人面前，唯一的靠山就是毒神胡千素，毒神走開，伍逸飛的能爲，場中諸人，恐怕一個也對付不了，故意假裝門面話，道：「胡老前輩要去找老妖尼，晚輩自當奉陪，可是欽犯怕仍須着落在這些人的身上。」毒神一語不發，雙足疾馳。扁鵲先生即刻高聲喝道：「胡千素，有我皇甫亮在，你這些鬼惑伎倆也困不了人！」毒神大笑連聲，並不答話，與伍逸飛竟自越去越遠。

扁鵲先生甫皇亮急道：「胡千素在道口佈下毒陣，各位出入，千萬小心。」賈永即道：「現時亦無人外出，高寨主自魔窟中脫險歸來且到裏面稍坐，必當有甚多的見聞賜教吧！」

俏羅剎望着毒神與伍逸飛的背影發了幾聲冷笑之後，才再與各人招呼，聽賈永要問及魔窟之事，心下也正有很多言語要稟明師父，並與各前輩共商。尤其是鬼谷子與悟空禪師等。也即道：「請教之處正多哩！」大家即轉入墓道。

俏羅剎是第一次進入這墓道，心裏却在懷疑，爲甚不見了百拜小鬼？她雖知百拜會被毒神所擒，又復爲方逸濤所逐，也更知百拜已爲四高人救出。她却還不知四高人眞已物化，還以爲百拜童子毒性未解，傷勢未復，不能自由行動哩！」進到墓裏的大殿，大家還未坐定，鬼谷子望着墓道的陽光，即道：「時候將到了，且待小弟弟出關，一同再行詳談如何！」果然時已正午，正是百拜童子出關的時候了，俏羅剎不明所以，大悲師太簡略相告，這可使正在一團高興中的俏羅剎又有不勝惘惑之感。

大悲師太最關心的是俏羅剎何以能自行逃脫方逸濤的攝心法，俏羅剎也謝罪道：「當時未及稟明師父，弟子對老妖婦的攝心法，不知何故，並無所懼。那晚與萬大娘一道，我也是未被她攝倒的，她既未

會將我識破，我就將錯就錯，隨她到她的巢穴裏去看一看。當時的情勢，如果我不冒險隨她前去，大家必被她糾纏的不能脫身，也非了局。」

俏羅剎原來並未被方逸清的攝心法所攝，而是將計就計的隨她去的。賈永等想起以前在第五洞的情形，除了萬線娘母女之外，確是只有俏羅剎一人與方逸清鬥過許久的，可見當時方逸清已不能攝住俏羅剎了，俏羅剎說出真象，大家都豁然而釋心頭疑團，獨有扁鵲先生，不停的向俏羅剎打量，目光中更透路疑惑之色。

他不相信俏羅剎果能抗拒方逸清的攝心法；如有此能爲，則他所猜想中的俏羅剎必會習得野狐禪門最高內功，這又與當前的情勢完全不相吻合了。所以，將疑將信，心裏的揣測甚多。

大家尙待動問方逸清魔窟的情形，祇聽得百拜童子所處的石室，一聲暴響，石壁裂開了一塊大石，露出一個大洞，百拜童子已自裏面一穿而出，口裏却嚷道：「老爺子，小鬼真的學會了！」手舞足蹈，來到衆人面前，也不打招呼，僅用目四射，又穿到另外的一間石室裏去了。

鬼谷子與悟空禪師，雙雙急起追上，並道：「小弟弟，就在外面坐坐，老爺子正外出哩！」百拜童子坐關之後，即不問外事，對四高人的物化，尙無所知，是以武功練成，即要向師父禀明經過。鬼谷子與悟空禪師似是早有準備，不想讓他立即知道四高人物化的消息，恐他一時悲痛過度，有傷真氣。

百拜童子聞言，果又退了回來，他對鬼谷子與悟空禪師是十分敬重的，當今之世，恐怕也除了四高人之外，祇有這兩人在他心目中有相當敬畏之心，那一股冥頑不靈的天真氣質，也變得稍爲拘謹。即道：「大師兄，二師兄，多謝老爺子，我已學會一種新武功！」臉上仍有他那頑皮的笑容。

鬼谷子也即道：「恭喜小弟弟習得奇功，且與各位相見。」百拜童子這時才見到大殿中的這一大羣人，先向賈永做了一個鬼臉，即向扁鵲先生皇甫亮走來，驚喜的道：「神醫也來了！」剛要再說下去，却見到了皇甫亮身後的萬線娘與寶寶，寶寶手上還正捧着那張白狐皮，稍感驚異，皇甫亮即拱手道：「恭喜小弟弟習得神功！這是小妾萬線娘與小女寶寶！」

百拜童子向萬線娘隨便的一點頭，眼光即閃到了寶寶身上。寶寶不足十歲，與百拜童子差不多一樣高，寶寶也當他是一個小孩子，向他笑了一笑，將白狐狸皮遞給他看。同時，又用一隻手指着俏羅剎手上提着的羅剎網，意思是要百拜童子也看看那一隻白狐狸。

百拜童子當然順着她的手指望去，望到了俏羅剎手上的白狐狸，不由大聲道：「醜丫頭，誰要你多手的？快放了！待小爺親手活捉。」

鬼谷子等雖自龍孫孫口中得知百拜童子趕白狐狸之事，却還不明白百拜童子與俏羅剎的那一段口舌之尤，鬼谷子忙道：「小弟弟！高寨主正是歷盡艱險，才自魔窟中將這畜牲擒來，怎能輕易放走！」賈永也忙提上賠笑道：「小弟弟，大敵當前，過去之事，請不要再記在心上。」

悟空禪師就地盤膝一坐，並說：「小弟弟，有極重大之事待商，請暫時調攝心神，平和鎮靜爲主。」龍孫孫也跟着坐下，鬼谷子一擺手，請衆人一齊坐下，然後牽着百拜童子的手，雙淚直流，哽咽不能成聲。百拜童子大驚失色，不知出了何事，望住鬼谷子，不敢開聲，也不敢動。鬼谷子坐下來，百拜童子也跟着坐下。殿上諸人，都知是鬼谷子要向百拜童子宣布四高人棄世的消息了，全體肅然坐地。百拜童子驚惑的道：「大師兄，有話請說。」鬼谷子道：「小弟弟身受老爺子大恩，應如何報答老爺子？」

百拜童子一生，祇知聽從老爺子吩咐，老爺子就是自己的主宰，可從未想到如何報答老爺子的問題。睜着眼，竟答不出話來。

鬼谷子淚如雨下，正牽着百拜童子一隻手，仍然未放，眼淚落在胸前，頭稍轉側，幾顆淚珠已落到兩人的手上。百拜童子雖然純然天真無知，被這幾點珠淚，打得心頭一陣劇痛，已料到必與老爺子有關了，忙道：「大師兄快說。」

賈永、鬼谷子等在陵外路口與毒神及伍逸飛說起。

鬼谷子强自認住眼淚道：「愛惜你自已的身體，發揚師門的武功，就是你報答老爺子的最大守則。」百拜童子點頭道：「這個自然！」

鬼谷子停一停道：「小弟弟，四位老爺子都歸天了！」百拜童子睜大雙眼道：「什麼？你說什麼？」鬼谷子續道：「四位老爺子，在給你傳功之後不久，即已歸天！」

百拜童子將手用力一甩，大聲道：「放屁！放屁！混賬！混賬！」

他這一甩，用盡了本身的眞氣，鬼谷是早有提防的，原以爲可將他拉住。可未想到百拜童子新習奇功，功力驟增不知多少，早已超出鬼谷子以上了，這一甩，却將鬼谷子甩得朝直跌開了一丈之遙。幸而悟空禪師也似有準備，他的坐位坐得正好，在谷鬼谷子甩開時，悟空巳一伸手，又將百拜童子拉住了。

百拜童子一將鬼谷子甩開丈許，原是出於意料之外，正待飛身前去搶扶，又見悟空二師兄的手伸到了，這次可眞不敢再魯莽了，祇得任由悟空禪師拉住，呆呆的向悟空禪師望住道：「二師兄，大師兄說的甚麼？」悟空將他按下坐定，緩緩道：「四

位老爺子確已歸西，你不要心急，還有很多後事待辦哩！」

百拜童子怔了一怔，大聲道：「當眞？」悟空道：「師尊大事，豈能兒戲！」百拜童子有如萬箭穿心，眼前一黑，竟是當場暈倒了。

這情形，也在大家意料之中，因百拜童子是至性之人，將師尊看着是自已的主宰，師尊死去，自已也不想再生了。剛才敢於大罵鬼谷子「放屁，混賬。」就是因爲他說到四高的死亡。任何人咒罵及他的師尊，他是絕不干休的，上次被毒神所擒，就是因爲毒神不斷辱及師尊，他就不顧自已的性命了。所以，即使是向所尊敬的鬼谷子，也一樣罵了起來。

悟空早有準備，已一手扶了倒下的百拜童子，鬼谷子也上前來了，扁鵲先生更是一閃而上，兩指揑着百拜童子的人中，並道：「痛急攻心，不妨事的，不要將他移動，稍緩即可醒轉。」隨即自懷中取出一枝精細的鋼製吹槍，在百拜童子的鼻孔裏噴了一點藥末，頃刻之間，百拜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即哇的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濺得身旁諸人的衣襟上都沾了血點。

驀起騰空而起，幸而是鬼谷子，悟空禪師與扁鵲先生三人用力按住，他未免過於用強，僅是坐了起來，隨即一聲哀號，使大殿上人，都震耳欲聾，實實更被驚得也哇的哭出聲來。實實的哭，是突然被驚。以實實的內力，對賈永的龍吟功尚可抵擋，可知這聲哀號的內力，已不知高過賈永多少了。

殿內誰是大行家，僅憑這一聲哀號，已知百拜童子此時的武功修爲，已使諸人望塵莫及。

四高人臨終之前，急急傳功，不僅是傳給修習法門，必是也將內家眞氣傳入了，否則，以三天的修習，也絕不能有如此進境。在百拜童子的哀號聲中，鬼谷子哀聲道：「小弟弟，保重身體，便是報答師恩！」

百拜童子向鬼谷子望了一望，却問道：「老爺子現在何處？」他問的，原是指的四高人的遺體現在何處。鬼谷子道：「經已殮盛，尙未封棺，留待小弟弟最後一面。並且，師尊尙有遺言，須小弟弟一同在師尊法體之前開讀，你須特別留心。」扁鵲先生也順便講了些節哀順變的話。

百拜童子却向扁鵲先生怒道：「你來幹什麼？師尊也救不了，以後，以後你再不要稱神醫了！」

百拜童子生平就是無禮貌，無秩序，想到就說，神醫前來，竟不能救治師尊，所以連這神醫也罵了起來。鬼谷子忙道：「小弟弟不要錯怪了人，這與扁鵲先生絲毫無關，師尊西去之後，扁鵲先生才到哩！」

百拜童子更怒道：「就是他到遲了！爲何不早到？」扁鵲先生與四高人及這四位門人都是極稔熟的，當然知道百拜童子的習性，全不以他的怒罵爲意，鬼谷子與悟空禪師，龍孫孫等三人再加解釋，百拜童子才不再罵人，一心一意的放聲大哭。並道：「我要去看老爺子！」雙膝跪地，即向後面膝行。

鬼谷子等三人也都跪下膝行，扁鵲先生及賈永等也待跪下時，鬼谷子却回身攔住道：「各位不必拘禮，見到家師法體時，再請行禮不遲。」才將賈永等招呼住，百拜童子已搶地而前，鬼谷子等恐他又有傷感過甚之處，連忙跟上。

在一間偏殿裏，正供奉着四高人的遺體。四高人俱遵佛禮，臨終時，原是盤膝坐化，所以現在也仍然是分別端在四個瓦缸裏。經過扁鵲先生的一番手續，幾天來，屍體仍然面目如生，並無腐敗之象。當前供有生花香燭，設備雖然簡單，而極盡莊嚴肅穆之能事。

百拜童子首先膝行而入，望着四高人遺體，一面大叫老爺子，一面不斷磕頭。

他本不擅於言詞，這刻更是一句話也不會說，僅是叫着「老爺子」與磕頭而已。

要知後事，
請閱下期。

歷史雜談

殘民以逞的酷刑

·菱　稜·

專制時代，民權不張，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治者爲百姓的主宰；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雖有律法，其立法精神，也只是維護其統治秩序而已。

君主、貴族、高官顯宦固然可以爲所欲爲，以個人的喜怒，操縱他人的生死，可以不須經過審訊，也可以毫無罪名！在舊小說或古裝戲劇中，常可以見到皇帝下令把他不喜歡的人推出午門斬首，這便是個很好的例子。至於縣官陞堂問案，未問話先打幾十大板，更是家常便飯，不足爲異。

行政官兼理司法，似是我國數千年來的傳統，可是這悠久的歷史過程中，直能賞罰嚴明，執法如山，令人稱道的清天大老爺，實在少得可憐！由於官吏的低能，逞威、邀功和馬虎，「酷刑」乃成了執法者最得力的功具，種種歹毒的刑罰於刑具也就相應而生，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對於受刑者的身心摧殘，便無所不用其極。

從古人的記載中，專制時代最殘酷的刑罰首推「凌遲處死」，這種重刑多半是對罪惡昭彰，大逆不道者才施。據傳：行刑時將罪犯綁赴刑場，在腿、臂、胸、腹各部前後夾以兩片鐵絲網，用索將網收緊，使各部分的肌肉從網眼中突出；劊子手手執牛耳尖刀，腰繫紅帶，帶上懸無數小鐵鈎，行刑時用鈎勾那網眼中突出之肉，拖之使長，然後用刀割下，連鈎擲去。先割四肢，然後胸腹，故有千刀萬剮之稱。行刑時呼號之慘，聞者心驚。不過，若遇存心厚道，或已收罪犯賄賂的劊子手，先以刀尖刺其心臟，使罪犯速死，可免呼號之慘。

其次是「梟首示衆」，就是殺下罪犯之頭，掛於木柱上，或用木籠盛載，掛於鬧市或犯事之處。據說：劊子看人，先看人的頸子，辨認刀口所在。所謂：「刀口」便是脊髓骨與頭骨相交之處。因爲人的軀體各部關節都接合而不相連的，若刀鋒從關節處通過，等於是割斷皮肉與筋絡，刀過無阻，若割不到關節，一刀斬在骨頭上，那就不可一刀而將人頭割下，那也就不成其爲一刀之罪了。所以劊子手殺人，也有其技巧：握刀要反拳相握，刀背貼於臂後，行刑時先用左手在犯人肩上一拍，犯人受驚，則頸際關節自鬆，劊子手趁機橫刀，手肘彎屈，向前挺出，人頭隨手落地。人頭落地後，頸際肌肉立即收縮，血液並非立即噴射，待肌肉收緊再放鬆時血才噴出。

「絞刑」就是環首死刑。置犯人跪於一木柱前，用繩圈將人頸與木樁套在一齊，劊子手在木樁後用鐵枝將繩用力絞緊，使繩圈受縮而將犯人勒斃。據說：行刑時要三絞三放，然後劊子手在犯人肚子上猛踢一脚，使蹵在受刑者肚子裏的空氣自肛門洩出，據說把一個人絞死要化半個時辰才成。

「站籠」木製方形籠，高七八尺，籠頂與枷相似，套頸其中，頭露籠外。籠底圓木數根，上置磚塊爲犯人墊足。「站籠」之刑分兩種，一爲示衆，一爲執行死刑；執行死刑時漸抽其磚，

至吊死爲止。

「枷號」以木製枷，長三尺，濶二尺九寸，重五十斤，圈於頸，中分爲二，貫以門，交口處貼蓋印封條，上標罪狀以示衆。「枷號」有三五日者，亦有長至一二月者，枷時無法臥睡。此外有雙人枷；三人至五人枷，以同案之人，枷以連枷。至清末枷乃分爲數等；頭號大枷，逾五尺見方，重達六七十斤。

「刺字」即鯨刑。乃用於充軍流配之犯，將犯人頰上刺一「配」字，恐其逃亡，民間見刺字者便不敢收容。讀過「水滸」的人對「刺配」二字定必耳熟能詳；宋江，林冲，武松等重要角色都曾「刺配」過。

「刺配」雖然比死刑爲輕，但流弊極大，流刑之犯，動輒千里，解差可以藉防犯人逃亡之名，加諸種種非刑。如「穿琵琶骨」，「揹鐵楨」，「鬼吹簫」等名目繁多；至於像「水滸」傳上林冲在「黑松林」的遭遇，看情度勢，亦極可能成爲事實。

以上都是對付已決犯的酷刑，還有在審訊過程中的用刑，也是五花八門，極盡殘酷之能！

「打板子」是最普通，也是最輕的體刑；在審案時可以「打板子」逼供；判案時也可以判打幾十大板。甚至地方上紳士和有勢力的人可以拿一張名片，把下人或佃伕送到縣衙門打幾十大板。

因爲「打板子」是最普通的刑罰，所以弊端也極多；差役們爲了「搭龍」，「打板子」時就練就了種種花巧。

「板子」是用三尺餘長，三指寬的毛竹製成，將節削平，竹面青皮刮去，並用砂紙磨光，以防有刺。行刑時，受刑者俯伏於地，褪其褲，一人騎坐背上，一人按其兩足，使相迭（據說：雙脚平伸貼地，行刑時可能震破睪丸。），二人分執左右手，使受刑者不能動彈，然後以竹板擊其臀。施刑者高唱一二三四……乃至數十或一百。唱數時可以作弊，若收賄賂則打少唱多；否則打多唱少亦有可能。

而且「打板子」時輕重起落，亦別有門徑，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擊大力輕都是技巧。還有歹毒的打法；打時直上直下，不稍停留，數十百下，用力皆等，板板擊實，使受刑者始終皮肉不破，內肉皆腐，受刑後如不以刀劃破放血，必不能愈。據說：練這種技巧頗費功夫，初以紙束於木板，以板子擊之，俟腕力既勻，易以豆腐乾，直至易以豆腐，連擊數十百仍不破裂，其技乃成。

除了上述的歹毒打法外，還有祇傷皮肉的打法，受刑者在被打三五下後，便皮破血流，以博官之憐憫，減少打數；其打法是隨打隨拖。

凡給打過板子的人，兩股愈後都有瘡瘢，終身不能去。俗稱「板花」。

除「打板子」外，「鞭背」也是逼供之一法。立木柱於地，受刑者跪於柱前，以繩束其頭與木柱相抵，橫一木於跪者胸前，伸其雙臂縛橫木上，與柱紮成十字形。另以橫木擔於跪者腿彎處，木之兩端由差役按實，使受刑者無法動彈。鞭者持藤條，屈成弓形，手握兩端而鞭之。

更殘酷的逼供之刑；有跪鐵鍊，夾棍，點錘，拶子等。其中拶子是專對女犯人用。

「跪鐵鏈」將受刑者綁於十字架上，與「鞭背」時同。然後將鐵鏈置于炭爐中燒紅，用鐵鉗鉗鐵鍊兩端，提犯人小腿將鐵鍊置其下，然後踹腿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嚳橫木以灼之。

「夾棍」亦名踹棍，又名上天秤，行刑時犯人亦如前綁柱上，置粗棍於膝彎上下處，棍端各站一人，用力踹棍，受刑者立時昏厥。倘遇強項大盜，則棍之兩端各站二人，夾其脛骨。

「點錘」以鐵製錘，大如胡桃，形圓而四面削平，裝以木柄．行刑時以錘敲犯人踝骨，男女均合用。

「拶子」是專對女犯使用之大刑；以十二枝手指粗之圓木，用蔴繩串成兩組。行刑時將受刑者雙手十指分夾在圓木之中，差役用力拉繩，將圓枝距離受束，十指受夾，立時昏厥。有道是：「十指連心」，其痛可知。

除了以上所舉出對付以決或未決犯所使用的酷刑，還有犯人在押或遞解時，官差在防止脫逃的藉口下，也常使犯人受到種種慘刑。

例如我們常常在武俠小說中可以看到，江湖好漢被鷹爪捕獲，被挑斷脚筋和鎖琵琶骨。挑斷脚筋後此人終然不死，也已終身殘廢。致於鎖琵琶骨，那是以長錐穿通鎖骨，然後揷入鐵圈，鎖上鐵鍊，再將鍊之另一端控制，犯人若圖逃脫，鐵鏈牽及琵琶骨，便疼痛難當，甚至即昏倒。

「槓鐵槍」是專對流徙之犯而用，凡慓悍劇盜，孔武有力之流犯，差役慮其逃遁，或途中不能制伏，乃置重逾數十斤約四尺長之鐵槍，以鐵鏈繫於琵琶，令犯人負之而行，晝夜不離其身，其苦可知。

「鬼吹簫」又名阻棍，長約尺許，粗不及寸，以鐵製成，兩端均有鐵圈，可開可鎖，防犯人夜間趁解差熟睡逃遁，乃以一端繫鐵鍊鎖於犯人頸際，另一端鎖於脚鐐，使其身不能直立，只能坐而假寐。凡此種種，都不外是爲了便利官差，對受刑者極盡殘虐之能。簡則是野蠻，殘忍，滅絕人性。

專制時代，爲了維護統治階層之利益，以及其統治下的社會秩序，對反對者及冒犯者，用盡方法使其懾伏，一切酷刑也是本此而產生。古代司法觀念，是認爲一切有罪嫌者皆有罪。與今日民主國家的司法觀點正好相反。

由於視一切罪嫌者爲有罪這一觀念；所以，上堂先打四十板，便不足爲奇。你說「冤枉」，官說：「怎麼不冤枉別人而冤枉你？那你就不是好人，該打。打你不招，還有更厲害的在後頭。」於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屈打成招，事所必然。冤枉算你倒楣，好官我自爲之。

如果遇到的是個比較負責的官兒，冤枉得以昭雪，得獲無罪釋放，但其所受的身心摧殘，也只是活該。像年前上映的國語片「楊乃武與小白菜」的主角遭遇，就是榜樣。所以昔人有：「生不入衙門，死不入地獄！」之歎。

現代先進國家，多已廢除死刑；體刑更不屑爲。事實上以死刑、體刑加諸罪犯，能否受殺雞儆猴之效，頗成疑問。否則，何必多此一舉而大背人道。

執筆之時，欣聞港府正成立「體罰諮詢委員會」，徵詢各方對笞刑存廢的意見。本港爲英殖民地，承襲了英國先進的民主精神，但却把笞刑與大清律例保留至今，頗有自相矛盾之嫌！

不過社會的文明進步是漸進的。能夠急起直追，亡羊補牢也是好的。專制時代的一切酷刑是不合人道，令人髮指。而這一切殘酷的使爲，與公衆利益之關係實是微乎其微。其功用不過，是保護統治者的利益而殘民以逞罷了。

名家新著長篇武俠小說

玉女銀鳳

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一期完短篇武俠小說

峽谷風雲

維明 文

由京師南下豫中的偏僻小道上，一向除了因急事抄近趕路的少數旅人外，甚少有人行走。那是因爲山路崎嶇且多羊腸小道，沿途極少人烟，極目荒涼之故。

不過，由這條路前往豫中，要比官道少走三分之一路程。雖然一般普通商旅，寧願捨近求遠，在官道上來往，以策安全，但遇逼不得已之時，也偶有機會冒險走小路一試的。

俗語云：「深山大澤，必生龍蛇。」這條遙遙長途的偏僻小道，當然也成了屑小出沒之所。尤其是其中一處名叫「盤腸谷」的地方，是一條天然大峽谷，長達數里，懸崖峭壁夾峙而立，谷中地勢十分仄狹，叢莽沒脛，林菁交徹，難見天日，尤其兩端谷口，寬僅數尺，兩馬不能並轡，車不能聯軸，最是使人視爲畏途。

一天正當中午時分「盤腸谷」中突然的的得得響起一陣快術的馬蹄聲，跟着出現了三匹高頭駿馬，馬背上分乘着兩個五十開外的漢子，還有一個年輕點的，看來也有四十上下年紀，三個人打扮得非官非商，不倫不類，令人看上去覺得頗不順眼。

他們一陣旋風似的趕來，坐下那三匹大馬也正四蹄放盡，絕塵馳騁。三匹馬衝到谷口。但見馬上三人突然一勒馬韁，雙手挽住馬頭往上一提，那牲口頓時給扯得人立起來，三人再將韁繩一鬆。馬匹當堂嗒的一聲停了下來。這一手控馬功夫，顯出來人都是身懷上乘武功之輩。

三人勒停坐騎在滿谷中張望了一會兒，其中一人低聲跟其餘兩人說道：「應該是時候了，爲什麽連影子也沒有見過半個，這時又沒聲沒氣，別要走漏了風聲，鬧出什麽岔子才好！」那兩人還未回答，突然前途塵土飛揚，又有一騎人馬飛馳而來，於是，三人不由一怔，趕緊散開採取戒備之勢。

剎那間，那人馬已趕到三人面前，馬背上坐着一個頭戴范陽毡笠的粗壯漢子，見了三人，就在鞍上拱手施禮道：「方大人，剛才我家主人正接到京裏快訊：說京裏那支鏢車出發時，曾繞過崇文門改道而行，多耽了大半天，因此整個行程都有了改變，恐怕他們要捱到申末酉初才趕到這裏，我家主人怕各位等候久了，發出誤會，特着在下火速趕來通知，就請各位按原定計劃行事！」

剛才那個狹靑疏鬚，被稱作「方大人」的人聽了。揮手示意，說聲：「知道了！」那漢子便自策馬退去，接着那方大人從身畔掏出兩張人皮面具來，分別遞給其餘兩人，一邊說道：「怪不得那傢伙久久還未見來呢？好吧！不管怎樣，咱們就馬上埋伏在這裏等候他們吧！老二，老三，到時大家還要蒙上那一點才好！那張偉民的一雙老眼很是銳利，平日在江湖上認得的人可多，別要讓他認出咱們的廬山面目才好！」說罷，大家便下馬，牽了坐騎，一起繞過路旁，轉入林莽深處去了。

峽谷中沉寂了約摸頓飯辰光，北端谷口外遠遠傳來一串叫鏢開路的叱喝之聲，跟住一大簇車馬，正望「盤腸谷」急急趕來。領路的趟子手，身材高大，手中掌起一面黃底白的字的三角大旗，走時腰背筆挺，步武雄健，頗爲英武。鏢旗上

綉上一隻雄猛威猛的獅子，這就是威震江湖的「醒獅旗」醒獅鏢局的旗號，迎風招展，更覺威猛絕倫。

鏢旗下走着一匹棗色高頭大馬，馬背上一位背髮如銀的老頭兒，短掛束帶，背挺金刀，坐在馬上，凝重處渾如泰山磐石，一雙虎目，精光四射，倍感威武，這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京都老武師「醒獅鐵漢」張偉民。張偉民自創醒獅鏢局，又自兼總鏢頭。出道迄今，整整五十個年頭，聲威遠播，名震江湖。最近幾年來，因上了年紀，已是很少自己出馬，如今竟然親自押鏢，可知這趟鏢不同尋常，必是一支極其重要的「紅貨」。

跟在他背後的十二輛紅漆皮太平車，車上一式插起一支書有「皇餉」兩字的杏黃小三角旗，左右兩邊有三四十匹馬，馬上坐的都是鐵獅鏢局裏的一流高手，人人弓上弦，力出鞘，把鏢車夾在中間，拱衞得再也週密不過。

那一連串鏢車裏不知載滿了多少金塊銀錠，珠玉寶物，每一架都是沉甸甸的，每匹拉車的騾馬，都是流汗吐沫，顯然被那些沉重的鏢車，耗去極大氣力，大有不勝負荷之勢。

一個鏢夥看得沉不住氣，悻然對同伴說：「你看，西廠衙門配了這批最劣弱的牲口給我們拉車，走得真比烏龜還慢，這豈不是存心拆我們醒獅旗的名嗎？像現在這般的走法，慢說三十天期限，便是再多一倍日子，也不易走到江南去，這一次，教老局主賠定好了！」另一個鏢師却又滿不在乎的回答道：「這又有什麼辦法，你不知道他們是官嗎？誰教我們要在京師混這口飯吃、這時牢牢騷騷又有什麼用？」

他們兩人一問一答正說得高興，却給走在前頭不遠的張老鏢頭聽見，回頭對兩人道：「別多說廢話，讓別人笑話，反正大家辛苦多走數步，待會兒趕到石家莊，我們再想辦法換過牲口就是！」說時剛好轉入谷口，突然崖邊叢林內响起一陣磔磔的怪聲，跟住有人發話道：「張老兒，虧你想得天真容易，滿有把握似的，你以為你自己這支鏢，一定能够平安走到石家莊去麼？」

那人說話時，顯然還遠在十多二十丈外，可是他說起話來聲音宏亮，字字清朗，如在面前一樣，單是這份「千里傳音」的功夫，已知來人內功的修為已到極高境界，張偉民不由心內一凜，在馬背上打個手勢，止住後隊的車輛人馬，自己朝密林內朗聲高喚道：「林裏那位好朋友，未知是那一線上的相好，請出來朝朝相好麼？」

林中又是一陣的怪笑，接着說道：「張老頭，你當真要我亮相嗎？要是三十天後，你還留得老命回這裏，兄弟不祇跟你亮相，到時還請你老乾三杯哩，老實告訴你，如果這一趟鏢車沒打起那個什麼『皇餉』的招牌，也許還能走多幾步，如今就很難說了！哈哈哈！」

「醒獅鐵漢」張偉民愈聽愈驚疑，只好耐着性子再向那人道：「朋友，多承指教，感激不盡，反正我們近在咫尺，老兄何不爽快明示，大家交個朋友？」只聽林中那人似是有點不耐煩的樣子，一聲斷喝：「不是早說過嗎？囉嗦則甚？你自己好好的當心走路便是吧！」

張偉民本待再說時，林內已經一片寂然，知道剛才說話的人已經走了，這時，張偉民把那人剛才所說的話尋思一遍，覺得對方說的話半眞半假，似是正經又似是開玩笑，要說他是覬覦這支鏢，可又始終不見那人動手，倒像是為了警告自己而來，張偉民猜不定來人心意，悶在心頭，反正事已如此，多想也是無盛，只有沿途多加警惕，以防萬一。於是，發出手號，催動後隊車馬，繼續前進。

不久，便進入「盤腸谷」腹地，那裏地形更加險峻，張偉民領了人馬車仗，一步一步的小心探索前進。待走到一帶灌木矮林之處，突然林內「哇啦」一响，走出三個相貌奇醜的人來，各人手上都提着兵刃刀劍，其中一個更拿了一大根鐵鏈，烏黑黑足有兩丈多長，茶杯口粗細，各人見了，都不由一怔，暗忖：要是其人沒有特別過人的功夫，怎會使開這般沉笨的器械？眞是「不看烏兒看烏糞」單是看他這件古怪的兵刃，已覺是先聲奪人。

那三個人走出林外，馬上「品」形散開，擋住去路，手執鐵鏈的那一個，可能有意先行示威，突地手腕一抖，一道烏光，呼的飛出，半空中打個急旋，再轉回來，那條丈多長的鐵鏈恰好繞在腕上，那人賣弄過這一手功夫，這才雙眉一掀，兩眼陰沉沉的釘着張偉民，冷冷的說道：「喂！張老頭，識相點趕快教人把的紅貨通通給我們留下來，放你們一命上路去！」

醒獅鐵漢張偉民經營鏢局歷四五十年之久，平日交遊廣濶，識人算是不少，獨是對目前這三個人却陌生得很，當下隔着一箭之遙，就在馬上

朝來人抱拳拱手道：「三位不知是那一條線上的朋友？老夫眼拙，過去在京裏似乎還未跟各位會過面哩！」

那人開言道：「張偉民，說話不用兜圈子了，你無非是想叙我『亮萬兒』！得，爽快告訴你，大爺姓方，江湖這人稱『鐵臂虎』的便是，我們這兒又不是攀親作配，彼此有沒有見過面都沒關係，知機的便把鏢車留下，若要我們兄弟親自動手，到時可別怪我兄弟心黑手辣！」

張偉民聽他亮出萬兒來，一想，三山五嶽中從沒有聽見過有這個字號，再看那人滿口狂言，無禮放肆到極，更是暗中有氣，只因張偉民到底是個走鏢為業的人，等閒也不願與江湖人多所結怨樹敵，一時仍然沉住氣，賠笑向對方道：「好吧！方兄，請你看我一副老面皮，一碗飯分開大家吃如何？」說罷，回頭命一個鏢夥捧了滿滿一盤金子，黃光閃閃的送到那個「鐵臂虎」的跟前，跟住向他再打招呼說：「相好的，這裏是整整一百兩黃金，老實說，張某從未有過這般出手，今天衝着你方老兄的金面，說不得祗好特別破格一次，我自問對江湖上朋友禮數確已是派盡了，朋友！你也該見風收篷，大家存點江湖義氣，日後也好交個朋友！」

「鐵虎臂」仰天連打幾聲哈哈，大笑起來，連說：「承情！承情！」也沒有接盤子，卻隨手在盤裏抓起一塊金錠，手一抖，呼的一聲向二三丈外的「醒獅大旗」打去，一陣嘶嘶的金屬劈風聲響中，那金塊不偏不倚，正正打在旗桿上，當堂「叻勒」一聲響，那枝足有茶杯口粗的棗木旗桿竟給當堂打成兩段，「鏢旗」蓬一聲的跌下地來，斷口處有如刀削，嚇得那掌旗的趟子手，撇手而逃。

「鐵臂虎」露出這一手，不單是手法奇準，勁道更是大得出奇，看來此人確是一流高手。只是鏢旗乃是代表了全鏢局人的面目，他這一下，簡直是對張偉民以至醒獅鏢局全體武師予以最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時，張偉民還未及答話，早惹起張偉民身邊一個身裁短小精幹的青年鏢師，喝一聲道：「狗賊，休得逞強！」一抖手中長槍，一招「彩虹射日」槍尖虛起一個碗大的槍花，槍纓如一團紅雲般疾向「鐵臂虎」的胸膛刺去，這一下中平煞手槍法，起落迅速，如飛星掠空，出手凌厲之極。

「鐵臂虎」視若無睹，打量那青年鏢師一眼，冷冷的道：「看來你就是醒師鏢局中的一流鏢頭，那個什麼『金槍楊定遠』了，也好，讓我見識見識你那名滿京師的楊家三十六路定邊槍法。」他口裏一邊說，那楊定遠的長槍已刺到他胸前，只見他不慌不忙，手一翻，一招「白龍鼓浪」，大鐵鏈呼的一聲當胸吐出，碰在槍上，震得楊定遠虎口發麻，長槍當堂被掃開數尺，那條大鐵鏈餘勢未衰，竟自空中翻翻滾滾，捲出一連串螺旋紋向楊定遠手中那支金槍捲到。

那一邊，還有跟「鐵臂虎」一起同來的那兩名怪客，也早跟「醒獅」鏢局中那一雙龍虎鏢師動上了手，數十人展開一場混戰，剎那間打得沙塵滾滾。醒獅鏢局的鏢師都是千中選一的高手，平常在江湖上聲威赫赫上等閒難遇的高手。

但如今碰上這三個不知來歷的怪人，武功別創一格，身手高絕，他們便顯得相形見拙，處處受制了。

不消多時，醒獅鏢局中的鏢夥，已有數人受傷。

這時，醒獅鐵漢張偉民只氣得目眥欲裂，七竅生烟，又見到首先出手與鐵臂虎交手的「金槍楊定遠」，在對手鞭影之下，處處受制，敗像畢呈，知道他也不是「鐵臂虎」的敵手，於是一聲虎吼，自馬上騰身而起，半空中拔出背上的紫金連環刀，和身撲向密密的鏈影之中，將金槍楊定遠替換下來。

「鐵臂虎」見張偉民已親自出馬，心知此老寶刀未老，必須先發制人，不待張偉民撲到，已是招式一變，一招「流水行雲」大鐵鏈搶先攔腰便向對方掃來，器沉力大，勁風虎虎，有如排山倒海而至。

張偉民過去能夠縱橫南北五省數十年，當然並非浪得虛名之輩，自有他一身卓絕的武功，尤其是到了這把年紀，更是爐火純青，功力早臻化境，眼見來招如此凌厲，卽忙一按刀背，一個「怪蟒翻身」，閃身倒竄八尺，避過鏈招，足尖一點地面，趁對方鐵鏈尚未受回之時，已是一招「獨劈華山」，大刀閃電似的劈下，這一招，連消帶打，端的是獨步武林的上乘刀法。

「鐵臂虎」一招走空，「砰！」的一聲震天巨響，大鐵鏈打在地上，一陣火花四射，把地上一塊七八寸厚的大麻石打得縱橫四裂，鏈尾拖過泥地，也立時現出長長一條四五寸的深坑來，聲

勢極是驚人。眼看張偉民金刀已至胸前，只見他斜身卸肩，長鏈順勢向懷裏一帶，一式「怪蟒翻雲」，跟住「秦皇鞭石」怪招連綿不絕，使出來的都是辣招煞着，一條兩丈多長的大鐵鏈，他使起來俐落得像普通一條九節蜈蚣鞭一樣，只見上下翻飛，呼呼風聲，烏光萬道，他身前二三丈方圓之內，都在鐵鏈勁風籠罩之下，砰砰蓬蓬，常人休想走前半尺。

好一個「醒獅鐵漢」，不愧久經大敵，經驗豐富，藝高胆大，將一柄刀舞得風雨不通，一團白光，護住全身，猱身向鏈影中欺身直進，一招「東風戲柳」刀鋒斜削敵人肩臂。

「鐵臂虎」想不到對方來得如此急疾，竟能從萬無可入的鏈影籠罩下閃身進來，不由暗吃了一驚，於是，忙不迭雙手左右握住鐵鏈的一端，將他拉成一字水平，用一招棍法中的「金樑架柱」橫地裏一架，封住來刀，兩下裏碰個正着，以硬碰硬，「叮噹」一聲，火光爆射，各自震得後退一步，一時雙方都暗驚於對手功力果然不同凡响。

但畢竟是張偉民經驗老到，就趁「鐵臂虎」後退怔神之際，他又再次竄前，大刀在鐵鏈上用力一按，「鐵臂虎」冷不防給他壓得鐵鏈下沉，說時遲，那時快，張偉民的刀鋒已乘機搶進，一招「狡隼投林」，單刀直向「鐵臂虎」心窩刺去。

張偉民這一刀，眞是來得詭秘絕倫，剎那間，直刺「鐵臂虎」身前，使到他手中鐵鏈週轉不及，失了效用，廹得雙足一蹬，使一式「倒捲黃龍」身法，躍退二丈，脚一站地，鐵鏈暴長，一招「天師蓋印」，鐵鏈挾了雷霆萬鈞之勢，對準張偉民腦門猛砸而下。

「鐵臂虎」這一條大鐵鏈，又重又長，善於遠攻，一旦雙方回復了距離，它便威力陡增，佔盡了優勢。張偉民一口金背大砍刀雖然沉重鋒利，畢竟仍是件短兵刃，碰上「鐵臂虎」這陣開山劈石的瘋狂攻勢，使他近身不得，只有挨打的分兒！

張偉民不愧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一身卓越的武功，深不可測。當他處在下風，苦於支撐時，突然大喝一聲：「着！」已使出「藏派」的「大力鷹爪功」左手五指鈎曲，猛力向鐵鏈抓去，出手如電，一把將鏈尾抓個結實，「鐵臂虎」直覺一股千鈞吸力，沿鐵鏈而上，竟將他一個龐大的身軀扯得踉蹌傾前數步，他廹得忙打「千斤墜」先穩住樁步身形，同時雙手使力向後扯奪，雙方各運內力，祇聽得「咯啦」一聲，一條茶杯口粗的鐵鏈，竟然當堂給他們二人扯爲兩截。

「鐵臂虎」過去半生在大小數百戰中，從未有試過失手給人抓上那條大鐵鏈的，想不到現在竟然給對方抓斷，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總算他爲人夠機警，就在鐵鏈剛剛斷開的一剎那間，一躍竄前，另一隻手閃電似地攞回那斷口之處，拚命往回一帶。張偉民也不防對方有此一着，給他將那半截鐵鏈也奪了回去。

按照武林規矩，這次「鐵臂虎」的武器被毀在對方手上，應作敗陣論，只是，目前這場合一個奪鏢，一個是保鏢，並不是普通以武會友，而是互相拚命惡鬪，那還有甚麼武林規矩可言，所以，「鐵臂虎」奪回鐵鏈後，立刻一抖手又進招再向對方攻去。

倒是這一來，鐵臂虎因禍得福，反而便宜了不少，因爲那條鐵鏈有二丈多長，這時當中斷成長短各一的兩半截鐵鏈，便立時由一條變作兩條、威力無形便增加了一倍，果然左右手各執起了半截鐵鏈，就當雙鞭使用。

施展起來，打得左右逢源，攻守如意，勢如蛟龍對舞，雙飛蝴蝶，一時聲勢陡增，廹得張偉民連退數步。

「鐵臂虎」一邊作戰，一邊心裏計算時刻，暗忖自已約定前來接應的那批人馬，這時應該快到谷外，便趁目前正在與張偉民糾纏的當兒，要同來的那二人迅速擊敗衆鏢師；乘機過去威脅醒獅鏢局那些未受傷的鏢夥，替他們先將江貨鏢車提出谷口。與鐵臂虎同來的兩個幪面人，也是武林一流高手，雖在醒獅鏢局數十鏢師圍攻下，仍然應付裕餘，連傷數人。

這時，張偉民看見自已的鏢師鏢夥，死傷狼藉，旗幟兵刃，撒滿在地上，剛才還好端端一隊鏢車人馬，不消大半個時辰，給對方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隊，已自痛心疾首，怒火如熾，這兒再聽到「鐵臂虎」要將鏢車強奪提出谷口。

自已又是孤掌難鳴，難於回身救應，心裏更是發急，於是發狠起來，一聲虎吼：「狗賊休得妄動，老夫今天跟你拚了！」

牙關一挫，虎撲而前，大刀斜飛，一招「驚濤掠岸」朝着「鐵臂虎」攔腰橫掃，要跟敵人拚

命。

殊不知高手過招，切忌動怒，加上張偉民心存掛慮，深怕鏢師貪生怕死，給人將紅貨奪去。就此一分神，給「鐵臂虎」溜步偏身，輕輕便閃過他那一刀，跟着反手一招「雙飛蝴蝶」鐵鏈呼的雙雙打擊，左右分點張偉民雙肩上的「上星」「交衡」兩處大穴。這樣雙鏈齊飛，快如疾箭，儘管張偉民武功再强，看來也難逃一鏈之危。

就在這緊急的刹那間，突然半空裏一陣呼呼急响，「鐵臂虎」的雙鏈剛剛打倒半路，斜刺裏飛來兩枚石子，祇聽「啪啪」兩聲，這兩枚石子，不偏不倚，分別打中在那兩條鐵鏈頭上。「鐵臂虎」只覺手中一麻，一雙鐵鏈不由自主的半路垂了下來，救了張偉民一命。

這一下突然變化，「鐵臂虎」又驚又急，只聽得身前五七丈遠的密密草叢中，發出一陣哈哈狂笑，笑聲越笑越响亮，刹那間便山鳴谷應，草木均顫，笑聲綿綿不絕，有如震質，震人心弦，夥鏢中一些武功低微之人，均以雙手掩耳，摔倒當場。跟着笑聲處鑽出一個六旬開外的老叫化子，只見他蓬首垢面，滿臉蒼蒼亂鬚，蜜蜜沿腮繞頰，與垂去耳後的亂髮糾結在一起，身上穿的是千釘百補，又汚又髒，醜陋古怪的破衣服，看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倒是袖子裏藏着一雙手，却皮肉白得透紅，看上去似是汚泥中的羊脂玉。

他左手持了一根鋼拐，拐頭把手的地方給摩得閃閃發先，右手還挽着了一個要飯籃，這飯籃想是已用了很久，上面都起了一層油光，黃澄光潤，頗覺悅目。

那怪叫化子現身之後，怪眼往上一翻，仰起面孔瞪住天空，隔遠提起拐頭指了一指「鐵臂虎」，大剌剌的道：「喂，幾時見過你這人生得這副猴急相，你沒有聽過財來自有方，那句老話兒嗎！忙個什麼？怎的連老叫化這一份還未算在內，就想把東西搬走嗎？天底下怎會有這麼便宜的事？」

「鐵臂虎」一聽便明白對方是完全衝着這支鏢來的。於是心裏暗叫一聲：「不妙！」可是又摸不清來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眼前放着一個張偉民還未拾奪下來，看來這老叫化功力通玄，決非自己幾人那能敵，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索性先裝傻試試對方再說。當下佯作不解，反問那老叫化究竟是在說什麼？

這時那老叫化又是哈哈的一聲大笑，便徐徐道：「相好的！你當眞是聽不懂？那你剛才又爲

什麼跟張老頭打起來？試問窮到要討飯的人，那有見到金銀珠寶而不要的道理，老實告訴你吧，醒獅旗這宗買賣，老叫化早就看準了，只不過我近來最不喜歡打架，所以我們還是斯斯文文的坐下來談談的好！」

那邊張偉民也聽的分明，曉得那怪叫化也是爲自己的鏢貨來，想起剛才入谷口時，曾經有人對他警告，說不定當時說話那人，就是面前這個怪叫化，此時，正是「豹龍未退，虎又登門。」情勢更是岌岌可危。張偉民這時已橫了心，反正事已至此，駭怕也是無益，當下便悄悄站過一邊，且看事情發展下去再算。這時，「鐵臂虎」一來給那怪叫化道破行藏，知道，再瞞不下去，二來瞧着他半瘋半顚，大模是樣的，心裏也是按捺不住，又欺那怪叫化單人孤身，縱然武功了得，他若三兄弟聯手將他纏住，卽使不勝，也可等待後援。於是面色一沉，大聲喝道：「好哇，我『鐵臂虎』也眞是不說假話，這一支鏢，我早就從京裏一直跟至此地，過去化的精神功夫先別說，單是剛才拚了大半天命，就算你老今天一定要揷手管這淌混水，使我們下不了台，我們縱然藝不如人，也不怕向你老討教，但你老也該按規矩先報『萬兒』來，明明白白開出要多少份兒的數目，大家這才好商量，別老是吞吞吐吐！」

這一回怪花子聽着似乎有點光火了！怪眼一翻，瞳孔裏立卽射出兩股懾人的異光，旣似兩道疾電，也像兩口閃亮匕首，冷森森，直楞楞的釘緊「鐵臂虎」重重哼了一哼。說道：「放屁，老叫化幾十年來乞討天下多少金銀財寶，從來不曾有人敢要我老叫化『亮』過『萬兒』！這兒鏢車裏所有的我都要了。誰耐煩和你們分。姓楊的，你別打量人家瞧不透你那些邪門玩兒，像你們那樣一會兒又給人叫什麼方大人，剎那間，又自稱甚麼『鐵臂虎』，這樣藏頭露尾，那才正經是烏龜一般的行徑，老叫化這兒又有甚麼『吞吞吐吐』的，自然，這會兒你們做起那狗腿官兒來了，活該替你那主子賣命！可不知平白坑害了人家鏢局，這一筆賬，你們將來可怎樣向江湖上交代吧！」

原來這位所謂「鐵臂虎」並非眞的就叫鐵臂虎，他就是剛才那最先在谷口出現的那個甚麼「方大人」，其實「盤」起「海底」來，那就連方大人這個稱呼根本還是假的，實實在在他叫楊雲龍，同來的那兩個人，一叫胡千，一叫余勤，兄弟三人都是東海派的高手，江湖上人稱「東海三雄」，本來在北五省江湖上有點名氣，最近才給京中的「錦衣衞」收買了，各在「衞」裏充當一名四品銜頭的武官。因爲明朝的時候，朝政顚倒，閹宦弄權，當時最有權力的就是一「廠」一「衞」這兩個衙門，都掌握在太監手裏，「廠」是政治性的機構，組織十分龐大；分東西兩廠，下設十二監，四司，八局等一共二十四處衙門，無形中將朝中六部九卿的政事職權取而代之，內中尤以司禮監曹化諄潛力最大，經常可以左右當時的崇禎皇帝。

「衞」就是錦衣衞的簡稱，也由太監掌管，幹的是鷹犬工作，裏面收買豢養着，一班能人武士充爪牙，平日專門是暗殺朝中大臣，殘害忠良，誅殺異已；隨意捕捉名流學者，過去如左光斗、楊璉等好些忠良之士，就是如此不幸的喪生在他們手裏，雖然廠、衞、都由太監掌握，但當時兩者之間，因爲爭權奪利，也不時互相傾軋陷害，甚麼陰謀毒計也搬了出來，鬥爭甚爲尖銳。恰巧這一次；廠裏的軍需衙門奉令撥支一筆鉅餉發往江南；主理此事的太監李化，恐怕照舊仍用官兵押運，按照職權系統，那些押運的官兵，將必由錦衣衞派出，難保他們到時不會在中途運用陰謀，耍花樣，設法相害，於是，李化越想越不對，這才暗中特別委託京中有名的醒獅鏢局代爲押運，這樣一個「瞞天過海」之計，希望到時能夠「暗渡陳倉」平安到達。

豈知「衞」裏耳目廣佈，這事就給他們刺探出來，意欲設法加害，祇因一來衞裏的人物不能露面；二來也是素聞「醒獅鐵漢」張偉民的威名，是一個難於應付的人物，於是，馬上設法，以高官厚祿爲餌，收買了「東海三雄」，教楊雲龍中途截劫鏢車，好教軍需衙門失了這批軍餉，將來朝中追查下來，曹化諄與李化一干人等，都脫不了干係，此計甚毒，這也是當日明末「廠」「衞」爭權的一幕醜劇！

張偉民在京設鏢局多年，平日手面甚大，也有點眼線耳目，在起程之前，也風聞多少消息，所以臨時改道而行，並非故意走那「盤腸谷」小路，以爲這樣總可以避過，那知道衞裏的消息比他更靈通，又將此事查得，並以飛騎快馬轉知楊雲龍，終於變方在盤腸谷正面碰上，惡戰一場，事如前述。

只因爲楊雲龍爲人詭計多端，事前三人一齊戴上人皮面具，剎那間便變得容貌古怪，醜陋異常，所以張偉民沒法子認得出他們的本來面目。

冷不防這兒橫裏殺出怪叫化來，當了張偉民面前，將詭計揭破，還把他罵個狗血淋頭，這教楊雲龍那得不當堂氣得頂上生烟，兩眼冒火。於是，大喝一聲：「臭叫化，休得在此胡說八道，你旣知道楊老爺的大名，也該知道我們是不好惹的，你想要這支鏢，那就先與楊老爺較量過，有本事勝得我，我楊某人雙手奉上，要不然，還是識快乖乖地滾開，走你的大路去，楊大爺也不計較，饒過你這一次，倘如再不識趣，哼！那你是活得不耐煩啦！」

這時那怪丐聽了，也沒有生氣，只淡淡的說道：「本來嘛，老叫化早就說過最討厭就是打架，偏生你這廝要迫我動手，那祇好陪你高興一下，只是怎麼樣玩法，還是由你先劃下道兒來好些？依我看來，兵刃功夫，剛才你跟與鏢頭鬥時我經已看過了，也是不過這般如此，似乎不必再丟人現世了！倒是你那一路『迴風掌』的內家功夫，聽說你還練得不錯，那末就讓老叫化在那上面陪你走數招如何？」

眞的，剛才楊雲龍給張偉民一手抓斷了那條大鐵鍊，照例已經應該算是輸了，即使此時不認眞按武林規矩論定，實際上那也早失了光彩。再也不能夠拿它作威風，倒是那「迴風掌」功夫，的確是他們一派的嫡傳上乘內功，獨步北方，在當時武林會有「一絕」之稱，特別是楊雲龍本人，數十年浸淫鑽啄，深得個中三昧，算得是他生平看家本領。怪丐此舉，恰巧用其長處，楊雲龍聞言正中下懷，若是較量別種武功，他還眞担心不是老丐對手，但這「迴風掌」功夫，內力發出，怪異之極，顚倒迴旋，虛實難測，遠非一般武功可比，心中暗笑道：「這番是你這臭叫化找死，將來到了森羅殿裏報到時，別告我楊某人手辣便是！」於是便一口答應下來。

因爲這是較量玄門內功，不像比較別的外家功夫需要貼身動手厮殺，當下他們兩人隔着七八尺遠，對面盤膝閉目而坐，各自凝聚元神，調勻內息，默運玄功，將雙掌緩緩推出，忽前忽後，有時又中途停下來，這種打法當然與舞刀動槍不同。只見在他們中間那段空着的地方，砂石塵土，落葉殘枝，忽然颼颼舞飛起來，捲成一圈圈的螺旋紋，一直激起三四丈高，灰灰黃黃，形成一個塔形，那景像彷彿是颱風中心的「風眼」，原來那是它受了他們雙方的掌力掌風壓激而成的，好不厲害。

半個時辰下來，兩人雙掌層進層退，像拉鋸式一樣，怪叫化卻始終淵停岳峙地端坐在一處，垂眉合目，氣定神閒，渾如老僧入定一般，反觀楊雲龍，額角已滴下不少汗珠，眼上也不斷冒起一層層白濛濛霧氣，隨冒隨散。再過半晌，他的汗水越泌越多，連身上衣服也漸濕透，而且背上沾濕了一大塊，頭上白烟已由強轉弱了，愈來愈少，面上的肌肉，不停的抽搐抖動，面色陰沉。十分難看。

忽然胡千與余勤二人雙雙躍出，向楊雲龍叫道：「大哥剛才跟姓張的鬥了半天，已經累了，暫時退下休息，這兒就讓小弟們接上吧。」說時，似要上前強行將之推開，各自伸出一掌來，左右分抵住楊雲龍背後的『身柱』『大羽』兩處大穴，楊雲龍這時面色立時放寬下來。與此同時，那邊怪叫化，突然雙掌一歪，身子也微微一幌。原來那怪丐的內功已練到深不可測，人天交滙的無上境界，剛才祇用了三成功力，便已足將楊雲龍拖住，故意慢慢的將他精力消耗下去。可不料此時胡千，余勤二人在旁，眼見老大全露敗家，知道他已經支持不多時，便要倒下來了，於是，心裏一急，再顧不了許多，雙雙躍前，佯作要替手接陣，暗裏卻將二人本身功，渡入楊雲黑體內以圖扭轉敗局。這一來，表面上雖然仍然是楊雲龍一人出手，實際上卻已滙集他們三兄弟的內力在一起，一時功力陡增，怪丐猝不及防，險些吃了暗虧。

這時，怪叫化突覺對方功力大增兩倍，不由也暗暗大驚，於是，連忙睜目一看，馬上發覺前人的詭計，當下默不作聲，渾如未覺那樣，先將雙掌微一收縮，深吸一口眞氣，運足十成功力，大喝一聲，勢如排山倒海而出，「蓬」的一聲巨響，先把胡千及余勤二人從楊雲龍身後彈開，二人不知老叫化會有這等神功，措手不及，像斷線風箏一般，一路向後的踉蹌仰跌出數丈，同時，楊雲龍本人也給一股無比的巨力將身體托了起來，半空裏翻了一個筋斗，結結實實的摔在石地上，再也動彈不得，這時只聽得老叫化哈哈笑道：「承讓，承讓，迴風掌功夫端的不錯，可惜只是偷偷摸摸的以三壓一！」

楊雲龍雖已身受重傷，但他爲人極之慓悍，而且自己尙有援兵即將到來，怎肯就此看着敵人將鏢車奪去。掙扎着朝胡千及余勤二人喝道：「兄弟們並肩子上！纏住這老叫化，別讓他脫身！」二人一躍而起，一個亮出閃亮的闊板潑風力，一個執一枝三稜蜈蚣銼，疾如風雨似的向那老叫化身上殺到。

但見老叫化不慌不忙，依然是笑嘻嘻的說道：「怎麼？你們還不服嗎？還要比比兵刄嗎？」一邊說，一邊揮起鋼拐，從容應戰。另一隻手仍然挽着他那黃光閃閃的竹藍。

但見他鋼拐或挑或攔，在二人夾攻下，揮洒應付，身形飄忽不定，有如流水行雲，暢行無阻，才鬥得數個照面，不知怎地，余勤那一口潑風刀已經他的竹藍一兜一掩，當中掩住，老叫化再乘勢往外一推，一口二十斤重的大刀竟然當堂被震脫手！呼的一聲便飛出八九丈遠處，余勤嚇得忙不迭一躍退出圈外。

楊雲龍一見，眞是恨得咬牙切齒，顧不得傷痛，揮起雙鏈，呼呼捲到，那老叫化打得却是古怪，一見楊雲龍雙鏈捲到，並不閃避，反把鋼拐挺上去，霎的一聲，給鐵鍊纏住捲上了幾捲。楊雲龍趕忙用勁往回一抽，硬生生想將鐵鏈連同鋼拐一齊奪過，誰想那怪丐右臂一振，拐頭一豎，「嗆啷」聲响中，那纏在鋼拐上的鐵鏈，已被震得寸寸而斷，這一回眞是再不能用了。

剎那間，「東海三雄」中二人手中失了兵刃，又不見援兵到來，知道再打下去，只有出醜，當下楊雲龍一聲：「風緊」，兄弟三人，倉惶撤退，這時老叫化賴得追趕，只是哈哈一笑，喝道：「嗅小子，不要那鏢貨了嗎，今天倒便宜了你三條狗腿。」隨着轉過身來，對張偉民道：「對不起！張鏢頭，這會輪到你了，你又怎麼說法？」

醒獅鐵漢張偉民仰天長嘆一聲道：「老丈，你就拿去吧！別說你剛才對我有救命之恩，就算沒有，眼看到了這個田地，早就給那三個狗賊弄到支離破碎，難不成我張偉民還要跟你老人家再動手嗎？錢財是身外物，我張某人從來也不是這樣眼淺的人，可惜的是，這一回小闖王又算倒楣好了！」

怪丐突然聽到了他提出小闖王的名號，一時怔怔的感到有些意外，便問張偉民這話怎生解法，張偉民也不隱瞞，便將其中秘密說了出來。

原來魏閹（忠賢）生時，曾搜括得一批珠寶金銀秘藏在京中一處地方，伏誅之後，這批財寶便成了無主之物，同時亦無人知道，後來却給張偉民無意發掘出來，當時闖王李自成在陝西初發起義，缺乏軍餉，張偉民一來不滿當時明朝之昏暗；二來他跟李自成有過一段交情，因此決定把那批金銀珠寶全送給他做軍糧，助其擴大，但是那批珠寶的數目實在大得驚人，如果那樣平白運解出京，深慮惹人耳目，諸多不便，恰巧這時廠方託他押過皇糧出京往江南，張偉民就利用這個機會作掩飾，將藏寶夾在皇餉之中運了出來，打算到了江南，將皇糧交割清楚之後，回程時便折入陝西，將那批財寶送給李闖，其實十幾輛鏢車之中，皇餉所佔不及三成，其餘都是那批掘出來的寶藏，豈知如今中途惹出這麼大的風波，這批東西始終到不得李闖手裏，那豈不是他倒楣嗎？

怪叫化聽了「哇」的直叫起來，怔怔的望住張偉民道：「張鏢頭，你怎的不早說，這一回險些變了『水冲龍王廟』自家打自家人了。」接着他便說出他自已的身世。

原來那怪叫化正是名震中原的風塵異人「顚仙」神丐畢去惡，他的武功已至通玄境界，當世不作第二人想，但他萍踪無定，遊戲人間，在江湖上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

這一次，他也是探得魏閹生前秘藏一批財寶在京師，所以親自走上北京，打算設法將它掘了出來，轉送給李自成，共圖大舉，可不料到時撲了個空，快快而回，中途碰上了「醒獅鏢局」這一串鏢車，暗念反正都是皇家大內之物，何不順便奪下來，總好個空着雙手回去。正在盤算中，路上便碰見「東海三雄」，神丐伏身暗探，將他們秘密探出來，所以在谷口會一發話警告張偉民，又將楊雲龍約來的後援嚇走了。直到後來張偉民孤掌難鳴，迭遇險招時，他不忍袖手旁觀，暗中發出二枚石子，震開楊雲龍雙鏈，這才救下張偉民，跟住再挺身而出，打走「東海三雄」，如今跟張偉民說起來，方知道底細，差點沒有誤事。這時畢去惡將經過說出，又對張偉民道：「好吧！反正我沒事，這兒就陪你上江南走一次，軍餉交妥之後，回頭我們再一起折入陝西，將這批財寶送與闖王好了！」這時，張偉民得他老人家同行，心中大慰，幸而貨鏢半點未受損失，當下，召集衆鏢師鏢夥，重整鏢車旗仗，浩浩蕩蕩的出了「盤腸谷」，一路向江南而去！（全文完）

歷史短篇

改變歷史的兩個偉人

張靈文

偉大的間諜和偉大的軍事家

在戰國後期和秦朝統治時代，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不是匈奴，而是東胡族。

秦始皇滅了六國以後，也研究過與北方强鄰作戰的問題。最後還是寧可採取防守的辦法。築萬里長城，命太子扶蘇和大將蒙恬率兵二十萬駐守。

大概小學生都知道，秦始皇是個暴君，其實他不只是個暴君而已；而且也是一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大野心家，當年揮兵南下擊楚的時候，第一次發兵二十萬，第二次發兵六十萬，終於滅了南方的强鄰。

然後返師北伐，破燕滅齊，這是何等的大手筆？他豈能忍受北方胡人的侵犯？

然而他終於忍下了這口氣，照秦始皇的一貫作風而論，他從來不會退却的，消滅敵人，擴張版圖。他向來認爲是對的。可是他寧可動員以百萬計的民伕去築萬里長城，而不敢發兵和東胡族決戰。

爲什麼秦始皇寧可在他的霸業上留下一個污點呢？

理由很簡單，東胡族太强大了。經常維持着五十萬騎兵的東胡族，豈是容易征服的？

而且他們行動迅速，來若雷霆，去若飄風。這和中國傳統的戰法大不相同。

秦朝當然也有騎兵，但數目不多，大多數是戰車和步兵，不適宜打運動戰。如果勉强要打。後果如何？實在難以想像。此外，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人對於國外地理的情形摸不淸楚。沒有好的嚮導，怎能作戰？

秦始皇並不在乎犧牲兵將和百姓，但如果招致一場大敗仗的話，他所統制的王朝就有崩潰的危險。秦始皇之所以不敢發兵征伐胡人，理由在此。

匈奴是東胡族以外的一個部落，一向也受東胡統治的，可是到了秦朝末年，匈奴却產生了一位年青的、傑出的領袖，那就是「冒頓單于」。

冒頓單于一方面柔順的忍受着東胡族的壓搾，一方面埋頭練兵，「射雕手」在匈奴族中數以千計。

就在秦始皇死後，胡亥繼位，趙高專權以致秦朝覆滅的那段日子裏，冒頓單于率領匈奴騎兵，越過大海，對强極一時的東胡族來一個突襲。

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將東胡族的勁旅消滅了一半。然後在另一次大規模的運動戰裏，東胡族接受了歷史上「盛極必衰，强極則辱」的教

訓，全軍覆沒，族人皆被征服。

從此以後，匈奴取代了東胡族的地位，成爲北方諸部落的霸主。並且在歷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直至數千年後，我們仍然曉得「匈奴」這個曾經成爲北方强敵的民族，雖然，它從興起到沒落的時間並不算太久。

這也就是劉邦擊敗項羽，建立兩漢帝國的時候。

匈奴王冒頓單于取代了東胡族的霸業，也承繼了東胡人一貫的做法。欺凌弱小部落，並且以他優勢的騎兵侵犯大漢邊境。較之東胡人爲禍更烈。

那時的漢高帝劉邦，正是帝國初建之際。豪氣干雲，不免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以爲冒頓單于不過是一勇之夫。自忖武將如雲，謀臣如雨，大可一戰。便決心要給匈奴族一個嚴重的打擊，顯一點顏色給冒頓單于看看。

優勢的騎兵，到西漢建國後仍不斷入侵。公元前二〇〇年漢高祖親率三十二萬大軍去抵禦入侵太原郡的匈奴冒頓單于（匈奴君主），被誘困在平城的白登（今山西大同東），絕粮七天，靠陳平的詭計（把木雕美女送給單于妻，說漢要把這樣的美女送單于。她怕奪寵，勸縱劉邦），劉邦才狼狽逃出重圍。

從此漢高祖只得用「和親」政策和年送金帛來換取「和平」。

經過了這次教訓，劉邦再也不敢提進攻匈奴的事了。甚至非常懼怕匈奴。因而此後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長歎。

但匈奴對漢的侵略和侮辱並不因此停止，公元前一九二年呂后當政時還要受單于致書要求和她睡覺的侮辱。

這當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固然把呂后氣得要死，文臣武將也感覺忍受不了。

但有什麼辦法呢，白登之役的教訓太慘痛了。人人皆談虎色變，除了忍耐而外，再無別策。

匈奴的領袖冒頓單于自從白登之役以後，越發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他率領一枝精於騎射的部隊向四鄰進攻。大月氏國王的骨頭成了冒頓單于的兒子的酒杯。冒頓單于曾驕傲地向漢朝皇帝宣稱：能够拉弓的人都在我的領導下。

冒頓單于之子，較他父親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漢朝繼續不斷的侵略。

直到文帝時仍不管漢朝如何卑辭厚禮，繼續以「侮辱」相加。

不但如此，還親自率十四萬騎兵南下，前鋒到達距長安二百里的甘泉宮，這委實太過份了。

經過六、七十年休養生息，到武帝時，國家收入年有盈餘，老百姓生活也較安定，不但已具備抵禦外侮的物質條件，而且有向國外開闢市場的要求。當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就是想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洗雪長期的恥辱。

在這裏，我想先說明一下西域諸國的情形。

當時天山北路的烏孫、大宛西域的諸國幾乎全在匈奴的控制下。匈奴驃悍的騎兵仍然繼續不斷地，經常襲擊西漢王朝的西北邊疆。

天山北路的部族，風俗與匈奴大致相同：過着遊牧的生活，住着以氈爲壁的帳幕。天山南路的部族彼此懸隔，分建了許多小國，沒有形成統一的勢力。

扼着南北的咽喉是東面的樓蘭。

從樓蘭往西，且末、于闐、莎車是一路；姑師（今吐魯番）、焉耆、龜茲、姑墨、溫宿、疏勒是一路。

這些小國都建造城郭，經營農業，在漢代稱爲「城郭諸國」。它們受匈奴單于的部下日逐王所統轄，被迫納貢苛重的農產品和手工業製品。殘酷的壓搾使這些小國都情願與西漢帝國建立關係。

漢武帝即位以後，決心對匈奴展開抗擊的戰爭。於是中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探險家張騫，他以無比的機智和勇敢，戰勝了無數的危險和艱難，首次發現了遙遠的西方還有許多文明富庶的國家，而且直接間接地爲國家擴展了幾千里的疆域。

張騫是漢中人。漢武帝從匈奴降人口中知道大月氏被匈奴人趕到西方，國王骨頭也被用作盛酒器，他們要向匈奴復仇，但苦於力弱和沒有外援

。漢武帝登位之初，本已打算利用前兩代積累起來的豐富財富，對匈奴轉守爲攻，以解除西漢帝國幾十年來的侵擾和威脅。這時他認爲時機已經到了。但當時的匈奴太強大了，漢武帝也不敢貿然發兵進攻。便招募敢於冒險遠行的人到大月氏去進行聯絡，目的在於夾擊匈奴。

當時，漢朝很少有人知道西域的情況，更沒有人曉得到西域的道路；而且到那裏去必須取道匈奴，這艱難的間諜任務需要特別勇敢和機智的人才能擔任。年青的張騫，便毅然應募，冒險西行。

張騫以漢使的名義。帶着一百多人從隴西郡出塞，值得一談的是隨從之中有一個最能幹的人。而是做過堂邑氏奴隸的胡人，名叫甘父。

張騫等一行人進入匈奴境內不久，便被匈奴捕獲，拘留了十多年，他甚至已在那裏娶妻生子了。他以驚人的堅强和忍耐，待到有一天監守稍懈便率領部屬脫逃。

雖然經過了十多年之久，張騫和甘父以及他們的部下。並沒有忘懷國家付託他的使命，脫身以後，取道往看大月氏。

經過千辛萬苦，才越過葱嶺到達大宛。張騫把來意告訴那國王，請他派人引導到大月氏去，允許將來給他豐富酬報。

國王貪財，便一口答應了，派人引導張騫等人到康居，再由康居轉道到大月氏。（大宛有葡萄酒和汗血馬兩大名產，漢武帝後來爲要取汗血馬而遠征大宛）。

大月氏建都阿母河北，南連罽賓（今蘇境喀什米爾），西接安息（波斯）。

那時大月氏因新闢國境，土地肥沃和少受外來的侵擾，東歸和復仇之念已漸淡泊，不願與漢夾擊匈奴。

張騫在那裏居留年餘，明白這個不爭氣的國家是毫無辦法的。儘管他用盡了辦法，仍未能達到和它聯盟的目的。他決定回國了，鑒於來時阻障重重，便改從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經羌族的地區東歸。

眞是運氣不好，他們走到羌中（祁連山南）又被匈奴捕獲。又被囚了多年，恰值匈奴內部發生政變，他趁此機會，帶着胡妻和甘父，於公元前一二六年逃了出來。途中缺糧，全賴甘父射禽獸充飢，才免於餓死。

張騫出使時帶去一百多人，經歷了十三年艱難的歲月，回到長安，只剩下了他和甘父兩人。

漢武帝爲酬報他們的勞苦，下旨封張騫爲大中大夫，甘父也封爲奉使君。張騫把他在外的奇遇和見聞詳細報告漢武帝，談及許多有關中亞各國的地理和物產的實貴資料。

他並且說到留大夏時看到從身毒（印度）買來的蜀地產品竹杖和布匹，由此推想身毒距西蜀不遠。

張騫又建議從蜀地開路到身毒而到大夏，這樣會縮短了兩國之間的旅程和避免匈奴的阻截。

漢武帝因此派了十多批使者到西南找尋這條路線。這計劃雖然終未成功，可是西南的滇國（今雲南大理），夜郎國（在今貴州）等小國，都臣服了漢朝。張騫直接間接對富饒的大西南的開發事業有極其重大的貢獻。

張騫第一次探險西域，雖未達到預定目的，但他因此發見了到中亞細亞的路線，發現了西方有許多國家，和這些國家的位置和物產。後來憑藉他對匈奴情況，以及熟悉地勢和水草所在，隨大將軍衞青出塞進擊匈奴。他以尉校名義擔任「行軍嚮導」供獻甚大，因功封爲博望侯。

後來他和李廣一路出塞，因失路誤了行軍期限，一度被貶爲平民。但漢武帝仍常常向他諮詢大夏等國的情勢，來決定對外的政策。

公元前一一九年以後，衞青、霍去病揮軍北越大漠，澈底擊敗了匈奴。張騫向武帝上表言及，匈奴雖擊敗了，還該及時結好西遷的烏孫，叫他們重回故土（今敦煌一帶），這樣方可割斷匈奴的右臂，永絕後患。又可招來大夏等國，以固屏藩。漢武帝極爲贊賞。

以此在公元前一一五年，張騫又被起用，封中郎將，率領隨員三百人，戰馬六百匹。（每人備馬兩匹），牛羊一萬頭，金帛值價幾千萬，另設好幾位準備分遣到其他國度活動的副使，再次向西方各國展開外交活動。

在漢兵大勝以後，外交活動自然容易多了。烏孫國王優禮待這大國的來賓，雖然東遷的事因種種原因未實現，但從此和漢朝通好，甚至建立姻親的關係，並和匈奴絕交。匈奴也因此失援遠遁，不敢再往漠南。當眞永絕了邊患。張騫的遠大眼光，委實了不起。

這以後他又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其鄰近諸國活動。其中安息（波斯）知道漢使到境，派出三萬騎兵，到距都城數千里的東界列隊迎接。

大漢威儀，從此遠震諸國。待張騫回國，安息派人同來，獻駝鳥卵和兩個犂軒（羅馬國）幻人（魔術師）。西域諸國，皆先後歸附或通聘。

張騫，這傑出的外交使節，也是當初對付匈奴的偉大間諜，在第二次外交歸國後一年多就死了！他的副使在他死後的一年多也陸續回來了。經過他們艱辛的努力，當然也由於霍去病的戰功，西域才和中國發生關係。總之漢朝之由弱而強，張騫委實功不可沒。

古代傳說：黃河源出崑崙山，山高二千五百里，山巔有醴泉瑤池，日月繞山巔運行而成晝夜，張騫到大夏時，曾探尋河源，才證明這傳說的謬妄。不過這是地理學上的貢獻，和本文無關了。

西域未通之前，有許多地方險阻難過。如大小頭痛山，據說那裏有毒草，氣味觸人，無不立死。又有危崖，狹處只尺餘，下臨無底深淵，三十里中間無欹脚處的盤石阪。

罽賓（今蘇聯喀什米爾）境內的縣（懸）度，路在壁立千仞的崖石上，下看則頭目暈眩，如果失足墮下，未到半山已粉身碎骨。

登上七百級鑿岩而成的梯級，還得踏上那懸空的繩索，度越那寬八十步的新頭河。白龍堆砂磧（在敦煌西）草木不生，水味鹹苦，走路只憑人畜骸骨或駝馬糞作標記。張騫就在這些向被認爲險阻難通的斷崖深谷砂磧中開闢出一條交通孔道來。博望侯的英名，在以後一段頗長的時間裏，成爲西域各國辨認漢使的標誌。這便是歷史家所稱的「張騫鑿空」。他從沒有路和不可能有路的地方開闢出道路。張騫全憑着種毅力，才獲得成功。

如果說張騫的成就偉大，那麼霍去病的功業就更加了不起。在叙述他的功業之前，先談，他的出身。

漢武帝的寵妃衞夫人有一個同母姊妹，名叫衞少兒，年青之時和在平陽侯曹壽家裏的僕役霍仲孺私戀，生下一子，這就是後日擊敗匈奴建立赫赫戰功的霍去病。

當年負全國軍事重任，率兵七次出擊匈奴，官至大將軍的衞青，是衞

氏姊姊的同母弟，因此衛青和霍去病可算是舅甥之親。

霍去病自少精於騎射，十八歲便被選為宮親衛——侍中。大概是因為有這些關係的緣故。

霍仲孺在曹家服役期滿之後，回家另娶，生了一子霍光，他回家後已和衛少兒音問斷絕。

及至霍去病長大了，才知道霍仲孺是他的父親。公元前一一九年，已做了驃騎大將軍的霍去病領兵出代郡，路過平陽，便叫人去請霍仲孺來相見。這位老人想不到有這麼的一個兒子，他伏地叩頭說：「老臣得託命將軍，實為天幸！」

霍去病的出身，倒頗有些傳奇意味。

霍去病對這位同父異母兄弟倒頗愛護，他擊敗匈奴歸來，帶同霍光去見武帝。後來霍光做到大司馬大將軍，且曾在武帝死後一度攝政，成為西漢帝國重要政治人物。和歷史上的名臣伊尹齊名。

霍去病皆斷以後，武帝要為他建造宮殿府第，他辭謝了，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這壯語顯示他的偉大抱負和愛國熱情。並且常常為後世的青年軍人引用。

言歸正傳，當年匈奴不斷南侵，漢兵守士有責，自然不免發生若干小衝突。漢武帝覺得長此以往，不是辦法，便叫大將軍衛青定計，打算於馬邑設伏，引誘匈奴騎兵深入，然後一鼓而殲滅之。

這法子本來不錯，可惜事機不密，計劃洩露了。匈奴偵知此事，自然不會來上當。

預定誘殲匈奴主力於馬邑（今山西朔縣東北）的密謀被洩以後，匈奴的侵掠更頻繁劇烈。令漢武帝忍無可忍，才決心和匈奴單于一決雌雄。「馬邑之謀」事實上成為雙方大規模戰爭的的序幕。有雄才大畧之稱的漢武帝，這時確定對匈奴採取武力進擊的計劃了。

漢兵過去對匈奴作戰總是失敗的，漢武帝漸漸明白了失敗的經驗，知道要對付這種游牧民族的匈奴，必須採用高速運動戰性質的戰術，因而必須訓練新型的兵種（騎兵）作主力。

而統率這新型兵種的就必須是嫻熟騎射的將領。是這樣的歷史條件，才使衛青、霍去病、李廣等成為西漢最出色的將領和取得輝煌的成就。

在漢朝的強大騎兵訓練成功以後，漢軍採取攻勢作戰了。從公元前一二九年到一二七年期間，大將軍衛青三次出擊大捷，奪回河套，置郡朔方。收復了淪陷八十多年的稱為河南地區。

這三次大捷，把長期以來被動的挨受侵掠扭轉為主動的進攻，這是使用新型兵種的顯著效果。

可是這次大勝並沒有損害到匈奴的主力。所以戰爭還得繼續打下去。公元一二三年，以嫻熟騎射被選為皇宮親衛的霍去病，那時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漢武帝給他一個「票姚（意即勁猛迅捷，嫻熟騎射）校尉」的官號，並特命大將軍衛青選八百名精銳騎兵給這位青年將軍指揮。霍去病第一次隨衛青出塞，他率領這八百驃悍精騎，離開本軍，像一陣疾風，急馳數百里，繞道直搗敵人後方。俘獲了單于的祖父、叔父和好些官吏。這次戰役裏，霍去病斬獲最多，武帝大喜，封為冠軍侯。張騫在這次遠征擔任行軍嚮導，貢獻很多，也被封為博望侯。

值得注意的是從此之後，漢軍才真正認識了運動戰的意義。

但匈奴單于也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家。匈奴敗後，他並不氣餒，即改變戰畧。他一面把主力撤到漠北，誘漢軍遠出，乘疲圍殲；一面乘隙侵擾，搜掠物質，並使漢軍疲於奔命。這個戰畧相當高明，令漢軍不得不進攻「河西走廊」匈奴重新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

漢武帝為扭轉戰爭的逆勢。於公元前一二一年封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命他率領萬騎出擊。

這次霍去病把進攻的矛頭直指「河西走廊」（今甘肅武威、張掖、酒泉至敦煌一帶）。這真是一個極乾脆大胆的決定。因為這正是匈奴單于所期望的，他認為用退軍作戰的戰畧，必可殲滅漢軍。

霍去病率軍向前追奔逐北，轉戰六天，越過焉支山（在甘肅）一千多里，遇見敵人主力一萬三千精銳的騎兵於皋蘭山（今蘭州黃河西）下。

這一戰關係雙之國運興亡。匈奴單于親臨戰陣。兩軍進行激烈的肉搏戰。這一役霍去病又獲大勝。殺匈奴兩王，活捉一王子，斬首八千六百級。武帝極為喜悅，以為戰爭已結束了。但霍去病認為不可讓匈奴喘過氣來

，應當乘勝追擊才是。上面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這句話就是這時說的。於同年夏天，武帝起傾國之師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攻擊，霍去病和張騫、李廣等分路出塞，他和公孫敖各率數萬騎從北地郡向前直馳二千里，深入漠北，涉鈞耆河，渡居延水，到達小月氏地區。匈奴單于命所有族人於祁連山佈陣。與漢軍決一死戰。

霍去病騎軍仰攻，擊敗匈奴十萬，匈奴戰士陣亡者達三萬餘人，俘獲單于的王、相國、都尉、閼氏（王后）、王子等百餘人。這次大捷把「河西走廊」打通了，既解除了首都長安的威脅，又切斷了匈奴和羌人的聯繫，匈奴連番慘敗，內部也發生了衝突。大部份族長脫離了匈奴單于向漢武帝請降。漢武帝爲防他們詐降襲邊，詔命霍去病率精銳萬餘赴河西受降。去病還未到河西，休屠王因中途悔約，不願投降。被渾邪王殺了，軍心甚爲不安；這一來，受降的任務就變得複雜了。霍去病鎮定從事。命部下漢軍隔河列陣以待。

那些降意不堅的望見漢營軍容强盛，越發驚懼起來，許多部落向後潰逃。這可能引起全部潰散，以致受降不成，無可復命。

機智的霍去病面臨這成敗決於一瞬的緊急關頭，立刻單騎渡河馳入渾邪王軍中，命令渾邪王把圖謀潰叛的八千多人斬殺。

鎮壓下來之後，霍去病便呼渾邪王立卽乘驛傳快車去見武帝。

然後由他率領着這四萬匈奴降兵，從容渡河回京。這位年青的軍事家是那麽機智，沉着地處理這個危險困難的局面。實在不易，自古道：「受降如受敵。」霍去病確有卓越才能。

河西受降後的次年，崛强的匈奴單于還不甘心失敗，又引兵數萬入侵。漢武帝決心在這一次給他一個澈底的打擊。

公元前一一九年春天，動員十萬精銳騎兵，另步兵役夫數十萬，由衞青、霍去病分別統率。彼此約定越過大漠，襲擊匈奴。

衞青在漠北激戰一晝夜，單于夜遁，漢軍追擊二百里而還。

霍去病統率騎兵，專攻單于的親軍。他從代郡出塞，北行二千餘里，這種遠距離運動戰，會令戰馬吃不消的。加以補給不上，他部下兵將也疲乏不堪，這一次實在危險之極。且喜他部衆有一部分是匈奴降兵，習慣在沙漠上作戰；在長途進軍中他又善用有利條件，故能「資糧於敵，追奔逐北」。終於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在今內蒙）擊敗左賢王，斬首七萬餘級，俘屯頭王，將校等十六人。他在狼居胥山，姑衍山祭天立石，登瀚海高處瞭望敵踪，然後回師。但這一次辛苦的行軍，使他的健康受到極大的損害。回朝以後就病了。

從此以後，如歷史所描述：「匈奴遠遁，幕（漠）南無王庭。」以後的幾年，漢軍出塞偵察，常一二千里不見匈奴而還。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軍事專家，僅僅經歷了四年的戰場生活，便一躍而躋於與大將軍衞青並列的地位，封爲大司馬。不久又晉遷驃騎大將軍，成爲武帝以下的第一位人物，榮寵到極點。

霍去病是中國古代的優秀軍事家。他的特點是善於摸清敵人的虛實，優劣等情況，以神速行動突擊猛衝，使敵人在措手不及的處境下潰敗，故斬獲特多；又利用敵人組織力鬆弛的弱點，疾迅而準確地尋找敵人的主力，予以擊破，而瓦解其餘。他雖屬「外戚」，但一切寵榮全用汗馬功勞換來。他的輝煌戰績是前無古人的。甚致說後無來者，也並不爲過。

雖然衞青、張騫、李廣等在這一戰爭中也各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張騫帶回的匈奴內部情況。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却不能和霍去病相比了。最可惋惜的是：這卓越的青年軍事家竟在完成了最後一次戰役後兩年病逝了，享年僅二十四歲（公元前一四〇——一一七）。

像劃過長空的彗星，那炫目的光芒僅只一閃便隱逝了！漢武帝爲了紀念他的戰績，特別命令把他的陵墓築成祁連山的形狀。

在陝西興平縣境的茂陵（漢武帝墓）旁邊，至今巍然立着一塊經歷了二千年以上風霜的豐碑，上面鐫着：

「漢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霍公去病墓」

自古萬人爲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這兩句話對於霍去病而言，像是很合適的。

霍去病和張騫，這兩個人改寫了歷史，扭轉了西漢帝國的命運。

作爲一個中國人，應該爲這兩人而感到驕傲，因爲全世界還沒有再產生過這樣的人物。

（完）

歷代才子佳人傳

張尙書與關盼盼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 唐徐州節度留後張愔，戀徐州妓女關盼盼，將納她爲妾。盼盼已準備好嫁衣了。但張愔却奉詔入朝覲見皇帝，廹得暫時與盼盼分別。張愔到了長安，却被唐德公主看中了。唐朝的公主，是有名荒淫的，唐德公主沒有例外，她召見張愔，用酒灌醉了他，放他在驪宮的公主別邸裏。及至張愔酒醒，公主却指他對她施行強暴，要張愔娶她。張愔無可如何，只得答應。兩人一同去見過德宗皇帝。德宗皇帝答允了他們的婚事，並教張愔行聘。張愔請求先回到徐州去。籌備聘禮，德宗准奏了，但唐德公主却怕張愔一去不回，要德宗不放張愔出京。德宗以詔令已出，無收回之理，不聽公主的話，唐德公主只得另設辦法，以泥其行。

廣德公主雖然得德宗的寵愛，但她還沒有權力硬阻張愔回去，惟有另出謀畧。

張愔要出京，少不免要向廣德公主辭行的。公主在驪山的離宮，設宴爲張愔餞行。鑒於前一次的事，張愔這次不敢多喝酒了，廣德公主也不多勸。

「今天晚上，你在這兒住一晚，明天就在這兒上道好了。」廣德公主只這樣對他說。

「不。」張愔說：「我還有許多事要辦的，至少要向同僚們辭行。」

廣德公主道：「辭行是小事，明天你出京以前，向他們告別便了。」

張愔不答應，苦苦的要走。

可是，廣德公主却扣留了他的車駕，沒了車總他在勢不能步行回長安城，只得留下來了。

公主的宴會，是異常奢侈的，一吃便吃了幾個時辰，直到三更才散。

張愔因爲深自警惕，並沒有喝醉。但他心中仍懷着重大的不安。

這時，宮漏沉沉，人聲悄悄。熏爐中的香氣，不斷透出來，嗅着教人情思蕩漾。

宮燈吐着紅燄，增加了室中溫暖。也增加人們的綺思。

廣德公主這時的衣襟有點散亂，領子更低。她那廣潤的胸脯，有許多肌肉露了出來，似乎故意向張愔挑逗。

她的臉頰凝紅，桃腮吐艷，一雙眼睛，好像有火冒出來，向張愔注視着。呼吸有點急促。

原來廣德公主前一次雖然灌醉了張愔，但張愔醉得不知人事，她還沒法得償所欲，是以今晚她改變了戰畧，不用酒，而用「媚香」。

這種「媚香」是宮中催情藥之一種，據說曹孟德當年，便曾經用過這種香，及至他逝世時，分香諸妾，這種香的製法，便一直留存下來。

張愔對於廣德公主，原本了無愛意，公主準身是肉，身材既不苗條，面孔也不及關盼盼美麗，他答應娶她，是被廹而成的，心裏其實沒有她。

可是，今晚置身於這個環境裏，又嗅着媚香，再看公主時，便覺得胖女人也有可愛之處了。

他的眼睛才向公主的胸脯注視得兩三回時，公主便示意侍候的太監和婢女，完全撤退。

在這香温燭暗的室中，現在只有張偣和廣德公主兩人相對了。

公主伸了個懶腰，把胸一挺，她的衣襟更散亂了。

張偣這時神智已不能保持清醒，他只覺得有一種奇怪的力量在支配他。

他在昏亂中，竟然走到公主的身邊去，並且握着她的手，要拖她起來。

「你忙的什麼？」公主摔脫了張偣的手：「我的嚴裝還沒有卸呢？」

張偣只得忍耐着，不敢再向公主有所侵犯。公主說完了這句話，卻向他飄了個足令他心旌搖搖的媚眼。

公主自走到粧枱前，把鏡匣打開。回頭看張偣時，只見他呆頭呆腦的站在一邊。

廣德公主嫣然一笑，對他說道：「你這呆鳥，還不給我把燭台移過來嗎！」

張偣如夢方覺，急把一支銅燭台，移到公主的身邊，照着她卸裝。卽走近前，便不想再走開了，就在燭台之畔站着，看公主卸粧的姿態。

公主把額前髮上那枝鳳釵取下，放到桌上，然後捲起衣袖，露出一段雪白的玉腕來，向背後的頭部伸去，把插在髻子上那枝金步搖取下來。金步搖是一股釵分五排分出，每一排都用金珠錯雜，垂下一條長穗來，沉甸甸的，走起路來，那五排穗子便會搖動，金珠相碰，發出輕微細碎的响聲來。

這種金步搖，具有一種穩定妃嬪們步履的作用。據說唐代初期當妃嬪被冊立之初，在皇后皇帝面前，都得謹守儀注，走路的時候，也不能大踏步的走，插上這根金步搖，便是警戒她不要走路時把身體動得太厲害。如果金步搖發出聲浪那就是不敬了。是以做嬪妃的人，一經戴上這金步搖，便像野馬上了轡頭，亂動不得。連走路都得學過怎樣能移動脚步而不搖動頭上的金穗子。

相傳初唐有某一位妃嬪，十分妖冶，走起路來，腰肢扭動得很厲害。給皇太后看見了，說她是狐媚子，便把金步搖給她插在頭上，並告訴她說：「如果你把金步搖弄响了，我便要打你。」那位妃嬪戴上之後，果然不敢再擺動腰肢走路，從此金步搖就流傳下來。但是，到了這時候，金步搖只是一種裝飾，完全失掉它的約束作用。相反地，公主在走動的時候，還故意搖擺着，弄得金穗子叮叮噹噹的作响。

公主把頭上的簪、環、釵，逐件的卸下。然後回過頭來望着張偣道：「你老是呆望着我幹嗎？」張偣正看得出神，聞言便笑着答道：「別人說水晶簾下看梳頭，引爲艷事。其實銀燈缸畔看卸裝，才是値得留戀呢！」

公主聽了微微一笑，對着鏡子，補了一臉粉，再點朱唇，使自己更嫵媚些，裝成顧盼，益增嬌艷。於是，她把身上那條丁香結的絲縧一拉，腰帶鬆了開來。

張偣見她解了衣帶，心頭便開始卜卜的跳動，但公主解了衣帶之後，卻垂下手來不動了。張偣見她不動，不知她是什麼主意，只呆呆站着凝視。

「替我寬呀！」公主回過頭來對張偣說。張偣聽了，連忙上前，放輕手替她把外面的衣服脫了下來，搭在椅背上。

張偣對於伺候女人的經驗，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當他在關家妓院裏時，雖與盼盼打得火般熱，但只有盼盼伺候他，他從來不會服侍過盼盼。盼盼固然不敢要他服侍，便連侍婢的伺候也不需要，衣服自穿自脫，那裏像公主這樣的許多張致。公主卻不同盼盼，她一向在深宮裏嬌養慣，正是「邀人傳脂粉，不自着羅衣」，樣樣都有宮娥侍婢伺候，如今沒有宮娥在跟前，便只有靠張偣，偏遇着張偣呆頭呆腦，這眞教公主生氣了。

公主見張偣替她脫了一件外衣後，便不再動，不禁大發嬌嗔道：「你這個人眞是不懂事，呆站着幹什麼？」

張偣惶恐起來，益發手足無措，想了一想，才省起自己身上還穿着全套衣服，不禁暗自笑道：「我眞是傻子，這兒不是妓院，衣服當然要自己脫的。」

於是他脫了冠服，除下靴子，一看床側放着幾雙拖鞋，便跑去拿了一雙來穿起，再跑到公主面前，含笑說道：「我們該睡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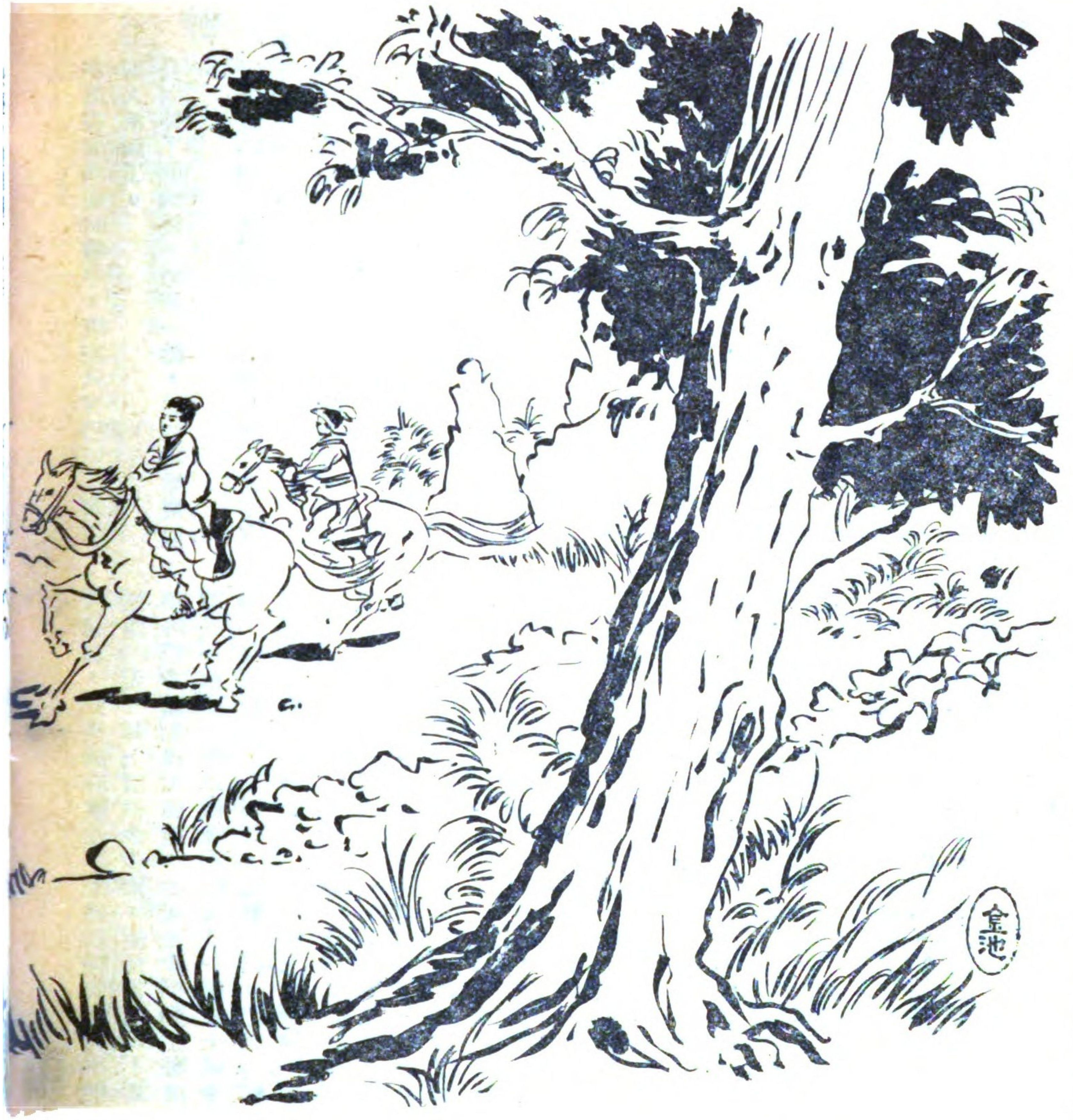
公主此時也情急起來，不待張偣替她脫內衣，自己動手去解胸前的排鈕，排鈕才一鬆，她的一段雪白肌膚，便露得更多了，教張偣看得目眩心跳。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張偣本就不喜歡肥胖的女人，認爲欠缺苗條，但到了這時候，他卻會爲廣德公主身上那充滿脂肪的肥肉而發怔，大有垂涎之意。由此可見媚香非常有搖惑人們神智的功

效的。

張愔就在這情不自持之下，和公主有了眞正的關係了。本來公主已許嫁了他，他也答應了娶公主。他們這種行動，只是先行交易，擇吉開張，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然而，他們的結合，卻是純粹出於廣德公主



安排的，張愔並非眞正愛上了廣德公主，而公主對於張愔，也只是基於肉慾，這一來，便變成了悲劇了。

到了次日，張愔醒來，發覺自已睡在公主的懷裏，公主的鼾聲雷動，熟睡如豕，心裏大是懊惱，再看公主那張濶臉，脂粉都給皮下溢出來的脂油漿着，十分狼藉，更是噁心。

爐香早已熄了，朝氣在簾幙中侵進來，使人覺得冷峭，但也令人的腦筋清醒。

「唉，我怎麼會做出這種蠢事？」張愔坐了起來說：「如今我是被這一隻淫豬，羈絆得愈深了，教我如何擺脫呢？」

他想乘廣德公主還沒有睡醒之前，脫身而去，可是，當他下床的時候，公主已經醒來了。

「你要走了麼？」廣德公主惺忪着說。

「是的。」張愔只好這樣同答：「我還要到各處辭行。」

「那末你自去吧。」公主說：「不過，我要對你說一句話，一百天之內，你若不同來，你便沒命了。」

「這是那裏說起？」張愔說。

「總之不要過一百天。」廣德公主說：「在一百天內囘來，服下解藥，你的性命可保，過了期限，是你自誤。」

「你給我毒藥服下？」張愔問。

廣德公主翻身朝裏，再也不理會張愔了。

張愔怔了一會兒，不敢再問公主，他想，這是公主和她開玩笑的。世上那有一種毒藥，會在一百天後才毒發的道理？

於是，他離開了公主的驪宮別邸，策馬逕回長安，遍訪當朝大員向他們告別。

當朝的大員，有知道他已尙了廣德公主的，紛紛向他道賀，這樣眞敎他啼笑皆非。

他應酬完畢時已經是下午了，回到客邸，收拾行李，仍然帶着孫順寶出都。

張愔欣欣出都，他眞是歸心似箭，偏是這時候朝廷因討伐淮西的關元洛，調集各路大軍，軍行所至，道路斷絕，張愔過了洛陽後，就爲兵所阻，不能前進。只得在一個名叫袁浦鎭的地方，就擱下來。

他想起廣德公主的話，便向孫順寶道：「孫師父在江湖行走過，你會聽得有一種毒藥，要待百日之後才發毒的麽？」

孫順寶笑道：「毒藥在人體中，那裏能留存得這樣久，這是騙你的話，誰對你說的？」

「廣德公主。」張愔說。

「她是怕你不回長安，所以這樣恐嚇你。」孫順寶這樣安慰他。

張愔稍爲放心，可是，他想要見關盼盼的心却是更急了，偏偏是道路阻塞，無法成行，好不悶損。

一天，孫順寶出去打聽路上的情形，張愔留在店中，天色陰暗，一會兒瀟瀟下起雨來。

張愔悶極，客中別無消遣的，惟有到床上躺着休息，不知不覺，竟自睡着。

他在夢中，見着關盼盼正在含愁獨坐，這地方彷彿是燕子樓，正要上前說話時，盼盼忽然變作廣德公主，總之是迷離惝恍，夢見了不少人。

這一覺直睡到黃昏，醒來時店裏的小厮不知到那裏去了，連燈也不點，房中半光不暗。張愔從床上自爬起來，向窗外一望，冷雨敲窗正急，身上衣服單薄，微覺寒意，想敎小厮向衣箱取件棉襖來穿，但連叫了幾聲，沒個人應，只得自向床下摸索，把衣箱摸出來，揀了一件湖縐絲棉短襖，披在身上。走出房門，尋小厮去。

天階簷前溜「滴搭滴搭」地响着，暮色蒼茫，房攏靜寂，四週的房間，已經都上了燈了，張愔前後左右一看，不見小厮的影子，不禁惱道：「這混蛋滾到那裏去了。」便循着迴廊，走到後面的大厨房去找，將至厨房，果見小厨拉着燒飯的大丫頭的手，正在情話綿綿。那丫頭生得白白淨淨端端正正，張愔覺得她有幾分可愛之處，因此不忍斥破他們，悄然自退，回到房中，想起小厮尙有人談情，偏是自已如此寂寞，不免悵觸起來，偶憶以前曾作有一首詠梅月的詞，便鋪紙揮毫，把它寫下寄意，只見他寫着：

「一夜相思，水邊淸淺橫枝瘦。小窗如晝，情共香俱透。

淸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潺雲愁，格調還依舊。」

寫好之後，自看一遍，居然筆酣墨暢，因自忖道：「如此好書法，撕了它未免可惜，何不給了盼盼，也好讓她知道我在想她。」主意已定，便在紙尾繼續寫着：「客館淒淸，偶錄舊作點絳唇遣悶，書成自視頗有晉人貽息，不忍棄置，付盼盼眉史爲余藏之。

寫好之後，孫寶順已回來，對張愔說道：「我們明天便可以上路了。」

「大兵都已過了境嗎？」

「是的。」孫順寶說：「不過，前途是否還有阻，這可難說。」

張愔嘆了一口氣道：「那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早知道如此，我寧不奉詔進京。」

到了次日，張愔結了店錢，和孫順寶上路，這一躭擱，不覺已是半月。

沿途雖然有些隊伍過境，但却是零星小部，不致阻塞交通。

回到徐州，已是離長安後四十日了。

張愔回到節署疲乏不堪，洗了一個澡，換過衣服，置酒洗塵，召余熙到來共酌。

余熙見了張愔，便道：「表兄消瘦了許多。

」

「道路奔馳，那得不瘦？」張倍說：「早知是這樣，我就不會進京。」

余熙笑道：「將息一下，就會胖起來的，何必埋怨？」

「你不知道，」張倍說：「我這次進京，被皇上招爲駙馬了。糟不糟？」

「那是一件喜事，怎麼說糟？」

張倍苦着臉說：「你不知道，那個公主，胖得像母猪似的，渾身肥肉顫呀顫，實在怕人。」

余熙道：「我教你一個法子。」

「什麼法子？」

「你娶她回來，每天氣她一氣，她自然會給你氣瘦的。」余熙忍着笑說。

「胡鬧！」張倍笑斥着：「閒話別多講，我們到關家院去吧。」

「我想你也不必去了。」余熙說。

張倍大訝道：「爲什麼？」

余熙道：「燕子樓已經蓋好，連傢俬也佈置了，你回來便可以娶盼盼回來，朝朝相對，何必再到關家院去？量珠聘妓，事屬尋常，若是常逛妓院，那就會惹老百姓們說話了。」

張倍聽了余熙的勸告，便不堅持要到關家院去，但他要見盼盼之心極急，向余熙問道：「我現在便打發人去接關盼盼來好不好？」

「何必如此着急？」余熙說：「你今天才回來，也該休息一下，明天準備一份聘禮，着人送去，擇個吉日，接她進來就是了。」

張倍最肯聽余熙的說話，果然不接盼盼來，但他仍舊把途中所做的詞，着小廝送給盼盼。

小廝到了關家，見了盼盼，親自把詞箋交給盼盼。盼盼這時剛好浴罷，對鏡理粧。接過字條看罷，便向小廝問道：「張老爺爲什麼不來？」

小廝答道：「我家相公昨天在路上給雨淋壞了，身上有點不舒服，余表老爺不許他出門。」盼盼聽了驚道：「他在那兒給雨淋壞的？」小廝道：「誰知道呢，昨晚上他回家時，身上的衣服就沒有半點是乾的。他的身體本就單薄，受不了風寒，不病才怪。」盼盼一算時候，昨天晚上天正下大雨，怕不是就在那陣給雨淋了，心上好生牽掛，便對小廝說道：「回去替我問候你家老爺，要是可以出門時，便請他到我這兒來。」說罷便教小紅取了二百錢，給小廝買酒喝，打發小廝走了。

次日，張倍備了一斛明珠，二十匹綢緞，九色禮物，還有五百兩金子，教余熙送到關家，來聘盼盼。

關盼盼見了這許多東西，自是歡喜，笑逐顏開，全部收下了。

「媽媽什麼時候，把盼盼送進府去？」余熙問。

關媽媽道：「我早已替盼盼準備好嫁衣了，隨時可以送她去的，不過，這也得擇個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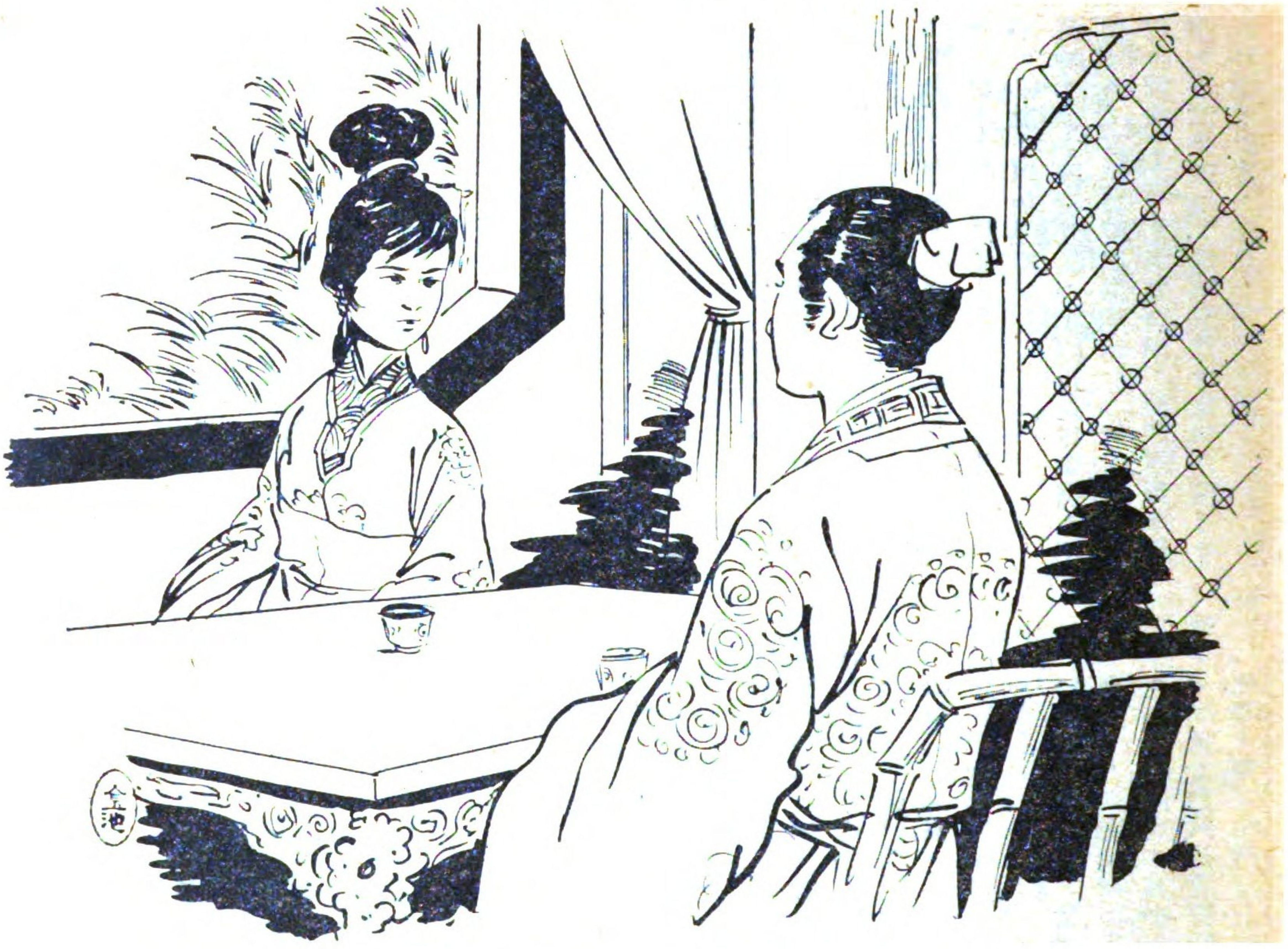
余熙道：「那就馬上擇日吧。」

關媽媽自到街上，找着個賣卜的，選定日子，却是七日。

余熙搖頭道：「這日子雖好，但太遠了，最好是今天或明天，至遲後天。」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張愔把在長安的事，告訴了盼盼。



「爲什麼要這樣急呢？」媽媽說。

「你不知道，我那位表兄的性子最急，他昨天才回來，便想接盼盼去。」媽媽沒法，只好再去問賣卜的。賣卜的說道：「明天的日子不好，後天平常，如果一定要快的話，就是後天吧。」

媽媽回來對余熙說了，余熙道：「那末，就鐵定後天了。」

張愔得到余熙通知，便備下喜筵，約好賓客，賓客們紛紛致送賀禮。

及期，媽媽把盼盼盛裝起來，穿上嫁衣的盼盼，更顯得艷麗了。

張愔備了香車，到關家院裏來接盼盼。這時關家院中，熱鬧非常，秦姨家中各姊妹，都來送嫁，擠滿了院子，香車到來，還不肯放盼盼上車。

盼盼到得節度使署時，已近黃昏了。盼盼登堂，拜了張愔，又到張建封祠，拜過祖先，然後到燕子樓上休息。

燕子樓畫棟珠簾，雕欄綉闥，十分壯麗，樓中有的是水晶屏象牙床，一几一案，無不精美。床上的衾枕，更是華麗絕倫，綉着鴛鴦的被面，織成雲形的紫綃帳。錦幄生香，流蘇帶彩。

盼盼見這種氣派，自然高興。身邊的兩個小丫鬟，也明慧可愛。她們侍候盼盼出浴、卸裝。

張愔和賓客酬應完畢，扶醉回房，與盼盼同完鴛夢，歷久相思，一旦得償素願，其喜可知了。

夜深夢回，枕邊私語，張愔便把在長安的事，告訴了盼盼。

盼盼喜道：「我有個公主作大婦，也不辱沒我。」張愔卻嘆道：「我其實不喜歡公主，她是個淫毒的婦人，將來一定要獨佔我，並且用權勢壓我。」

盼盼道：「你既然不喜歡她，怎麼又會答應她的婚事？而且和發生了關係。」

張愔道：「她用酒灌醉了我，和我同睡了一宵，次日便硬指和她有了關係，教我不得不答應。及至我要回來，她不肯放我走。」

「我不相信公主竟是這樣沒有風度。」盼盼說。張愔繼續說：「她怕我離開長安之後，再不回去，臨別時在酒中下毒，限我一百天回長安服解藥，否則毒發身亡。」關盼盼聽了大吃一驚。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期。

俠盜白金龍

行刺記

羅天・文　鳳簫・圖

從屋面躍下

李鐵血伏在屋脊暗處，只聽得一陣槍聲過後，接着傳來大喊聲，說是打中了。他不由得吃了一驚，還以爲是白金龍中了清兵的毒手，正準備不顧死活，也要到前面去看個究竟，就在此時，只見一條人影沿着屋脊背部，匍匐蛇行而來，輕快已極。

李鐵血不及細看，還當是清廷鷹犬，又欲一張口罵出聲來，然而遠處人影已招了一招手。示意其不可亂動，以免暴露。

這時，他才看清楚了，來的正是白金龍，不禁喜出望外，又幾乎喊出聲來。

白金龍疾竄之下，手足齊用，瞬即趕到李鐵血身前，得意笑道：「那羣狗奴才吃我引開了，咱們正好乘機脫身，李兄，咱們走罷！」

李鐵血詫異聲道：「我正替你擔心哩！那羣狗奴才喊什麼打中了，打中了，我還當是你中了滿奴詭計哩！」

白金龍微笑道：「滿奴怎能奈何我？是一名狗官爬上屋頂來，欲行暗算，正好做了我的替身，吃我一下抓住，扔過對面屋面去。」他一面說，一面又向當前的街道略一觀察，續道：「李兄，還是讓我帶你過去。」

李鐵血目睹當前形勢，也知道憑自己一人之力，萬難闖的過去，然而他嘴上依舊泰然道：「白兄，別爲我連累了你，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白金龍肩尖一挑，奮然道：「李兄何出此言，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我白金龍豈是貪生怕死之輩。」語聲落處，右手一伸，已將李鐵血挾在脅下。又道：「只是要暫時委屈你一下。」

此時，那守在街道上的火槍手，已全部調離，那綠營兵丁根本老弱居多，不堪一擊，屋頂上的白金龍更不遲疑，身形一起，挾着李鐵血向街心就躍。

街上駐守的兵丁都以爲行刺端制台的亂黨已經捉住了，警惕之心已去了大半，白金龍驀然一出現，頓時亂了陣脚，雜亂高叫道：「亂黨在此地，亂黨在此地，快報與鄭大人知。」一面叫，一面更舉起刀槍，一窩蜂地圍了上前去，攔住去路。

白金龍丹田氣一提，大喝一聲，就如晴天起了一個霹靂，賽過當年猛張飛喝斷板橋，那衝上來的清兵誰願眞個去拚命，不由得呆在當地。

那幾個押隊的軍官雖然不敢率衆先行，爲部屬楷模，然而大聲呼叫，督促別人賣命卻是看家本領，當下揮起手中腰刀，厲聲吩咐道：「上頭有令，放走了亂黨，一律以附和叛逆治罪，還不趕快上前攔堵，呆看個鳥，難道都不怕砍頭了麼

？」一面說，一面更揮動兵刃，就像趕羊似的，催促手下兵丁上前。

白金龍一個「雁落平沙」躍落地面，接着身形一起，已抵街道中心，十幾名兵丁吃上司逼急了，不得不拉着脚步，二次又闖上前去。

白金龍高聲道：「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誰敢碰一碰我的毫髮，管叫你馬上見閻王。」

最倒霉的是走在前面的那一個兵士，距離白金龍最近，不得不舉起紅纓槍來，虛幌了幾下，作勢欲刺。

白金龍是什麼人，不要說是一桿槍，就是幾十桿槍也不放在他的心上，只見他又是高喝了一聲道：「狗腿子，你要找死。」脚下一個箭步，早撲在那兵丁身前，左手一出，逕向槍桿抓去。

只是那一聲喝，那兵丁已駭得胡裏胡塗，渾身直發抖，手上的紅纓槍怎能再抓得住，也跟着胡裏胡塗到了白金龍手中。

好個白金龍，別看他右臂挾着一個人，似乎行動不便，誰知他比空着雙手的人進退更快，只見他一招得手，更不傷人，左足上前一步，右腿跟着掃出，只聽哀號之下，那名兵丁已是凌空直跌下去。

其餘的兵丁又駭呆了，望着白金龍，只是虛聲吶喊，誰也不敢再上前一步，然而那壓陣的官兒又厲聲催促道：「呆看個鳥，誰要放走了亂黨，回去都是死命一條，還不趕快搶上去。」

那些兵丁沒辦法了，只得硬壯起膽子，舉起刀槍，進兩步，退一步，慢吞吞的逼近白金龍身前。

紅纓槍橫地擲去

白金龍一槍在手，更如蛟龍得水，一招「橫掃千軍」，身前闖上來的士兵已掃出去五六個，脚下一加快，已橫衝過街道。

那被挾在脅下的李鐵血忙道：「白兄，向右邊走，過去十幾步就是餘慶里，穿過餘慶里就有生路了。」

白金龍原想從屋頂上找退路，可是挾了一個人，到底影响行動，當下一點頭了道了一個「好」，身形一轉，向右撲去。

就在此時，一名水晶頂子的軍官已率了一隊步軍如飛趕來，急叫道：「鄭大人有令，走了亂黨，一律處死，還不快上。」他一面說，一面拔出腰刀，率先躬行，帶着手下，一窩蜂地衝上前去。

白金龍也急了，要是吃對方先佔住餘慶里的口子，自已再闖過去，可要多費一番手脚，所以左手的紅纓槍四下一盪，脚下一加快，期能先進餘慶里。然而就在他剛抵餘慶里口，那趕來的官兒帶着數十名快刀手也已衝近身前。那官兒更大叫道：「這廝要從小弄堂溜，快守住弄堂口，鄭大人的火槍營馬上趕來，到時便不怕這廝三頭六臂，也頂不住一顆槍子兒。」

語聲落處，果然街口上隱隱傳來了蹄聲急驟，有如暴雨般趕來。

白金龍並不吃驚，那挾在脅下的李鐵血却吃驚了，忙道：「白兄，你還是放我下來吧！你一人走容易，別為我連累受罪。」

白金龍也不多說，左手的紅纓槍加上一把勁，左打右掃，遠挑近刺，早殺開一條血路。

那帶隊的官兒更急了，顧不得死活，腰刀一舉，迎面一個「力劈華山」，夾頭夾腦砍下來。

白金龍的紅纓槍正掃向左邊，來不及收回來，眼看着這一刀下去，不死也得帶傷。好個白金龍藝高胆大，臨危不亂，看看刀鋒已臨頭頂，才猛地踢出右腿，一個「魁星踢斗」，足跟正好踹在那官兒的小肚子上。

那官兒怎禁得起這一脚，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退，踉踉蹌蹌向後直退出去，仰天四隻脚，跌了個大筋斗，連帶着他身後的士兵，也摔倒了六七個。

馬蹄聲越來越近，塞在馬路中間的兵丁也紛紛向兩邊閃開，白金龍知道火槍手快趕來了，時機稍縱即逝，乘着那官兒向後一退，陣脚一亂之際，趕緊一閃身轉進餘慶里，放開脚步直奔。

背後又有幾名清軍追來，然而那及得上白金龍脚下迅捷，霎之間已奔出餘慶里。

那被挾在脅下的李鐵血大喜道：「白兄，你放我下來吧！出了餘慶里就有生路了。」

白金龍笑道：「也好，我放下你，還可以送回這一桿紅纓槍。」他右臂一鬆，將李鐵血放開，然後又轉回身去，正好七八名兵丁吆喝着追到弄堂口。

白金龍大笑道：「你們來的正好。」笑聲落

處，雙手一挺，將手上上的那一桿紅纓槍橫的推出去，嘴裏又高喝了一聲：「接住」。

那七八名兵丁見到紅纓槍橫的迎面飛來，心中還不在意，有的舉起手上兵刄擋格，有的乾脆伸出手去抓，想不到那一桿槍直比一道千斤閘還重，妄欲以兵刄格架，直如螳臂擋車一般，只聽得「叮叮噹噹」一陣兵刄相碰聲，幾柄單刀直飛半空，接着是轟然一响，七八名兵丁齊吃飛來的那一桿紅纓槍壓下地去，哀號呻吟，此起彼落，那還爬得起身來，正好堵住了弄堂的出口處。

介紹新黨中人

此時，那率領火槍手趕來的巡防營統領鄭欽國，正好領十餘騎快馬爭先恐後的衝進小弄堂來，一見前面自已的人跌成一團，阻住去路，趕不及的勒韁的勒韁，下馬的下馬，亂哄哄的擠成一團糟。

白金龍呵呵大笑，拍拍雙手，向後一轉身，那料不知何時街上又來了一名差役模樣的人，戴一頂紅纓帽子，穿一套皂白袍褂，快步向李鐵血奔去。

白金龍又是一驚，還以為清兵來的眞快，當下那敢怠慢，脚尖一點地面，身形呼地飛起，一個「大鵬展翅」已攔在李鐵血身前，大怒道：「好奴才，你要找死，咱大爺也一併打發了你。」語聲落處右掌已出。

身後的李鐵血忙叫道：「白兄，是自己人，千萬別誤會。」

好在白金龍功夫老到，收發隨心，聽得李鐵血一叫，趕緊丹田氣一沉，右掌向外劃了半個圓圈，由外向內收回來。

那差役模樣的人也呆呆地向白金龍望了一眼，似笑非笑地點了一點頭，轉身就走。

白金龍倒吃他弄糊塗了，還是身後的李鐵血一拉白金龍的衣衫，道：「白兄，隨我來。」當下跟在那差役模樣的人身後，穿大街，走小巷，滾白金龍也走得胡裏胡塗，不知到了何處，好在前面那人對附近街道非常熟悉，又是官門中打扮，沿途亦未受到留難，差不多走了半點鐘，才穿進了一條小巷子。

巷口又站着一名穿長衫的小伙子，見到白金龍等人，趕緊迎了上來，喜出望外道：「鐵血兄，可將我們等苦了，你要再不來，拚着死命，我也要親去調查一番。」

李鐵血微微一笑道：「為了一個狗官，賠上我的一條命已經足够，你們再湊上來，那可太不划算了。」

那差役模樣的人道：「此處不是談話處，快進屋子裏去為妙。」

那小伙子道了一聲「好」，正欲舉步，不覺又遲疑地向白金龍望着，神態十分躊躇。

李鐵血忙介紹道：「這位是白兄，要不是白兄仗義相助，捨死相救，我怎能安然回來。」

那小伙子忙向白金龍拱了一拱手，道：「事關機密，請兄勿見怪。」然後洒開大步，向巷內直進，在一家石庫門前立了下來，而且推開大門。

李鐵血一拉白金龍的衣衫道：「白兄，隨我走，這幾位都是黨內同志，你可以放心。」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今日碰的巧，遇見你們這一班革命志士，那有不放心的道理，走走走，就算吃滿狗腿子抓住了，馬上拿去砍頭，我白某也死的甘心情願。」

李鐵血也跟着大笑道：「今天沒有殺死端賊，却交上你這一位忠肝義胆的朋友，也算我李鐵血不虛此一行。」

那差役模樣的男子驚聲道：「那端賊沒有炸死麼？」

李鐵血點了一點頭道：「我是聽到鄭欽國說的，不知道是眞是假，反正炸彈在轎脚下開了花。」

那人又道：「我趕快去打聽，一定要探個水落石出來。」說時便欲起身。

李鐵血道：「也不忙在一時。自强兄，我來替你介紹，這一位白兄就是你平素常提及的俠盜……」

他這個「盜」字剛出口，那人已是雙手一拱，施了一個長揖，喜溢眉宇道：「原來吾兄果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大哥，怪不得先前我在街道上聽得人說，什麼亂黨會飛簷走壁，竄上屋頂，我正感到奇怪，李兄是文質彬彬的讀書人，從來沒聽說過他有這般好功夫，怎麼一下子會上起屋頂來，原來是白大俠……」

白金龍接口笑道：「別這樣稱呼了，從盤古開天闢地到現在，那有什麼大俠小俠放在嘴頭上

叫的，我可擔不起。你的年紀比我大，稱我一聲老弟已足感盛情。」

這一番話，說得那差役模樣的男子成了掩口葫蘆，連那趕去開門的小伙子也轉過身來，望着白金龍微微一笑，現出欽佩神色。

李鐵血忙着替那兩人介紹。那差役模樣的人姓高，名叫志強，是新黨派在官府中探聽消息的同志。那小伙子叫鮑亞新，開了一家小洗衣店掩護新黨中人來往。

白金龍又重新向那二人見了禮，那鮑亞新更高興的眉開眼笑，忙不及的請白金龍進門去。

李鐵血又向高志強道：「老高，現在你可以走了，有什麼消息隨時來通知，其他方面，用不着你奔走，我自會叫小鮑去連絡。」

高志強應了一聲「是」，又向白金龍拱拱手，逕自走出巷口。

假洋鬼子

鮑亞新領着白金龍等人走進門內，過了一個小院落，又推開一道木門，才見到一個黝黑的小房間，裏面雜亂堆着許多骯髒待洗的衣衫，房外更隱隱傳來搗衣聲，流水聲，以及女子的談話聲。

鮑亞新推動一個舊衣櫃，將這一道木門掩住了，方指着前面笑道：「洗衣店開在前面，這是後面作萬一之防的退路，白大哥，你認為這所地方還秘密麼？」

白金龍懂得他話中含意，忙道：「不錯，這地方前後有退路，設計得很好，大概知道的人還不多吧！你放心好了，我會守住這個秘密的。」

鮑亞新不將白金龍當外人看，索性一發告知，又向前面指了一指道：「洗衣店的店名是用了新記兩個字，就在文家巷五號，你從前面出去就看清楚了。」

白金龍見對方待已以誠，更加不敢言語上稍有失檢，惹人疑忌，忙點了一點頭道：「我知道了，下次有什麼事，我會從前門來找你，當然我不會帶旁人來。」

李鐵血也插口道：「是的，你只要找小鮑就行，他是總連絡站，會通知其他人的。」

白金龍只唔了一聲，不敢再談下去，因為他知道事關新黨機密，自已知道的愈多，所擔的干係也愈大。

鮑亞新也懂得白金龍的意思，調轉話題，向着李鐵血道：「老李，你也該歇歇了，累了半天，要吃些什麼，我去找人送來。」

李鐵血道：「累倒是不累，只不過心裏怪氣的慌，費了一個月的準備，結果還是成空。」

鮑亞新笑道：「那也不見得，就算端賊未炸死，駭也駭他個半死，要那班滿狗奴才知道厲害，咱炎黃子孫是不好欺侮的。」

李鐵血輕嘆了一口氣，接着右手向腦後一抄，已將那根辮子抓在手中，苦笑道：「為了這撈什子，我也不知吃了多少苦頭。」

白金龍雖然思想開通，卻到底還捨不得剪去腦後的那根辮子，不由得疑訝聲道：「你裝的是假辮子。」

李鐵血道：「在日本時剪去的，省得一上街，後面就跟着一羣小孩子，什麼支那豬，豬尾巴，令人哭笑不得，所以乾脆一刀兩斷，免得自找其辱。」

白金龍道：「其實剪去倒方便些，背後拖着這條辮子有什麼用？」

李鐵血臉色一正道：「當然了，試問這根辮子要他何用？說是美觀吧！腦門上剃去一塊，亮晶晶的，後面又拖着一條，簡直難看之極。說是實用吧！就是捉犯人的時候方便，一把抓住辮子，比用鐵鍊鎖着還牢靠……」

白金龍與鮑亞新聽到這一句話，都忍不住笑起來了。那李鐵血又嘆了一口氣，續道：「想不到回國以後，麻煩又來了，說我和尚不像和尚，道士不是道士，都稱我是私通番邦的假洋鬼子。」

白金龍剛止住笑聲，聽到假洋鬼子這一個稱呼，又忍不住笑得彎下了腰。

鮑亞新也插口道：「除了這根辮子，要改革的事還多哩！比方我們穿的衣衫，又寬又大，既不經濟，做事更不方便，還有女人束胸纏足，有礙健康。總之，這一切一切，雖屬細微末節，卻跟國家強弱有關，清廷在一日，這一切就無從談起。」

白金龍見那鮑亞新比自已還小着一兩歲，見解之深，卻還在自已之上，不由得點了一點頭，應了一聲「是」，心裏面更敬仰萬分。

李鐵血見白金龍還留着辮子，怕白金龍一時下不來台，忙又解釋道：「其實這些也都是不急

之務，目前最要緊的還是如何驅逐韃子，還我漢家河山。」

白金龍也知道這是在爲自己解嘲，苦笑了一下，正準備說出自己心裏話，却已聽得門外傳來了脚步聲，重而且急，分明是有什麼要緊事。

鮑亞新更不遲疑，一起身向門邊走去，隔着門縫先張了一眼，然後拉開房門，快步走出去。

老高被抓去了

李鐵血也似乎有些緊張，眼睛直望在門板上。白金龍也偷着向窗外望了一下，只見院子裏來了一個老頭子，正手指足劃，不知跟鮑亞新在說些什麼，然而神色之間，顯得事不尋常。

鮑亞新聽了幾句話之後，立即快步奔回來，隔着門板拍了幾下，說道：「鐵血哥，縣衙門中有人找我，我去看一看，倘使情況有變，我會叫劉大叔來通知，你們趕快從後門走。」說完話，更不停留，帶着老頭子，又匆匆向前面走。

小室內的空氣更緊張了，李鐵血緊咬着嘴唇，眉頭緊鎖。白金龍想安慰他幾句，然而不知道他們內邊情形，想安慰也無從安慰起。

一會兒之後，鮑亞新趕回來了，白金龍爲他開了門，李鐵血也趕緊迎上去，急聲問道：「有什麼事麼？」

鮑亞新揮了一揮手道：「不得了，老高吃姓鄭的那厮抓去了。」

李鐵血與白金龍同時「呀」了一聲，接口問道：「他還走了不久，怎麼就抓去了？」

鮑亞新道：「是老高請他的同事來送信的，諒來不會有錯。說是他剛回到縣衙門，一隊火槍手乘馬蜂湧而來，其中有一個點了一點老高，立即鎖上鐵鍊手拷，押解而去，連縣大老爺都做不了主。」

李鐵血拳頭一擊桌面，憤然叫了一聲。

白金龍忙道：「現在不是氣的時候，我們得趕快設法打救高兄才是。」

鮑亞新也道：「老高的事，諒必與行刺的事有關，既然抓住老高，此處恐怕也不安全呢，鐵血哥，你還是乘早離開此地爲妙。」

李鐵血默然沉思了半晌，方道：「恐怕滿狗未必知道此處，要不然早就圍上了，還能等到現在。至于老高的性格我清楚，頭可斷，血可流，縱然受盡苦刑，也不會吐露秘密，所以我用不到走。現在……」他又望着鮑亞新道：「那送信來的人，你以前見過麼？」

鮑亞新點頭道：「見過的，他叫錢三省，是老高最知己的朋友，我也跟他們一塊兒喝過酒，他見到老高有難，所以立即趕來通知我。」

白金龍問道：「他知道高兄被押的所在麼？」

鮑亞新道：「現在還不清楚，不過我已經給他二十塊錢，托他去打聽，要用錢的地方就化上幾個，但求別給老高吃苦頭，一方面我又派劉大叔出面，打聽到地方要劉大叔去見見老高，看有什麼言語帶回來。」

李鐵血默然點了一點頭，表示贊成。

白金龍微微一笑，接口道：「鮑老弟，打聽到老高的消息，馬上告訴我，盡我平生所學，我也要將老高救出來。」

李鐵血呆呆望着白金龍，似乎有許多話，一時却不好意思出口。

白金龍昂然道：「李兄，你用不到婆婆媽媽，也用不到向我說好話，驅逐滿奴，人人有責，我相信要打救老高冒險，除了我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

李鐵血恭恭敬敬施了一個長揖，方豎起大拇指道：「吾兄仗義相助，小弟欽佩萬分。」

白金龍呵呵大笑，也不還禮，自有一種氣勢，令人肅然起敬。

熱血兒男

就在當天晚間，高志强的消息傳來了，寄押道台衙門內，由巡防營的火槍手看管，任何人不得接見， 那劉大叔化了多少錢， 也沒有用處。

那錢三省也來過了，說是巡防營統領鄭欽國親自下的命令，將高志強打進死囚牢，目前還沒有吃過苦頭，只是晚間鄭統領要親自審訊。至于那端制台，確實沒有受傷，只是駭成驚弓之鳥，再不敢在上海逗留，連秋操也沒有看，下午已搭專車回南京。

這一連串的消息傳來，李鐵血又是擔心，又是氣憤，巡防營沒跟端制台走，當然是爲了炸彈

案，要搜索新黨中人，看來高志強今晚要動大刑。

白金龍已準備了一頂紅纓帽，一襲皂色袍掛，裝成差役模樣，由錢省三帶領，混進道台衙門。

這時已近午夜，道台衙門內却仍一片燈火通明，尤其是東偏院內，是鄭欽國臨時駐扎所在，更亮如白晝，周圍都由火炮手把守，口令聲不絕，沒有通行證件，任何人休想入內。

錢三省向東偏指了一指，悄悄溜走了，白金龍打量前面形勢，也不敢貿然向東偏院闖，只是繞着圍牆向黑暗處走，找機會進去。

那後圍牆外是一連種着幾十棵大樹槐，警戒情形果然比前面鬆懈得多，牆脚邊雖然有燈火，樹叢內却黑鴉鴉的一片，正是隱身所在。于是，白金龍向樹叢內一隱，立即一個「白鶴沖天」竄上樹頂，接着又施出輕身絕技，從樹頂向圍牆接近。

後圍牆有一道木門，門邊守着兩名火炮手，在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雙手托着步槍不住來回巡視。

白金龍也沒有去驚動他們，只是藏身樹頂，竄空隙躍進圍牆去。然而最接近圍牆的槐樹，距離也有一丈多遠，縱躍之際，難免不暴露身形，以致誤事，所以他又祇好藏身樹頂，耐心等待。

就在此時，牆內來响起了幾凄厲的哀號聲，間中又有桀桀的狂笑聲聲，然後又歸之于平靜。

白金龍聽得是高志強在受刑，不由心焦如焚，正欲不顧一切，拼着性命闖一闖，却又見牆內燈光一閃，一小隊火炮手在一名官兒率領之下，向牆外巡視而來。

守在門外的兩名火炮手少不得要向那官兒行禮，回話，眼睛再不瞧四周，白金龍一見機不可失，更不遲疑，脚尖一使力，雙臂猛地一抖，一個「大鵬展翅」，斜刺裏向牆頂落去。牆對面正好是一列三開間的平房，他一落即起，有如海鷗掠波一般，悄沒聲兒的落在瓦面上，稍稍一伏，留意周圍動靜，才緊貼着瓦面，手足並用，向屋脊上爬。

他的腦袋剛露出屋脊，眼前又是一亮，只見前面二三十步遠處，是一所寬敞的大廳，廳中設着公案，那坐着的官兒背向白金龍，看不清面目，諒來就是外號鄭剝皮的巡防營統領鄭欽國了。

公案前又倒着一個人，似乎已受刑不起，昏厥過去，幾名施刑的差人，正用冷水向那犯人臉上潑。

幾個人圍在一起，白金龍還看不清楚犯人面目，直至那幾名差人向旁邊一退，這時才看清楚了，不是那高志強還是誰。

站堂的差役齊聲叱喝，那高志強才悠然醒了轉來，抬頭向上望了一眼，忍着痛苦，昂然直起腰，坐在地上。

公案座上的鄭國欽笑了一聲，問道：「高志強，這二十板打得冤枉麼？」

高志強竟呵呵大笑，朗聲聲：「不冤枉，不冤枉，反正你官大壓死人，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鄭欽國勃然大怒，驚堂木一拍，兩邊的差役也跟着叱喝了一聲，才聽得鄭國欽問道：「高志強，憑你這幾句話，就是亂黨，該問你一個死罪。」

高志強又一昂頭道：「鄭大人，你要指我是亂黨，我有什麼話說，但求大人指出證據，小人死而無怨。」

鄭欽國嘿嘿冷笑，搖幌着腦袋道：「好一張利口，難道本統領就被你難住了麼？我來問你，你在餘慶里口，跟你談話的是什麼人？」

屋脊上的白金龍聽得清楚，不覺悚然一驚，心想：「果然是白天的事吃人看到了。」

高志強也冷冷一笑，答道：「我說的話，大人旣不相信，那末隨大人說好了。」

鄭欽國又怒喝了一聲道：「好哇！你不招認，我代你說了吧！那餘慶里口跟你說話的人，一個是投擲炸彈，謀刺制台大人的兇犯，另一個是協助兇犯逃脫的亂黨，你敢說不麼？」

高志強不慌不忙道：「請大人將那兩名亂黨提來，小的甘願與他對質。」

鄭欽國那能找出人來跟他對質，不覺又拍响起驚堂木，暴跳如雷。

原來在餘慶里口，高志強帶着李鐵血與白金龍脫身，確實是讓後面追來的火炮手看到了，然而彼時人喊馬嘶，亂成一團，塞住了弄口，自顧不暇，等到爬起身來，高志強領着人早走的無影無踪了，上那裏追，只好等着高志強回來，用刑逼供。

誰料到高志強也是硬漢子，受了二十大板，還是矢口不認，連在屋脊偷窺的白金龍也暗暗一豎拇指，稱道：高志強不愧是熱血男兒。

鷹犬做替身

那鄭欽國當然更有氣了，又拍响驚堂木道：「高志强，你用不到狡賴，不說實話，自有你受用的。」他稍稍一歇，又大喝道：「抬火盆上來。」

那屋脊偷窺的白金龍，心中正在奇怪，審案子幹麼又要用到火盆，何况又在大熱天裏，不嫌烤的慌麼？他思索未完，已見幾名差役已抬着一隻熱氣逼人的火盆上堂來，盆內的木炭早燒得遍體通紅。

鄭欽國冷笑了一聲道：「高志强，你到底招不招？」

高志强昂然一搖頭道：「你要我招什麼？」

鄭國欽怒道：「好硬的口，俗語說得好，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悔巳遲。本統領要你知道厲害。」然後驚堂木一拍，大喝道：「將這廝吊起來。」

兩旁的差役大喊了一聲「嗄」，然後四個人走上前去，剝去了高志强的上衣，露出前胸後背，橫起雙臂，綁在一條直樁上，接着另一名壯漢子大步走向火盆前，右手向盆中一伸，巳舉起一塊燒得火紅透明的烙鐵來，向上比了一比，又翻身走至高志强身前。

那鄭欽國又獰笑了一聲道：「高志强，你到底招也不招。」

高志强瞪大了眼珠子，望着那塊燒得通紅烙鐵，毅然搖頭道：「就算宰了我，也沒有什麼好招的。」

鄭欽國驚堂木一拍，叫了一聲用刑。

那壯漢子烙鐵向前一遞，猛向高志强的胸上燙去，只見一陣青氣冒處，高志的額頭豆般大的汗向下直淌，呻吟了幾聲，雙眼一閉，昏厥過去。

屋脊上白金龍看的清楚，心中又急又怒，雙手抓起拳頭，不知道如何是好，忽然間他的手指觸着了瓦片，登時想到了好主意。

那大堂上有四盞大油燈，吊在橫樑上，白金龍就揭起四張瓦片，施出打暗器的手法，一個「滿天花雨」，四張瓦分向四盞油燈飛去。

那油燈是用鐵鍊懸吊的，瓦片怎能割斷鐵鍊白金龍也乖巧，早想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四塊瓦片不飛向鐵鍊，逕向油燈下的鐵鉢擲去，只聽得「噹」地接連响了四下，那四隻鐵鉢翻了一個轉身，登時四隻火頭齊熄，連鐵鉢裏的燈油也都潑了一地。

鄭欽國大叫道：「來人哪！捉拿刺客。」

白金龍一招得手，更不饒人，乘着廳內一亂，一個「燕子穿簾」從屋脊上倒竄下來，半空身形一側，斜刺裏向廳上落去。

那鄭欽國依然大呼小叫，吩咐手下拿刺客，然而白金龍巳掩到他身後，他還是未曾發覺。

廳內雖有十幾名差役，可是燈火驟然一黑，眼前已一片胡塗，而且誰也料不到，刺客會恁地大胆。

白金龍一搶近鄭欽國身後，早巳怒不可遏，大喝了一聲，雙手向前一探，巳將鄭欽國橫地舉上半空。

鄭欽國一向自命胆大過人，這時也駭得狂叫道：「快拿刺客，快拿刺客。」

白金龍怒聲道：「狗奴才，你會想出這一條酷刑，今天也讓你自己嚐嚐滋味。」語聲落處，雙臂一用勁，只見鄭欽國有如一條竹竿似的，直的飛起，半空中轉了一個身，頭下脚上，猛向燒得通紅的火盆揷下，只聽得一聲淒厲的哀號聲過處，鼻子中更嗅到一股燒焦的味道，鄭欽國的頭髮，衣衫，早巳生出火焰。

廳上差役這才看清楚了，一窩蜂地趕上去救人。白金龍也乘機一溜身，搶至高志强身旁，雙手沿着木樁，上下一抹，解開繩索，將高志抗在肩上。

四周守衞的火炮手都趕來了，提着燈籠火把，四下搜尋，然而白金龍早抗着高志强竄上屋頂，沿着原路，退出東偏院外。

道台衙門外停着一輛馬車，一名紅纓帽的差役抗着一名也帶着紅纓帽昏迷不醒的的差役從衙內出來，說是拿捉刺客，身受重傷，要趕去找醫生，守門的兵丁不疑有詐。目送着他上了馬車。

那趕馬車的正是鮑亞新，舉起長鞭，呼地一响，趕得拉車的馬兒發力飛奔。

車廂內更响起了李鐵血的聲音道：「白兄，老高還不妨事麼？」

「不妨事，不妨事。」白金龍大笑道：「那姓鄭奴才自食其果，眼看着沒命了。」接着將事情經過，大概說了一遍。

李鐵血也止不止大笑道：「好，好，這一次雖然沒有刺死端賊，也叫他的鷹犬做替身，等于送了他的半條命。」

那馬車越奔越快，終于在黑暗中消失了影子。

——本段完全文未完——

衆叛親離悔已遲

高大的廳房裏，面對面坐着一個年逾五十的老者和一個身着黃袍的中年漢子。那是青城山主李如晦與葉清芝。這時一個青衫少年又自外面領來了楚一清和吳尊武。

他們進來後，青城山主立刻招呼他們坐下，揮手將旁邊侍立的人都趕走了，然後才嘆了一聲道：「眞沒想到事情會演變到這種程度！那小子居然能接下我神劍三式中的前兩招！若不是他自動要求罷手，我眞不敢想像以後會是怎麼一個樣子！」

楚一清本來想問問獨孤雲的身世底細，聽青城山主如此一說，不禁詫然道：「山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青城山主嘆了一聲道：「今天的情形各位看得很清楚，我手下的六姓家臣在鄭三白的策動下，都存了不臣之心，所以還肯對我低頭，完全是畏懼着神劍三式之故，要是讓他們見到神劍的全部精奧之處，立刻就會構思應付之法……」

吳尊武不禁問道：「這些人的桀傲之態，好像不是一天養成的，難道山主以前就沒有注意到嗎？」

青城山主搖搖頭道：「我早就發現了，可是鄭三白的手段很厲害，籠絡人心的方法尤其高明，山中署有地位的人，差不多完全是他的心腹……」吳尊武不以爲然地道：「山主也可以培養一部人作爲死士與他們對抗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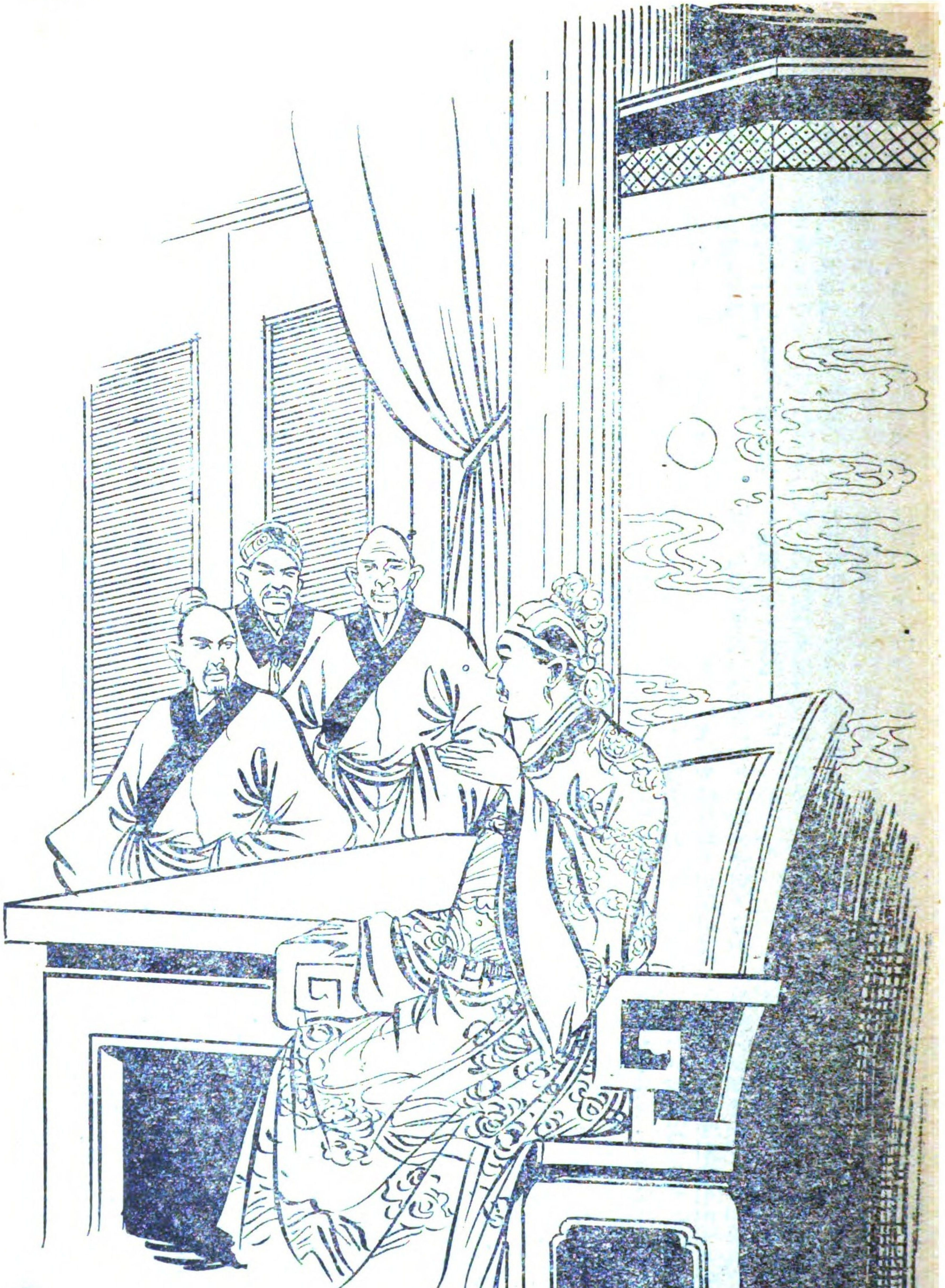
青城主嘆道：「我何嘗沒想到這一點，可是人才難求，好一點的人都被他搜羅去了，剩下一些庸才不堪造就，我也懶得去費心血，說也慚愧，偌大一片青城山堡中，就只有我們夫婦小女三人可以推心置腹，另外就是小女的幾個貼身侍女與一個古大剛還算忠心耿耿，以這點微薄的人力去與他們抗衡，實在太弱了……」

吳尊武也是一嘆道：「山主身爲一山之尊，何至於如此：：」青城山主搖搖頭道：「正因爲我是山主，爲了維持身分的尊嚴，無法與底下人過分接近，才給鄭三白可乘之機，我爲了維護山堡的秩序，不得不執法森嚴，而且

中篇武俠小說

丹心一劍

琴心・文羽君・圖



青城山主暢談青山組織情靑。

鄭三白都利用他總監的職務，儘量示恩於人，人心自然而然地向着他了！對於鄭三白的野心我不是不淸楚，可就是拿他沒辦法，本來我一心培植獨孤雲，想利用他來抑制鄭三白，這小子的根骨氣質都是上乘之選，可是他竟辜負了我的一片心意……」

楚一淸這時抓到機會，連忙問道：「山主，獨孤雲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靑城山主黯然地道：「他是個崑崙奴！否則我便不會失去他了！」

「什麼是崑崙奴？」

靑城山主望了楚一淸一眼，似乎覺得他這一問太少見多怪了！葉淸芝却輕輕地一嘆道：「崑崙奴在現世已經絕跡，恐怕除了是宦巨豪之家，還能找到一兩個，一般的社會上對這個名詞也很陌生了！」

楚一淸立刻道：「正是，葉兄飽讀詩書，一定知道得很淸楚，說出來讓我們長長見識！」

葉淸芝道：「兄弟也是在書上讀到前人的記載，略知一二，只怕語焉不詳……」說完他整頓一下思緒，才繼續道：「大唐盛世，威挾海外，更因爲船舶之建造技術進步，與胡人通市，崑崙奴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輸入中華……」

楚一淸莫名其妙地道：「難道這是一種商品？」

葉淸芝笑笑道：「楚兄說得不錯，的確是一種商品，不過這商品却是活生生的人！」

楚一淸一瞪眼睛道：「人！」靑城山主點點頭道：「自然是人，要不然又怎會牽扯上獨孤雲！」

楚一淸好像是明白了一點，直着眼發怔！葉淸芝繼續道：「那是一種奇異的人種，其膚如漆，其齒如貝，目若亮星，身具異禀，蹤跳如猿，可就是智力特低，因此才會被其他人擄之爲奴，唐時的崑崙奴多半是用來作爲筵席上的舞優，就因爲他們身輕如燕，舞姿別具風味，那時一個崑崙奴的身價很高，只有貴官巨室才養得起，崑崙奴中還出過一位大劍俠，唐人小說中就有崑崙記……」

楚一淸呆了半晌才道：「那獨孤雲也是一個崑崙奴了？他的長相似乎與我們並無兩樣……」

靑城山主道：「葉大俠把崑崙奴的來歷講得很淸楚了，我也不必饒舌，獨孤雲的遠祖是一個崑崙奴，先曾祖從一個西域胡商那兒買來之後，十分寵愛，給他一個姓曰獨孤，這個姓氏源於胡族，同時又把一個侍婢賜之爲妻，生下的子女就一直留在寒家作爲家奴，幾代來，血統漸漸同化，獨孤雲的父親也是娶了一個漢婢，生下獨孤雲後，他的父母都死了，獨孤雲從小就跟着拙荊長大的，我見他根骨是塊練武的好材料，對他的栽培不遺餘力，甚至於視之若子，誰知他到了二十二歲那一年，竟然……」

說到這兒，他忽而止口不言，可是其他三個人六隻眼睛都盯着他，好像十分關切這件事！靑城山主變得十分生氣地道：「他竟向我提出一個混帳的要求！」楚一淸立刻道：「他可是要求與郡主結婚？」

靑城山主怔然道：「楚大俠怎麼知道的？」

楚一淸嘆了一口氣道：「獨孤雲在敝莊上曾經透露過他鍾情於一個女孩子，只限於身分無法結合……我們來到寶山之後，見到郡主仙姿玉容，自然不難猜到！」

靑城山主怒道：「這小子眞是忘恩負義，我是愛惜他的人才，才對他那樣優容，他竟敢存有那種混帳的思想，我只有一個女兒，珍若掌珠，連鄭三白都不配作偶！他是什麼東西……」

葉淸芝輕輕一嘆道：「山主請恕在下說句放肆的話，郡主一定對他的印象還不錯，否則他那個人相當自重，絕不會冒昧對山主提出那種不情之請！」

靑城山主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葉淸芝又嘆息着道：「山主無須爲這事感到難堪，女兒大了，我們這些做父親的就管不了了，小女與楚兄令嫒對獨孤雲的情形，山主是看見的……」

靑城山主臉色略微好了一點，搖搖頭嘆道：「小女自幼與他一起成長，對他不避形跡，間或有之，可是我一直以爲他自己也該知道一點分寸！」大家都不開口了，因爲底下的話很難繼續！

最後還是吳尊武道：「後來獨孤雲離山又是怎麼一會事呢？」

靑城山主想想才道：「獨孤雲對我提出那個混帳要求後，被我大罵了一場，而且還將他驅逐到前山去做苦工，誰知……」

葉淸芝道：「他又偷偷回來去探望郡主？」

靑城山主臉色又變了一變，最後才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來眞丟臉到了極點，是我那不爭氣的女

兒自動去看他！」

葉清芝與楚一清都有了同病相憐之感，因此反而陪着他作了一聲長嘆！青城山主又道：「那時鄭三白對小女也頗有意，自然看不下這個情形，乃找了他一個錯處，要處以極刑！結果卻爲拙荊所反對！」

葉清芝忽而問道：「山主之意又如何呢？」青城山主嘆了一口氣道：「鄭三白想除去獨孤雲的目的並不僅爲嫉妒，他也明白我儘力造就獨孤雲的用意是爲了對付他，所以我不能由着他趁心如意，可是鄭三白又抓住他犯錯的實據，我也無法包庇他，唯一的辦法是闖過五老聯手劍陣，脫離山籍……」

楚一清連忙問道：「他可曾闖過去？」青城山主搖搖頭道：「以他當時的能爲，根本無法闖過去！」

葉清芝微笑道：「所以山主暗中助了他一臂之力！」青城山主望了他一眼道：「葉大俠怎麼知道的？」

葉清芝嘆了一聲道：「山主請恕我直言，據我的觀察，山主對獨孤雲的喜愛程度，並不下於別人……」

青城山主也嘆道：「葉大俠見事如燭，我也不必否認了，獨孤雲是我一手造就的，雖然我恨他，實在也捨不得毀了他！只想將他驅逐離山，使他與小女不再見面……所以我指定了闖陣必需在暗室中進行，那暗室有兩道門，一出一入，由五老擔守其中，室中完全不透光，我利用地形，替他擋過了一招，使他安全地通過了……」

葉清芝又問道：「那五人都沒有發現嗎？」

青城山主道：「他們只知道暗中有人相助，卻提不出證據，自是無話可說，但是鄭三白恐怕已經知道是我了……我那天遺失了一塊劍穗上的玉節，落在鄭三白手中，只不知他爲何隱而不宜！」

葉清芝笑笑道：「鄭三白早生異志，一直深藏不現，固然是畏懼山主的神劍三式，但是他顧忌失去郡主的好感，恐怕也有相當成分！」

青城山主怒道：「那是他在做夢！」葉清芝道：「他留住那劍飾秘而不宜，就是爲着要挾山主之用！」

青城山主哼了一聲道：「今天聽他的口氣我也明白了，這一點還是嚇不到我，我寧可放棄這一片基業，也不會受他的要脅！」

葉清芝想想道：「目前他受了傷，一時還不會有什麼舉動，但是他總有一天會野心畢露的！」青城山主冷笑一聲道：「我想到了，所以才留下各位，尙有借重之處！」

葉清芝微異道：「山主有什麼需要我們效勞之處？」青城山主擺擺手道：「這事以後再談，我們還須好好商量一下……」

楚一清卻因爲獨孤雲之事尙未聽完，忙又問道：「獨孤雲又訂下兩年之約是爲了什麼？」青城山主一笑道：「這倒是他有志氣的地方，他受了我的幫助才闖過五老劍陣，口中不能胡言，心中卻不服氣，故而在臨去之際，留言兩年之後，必定再回來，重闖五老劍陣，而且還要鬥一鬥鄭三白的七煞劍！他居然都做到了，這兩年他在外面歷鍊，當眞還學到了一點東西……唉！他爲什麼會是崑崙奴呢？否則我就不會再受鄭三白的氣了！」說到後來，他居然有些傷感之意……

楚一清與葉清芝對望一眼，心中萌起同樣的感慨。只有吳尊武忽地眉頭一動道：「山主若是眞愛惜他，何必還去計較這些呢，獨孤雲幾乎沒有崑崙奴的血統了，他的確皮膚雖然黑一點，可是中原人還有比他更黑的……」

青城山主卻愼重地搖搖頭道：「不行！賤奴終究是賤奴，我只有一個女兒，青城山的基業要靠她傳下去，將來她的孩子也要繼承這個位子……」

吳尊武道：「血統之遺傳，累世而淡，也許到了他們的下一代，根本與常人無異……」青城山主一嘆道：「吳大俠可能還不知道，崑崙奴的後人中儘有潔白如玉者，卻無法根除他骨頭上的色素……」

楚一清詫然道：「崑崙奴的骨頭是黑的？」

葉清芝點頭嘆道：「不錯！這是崑崙奴的特徵，而且是永世不變的，記得我還看過一段文字說，有一個崑崙奴，娶漢女爲婦，生子白皙似母，人疑其婦不貞，崑崙奴乃拔刀殺了那個孩子，見骨頭盡烏，乃悔恨無已……」

青城山主憤然道：「假如有一天青城山主落到一個黑骨的雜種身上，叫我如何向泉下的祖先交代！」

這一下大家都默然了，每個人都靜靜地想自己的心事！

突然有一個青衣的侍者，忽忽地奔了進來叫

道：「啓稟山主！不好了，那主帶了兩個丫頭，衝過望月峯的警衛線出山去了！」青城山主臉色一陣急變，連忙叫道：「什麽！她出去幹什麽？」

青衣侍者囁嚅半晌，才遞過一張紙箋道：「這是那主留下來的……」

青城山主一把搶了過來，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寥寥地題了幾句短詩：

「心隨離人遠！身似浮萍寄，信誓猶在耳，奈何輕相棄，堂上負親恩，寸紙言兒意！此去窮天涯，白頭永不離……」

青城山主的手瑟瑟地抖着，嘴唇連連張翕，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半天之後，他才伸手將紙條撕得粉碎，厲聲叫道：「傳令下去，即刻起動全山各部執事人員，全體追出去，天涯海角，也要把這小賤人給抓回來！」

那青衣侍者頓了一頓，才又囁嚅地道：「啓稟山主，鄭總監早已帶了各部人員與池夏黃劉等四老追了出去！……」青城山主厲目一瞪，飛也似地向門外搶去……

楚一清等三人也立刻追到了門外，但見青城山主逕直對着一條白石舖的路走去，路通向一列磚造的平房，於是他們也跟在後面走着。

青城山主走到平房之前，選了一所比較高大的推門入內，但是裏面陳設得頗爲精緻富麗，可就是空空的不見人影！他沉着臉退出來，依次又走向第二間推開進去，却見一個年紀較大的婦人正在收拾包裹，見了青城山主，立刻慌張地要將手中的東西藏起來。

青城山主却沉着臉道：「池太太，不要藏了，妳可是打算離開？」那婦人顫巍巍地跪了下來，一面叩首一面哀聲道：「山主饒命……」青城山主怒聲道：「饒命？我並沒有說要殺妳……」

那婦人叩首乞求道：「剛才如雁忽忽歸來說山主對他們已起殺機，他不得不先走一步，叫臣婦等收拾一下，趕到外面相見，臣婦並非有意背叛山主，但婦人嫁夫從夫……」

青城山主將手一揮，沉聲道：「妳不必再說下去了，其餘幾家呢？」那婦人道：「她們都是一樣……」

青城山主臉色一變，但還是忍了下來問道：「妳知道在那兒可以找到如雁？」婦人搖搖頭道：「不知道！但是鄭總監會派人招呼我們的……」

青城山主一言不發，回頭退出門外，看見楚一清等人剛好趕上在門口等着，遂頹然一聲長嘆道：「完了！青城山堡的基業到我這一代結束了……」

楚一清正待動問，青城山主道：「那婦人是池如雁的妻子，鄭三白領着池如雁他們假借追趕小女的名義先走了，各家的眷屬也準備離去，這下子眞是衆叛親離了……」

葉清芝默然片刻才道：「其實他們叛意早萌，遲早會有此一變的……」青城山主嘆了一聲道：「我待他們不薄，他們爲什麽要這樣對我呢？」葉清芝望了他一眼，忽然道：「山主！在下直言一句，你機心太深！這個局面絕對無法維持下去的！」

青城山主目泛異光道：「我機心太深？」葉清芝點點頭，然後才道：「鄭三白等人如果不走，山主大概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青城山主變色不語，葉清芝却不管他的表情，繼續說下去道：「山主與鄭三白之間，早已如水火不能相容，只是大家都有所顧忌，才互相容忍而不發作，今天鄭三白受了傷，五老中的嚴耐梅又被殺死了，山主認爲這正是消除他們的機會，山主剛才說有事要我們幫助，恐怕也是指此而言，鄭三白不是傻瓜，他當然只有逃走一途：……」

青城山主長嘆一聲道：「說來說去都只怪我太放任鄭三白了，我應該早一點下手除掉他的！」

葉清芝微微一笑道：「山主以前難道沒有動過此念嗎？」青城山主又是一怔道：「葉大俠這是什麽意思？」

葉清芝笑笑道：「在下按照情理推測，山主欲除鄭三白之心已經很久了，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而已，鄭三白也很明白，所以他籠絡人心，使山主不敢輕動，雙方維持着一個均勢，才暫時維持一個平安無事的局勢，今日一死一傷，均勢被打破了，鄭三白自然不會傻得等候山主去對付他：……」

青城山主長嘆一聲道：「葉大俠見事如燭，青城山早有大俠這樣一個人才來運籌帷幄，就不會讓鄭三白一個人把持了……」

葉清芝笑道：「在下所見，山主也不是不清

楚，只是山主不顧意把事情做好而已！」青城山主神色一變，葉清芝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山主若體會得這個道理，天下垂手可得，豈僅是一個青城山而已！」

青城山主想了一下，搖搖頭道：「現在說這些太晚了！」

葉清芝正容道：「不！亡羊補牢，世界上從無太晚的事！」青城山主立刻道：「大俠是說還有辦法可以將他們追回來？」

葉清芝點點頭，青城山主連忙道：「什麼方法，是不是將他們的眷屬扣住作爲人質？」

葉清芝馬上反對道：「不！君子感人以德，這樣做只有更糟，池如雁等人棄家而不顧，足證他們去意甚堅，扣押眷屬只有激起他們的仇念！」

「那要怎麼辦呢？」

「很簡單！放她們出去，任何一個想去的人，都聽由他們自由行動！」

青城山主搖頭道：「這麼一來山城就空了！」葉清芝莊容道：「去諸舊人，改換新人，以山主的文才劍藝，自不難號召一批新人入山，山主待人以德，自然可以新創一個局面！而且鄭三白那人行事陰險，這些人跟着他絕不會長久，一旦人們認眞他的眞面目後，感念舊德，再度回來，將成爲山主的不二家臣！」

青城山主沉思片刻，結果還是搖搖頭道：「不行！還是太晚了！」葉清芝道：「在下奉勸山主的，乃是萬世之基，收勸也許遲一點，却絕不會太晚！」

青城山主嘆道：「我不是說大俠的意見不好，而是其中另有隱情，這段隱情除了我與拙荊之外，只有獨孤雲知道一點，青城山的劍技絕不許見諸於世，否則就會引來絕大的後患，所以獨孤雲離山時，我一再告誡他不得炫示本山劍法…………」

葉清芝詫然道：「這段隱情我們可以知道嗎？」青城山主想了一下道：「事情發展到這種程度，我說出來也沒有關係了，而且此事或許與各位都有一點關係……」

葉清芝等人俱都一怔，青城山主又道：「我說的有關，僅是指葉楚二位大俠，吳大俠不習劍道，將絕不會發生關連，因此我希望…………」

吳尊武何等聰明，立刻道：「山主可是要在下廻避一下？」青城山主歉然地道：「對不起得很，我受了先人遺言約束，不得不見外吳大俠！」

吳尊武馬上走開了！葉清芝與楚一清二人則莫名其妙，青城山主等吳尊武走遠了，才低聲道：「二位對於家傳劍法的來歷當眞一無所知麼？」

楚一清立刻道：「在下已經告訴過山主了！」青城山主道：「這事非常重要，我不得不問問清楚，神州五劍中，另外三位對本身的淵源也不知道麼？」

楚一清道：「泰山論劍之後，我們五個人曾經小聚了一下，大家偶而談到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

青城山主沉思片刻，才輕輕一嘆道：「這就是了，可知那個人並未放鬆對我們的注意！」楚一清仍是莫名其妙地問道：「山主說的是誰？」青城山主一嘆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可是我敢擔保，你們神州五劍的劍法，都出自那人所傳！」

楚一清與葉清芝都爲之一驚。青城山主明白他們吃驚的原因，立刻接下去道：「這話說來是很長了，當初先祖由邊陲遷來青城山，也是爲了那個人的關係！」

楚一清忍不住道：「山主究竟說的是什麼？」

青城山主思索了片刻才說出了一段故事：

原來李家在西陲邊境是一大豪門，劍法超羣，富堪敵國，儼然一方之雄，於是門下的家人子弟少不免有仗勢凌人的地方，而且也開罪了許多武林人士。可是李家的劍法別具一格，上門尋事的人都喪生劍下，氣燄越來越囂張，甚至於有東侵中原之意，因而引起了一個隱名異人的不滿！

那異人的劍術尤其高明，掩淹地擊殺了李氏門下幾個不法之徒，最後上門聲討，與青城山主的祖上交手比劍！那異人的劍法神奇奧妙，把李家掌門最高劍手也擊敗了，同時勒令李氏一族從地爲良，並指令隱跡青城山，永遠不許出世炫技！

由於技不如人，李氏只得乖乖聽命，世居青城山，與外界斷絕來往。傳到李如暉父親一代，精研劍術，自信可以與那人一較短長了，發奮治一

個家臣，也就是鄭三白的父親鄭重爲，離山外出，剛開始想創一些事業，誰知那異人的傳人又出頭阻擋了，交手之下，鄭重爲重創，李如晦的父親再度失敗，挹挹回山。

那異人本身不求揚名，也不準李家的劍術見諸於世，他在擊敗李如晦的父親時，又設下了嚴厲的警告，只要李氏一族的劍法再在武林中出現，他一定毫不容情地找上青城山來，盡滅李氏一族！

李如晦的父親回山之後，心灰意懶，過不幾年也死了，將山主之位傳給李如晦，同時也告訴了他這件事，要他千萬約束，別自找滅族之禍，因爲那個人劍術通神，李氏萬難與之相敵！

所以夫婦上次出山屠蛟，却敢不與吳尊武多作搭訕，就是怕惹出意外的麻煩！而青城山的人也從來不與外界通消息……

楚一清聽完之後，仍是不解地道：「那異人與我們神州五劍有什麼關係呢？山主又怎麼知道我們的劍法是出自那人所傳的呢？」青城山主一嘆道：「敝族的劍法舉世難遇其四，却偏偏受制於那個人，而獨孤雲自得神州五劍的劍法後，居然能擋過鄭三白的七煞劍與我神劍二式的前兩招，足證係出自那人所投，只是他把一套完整的劍法折開了！」

楚一清立刻又問道：「他爲什麼要那樣做呢？」

青城山主道：「那是他對家父說的，他不能一天到晚都守着青城山監視我們，所以他已把自己的劍法分散到幾個地方，每一個地方各含有他的一兩式精招，這些招式只有青城山的劍法可以被解，所以他只要得知其中一處被人擊敗，便是青城山違背了他的誓言！現在鄭三白等人離山外出，一定不會自甘寂寞，只要他們有所表現，個異人……」

楚一清道：「這麼多年，那個人早就死了？」青城山主道：「那個人死了，他的劍法不會絕傳，他一定留下了傳人，所以青城山滅門之禍已迫在眉睫……」

楚一清想了一下道：「我不相信世上會有這麼一個人！」

葉清芝却道：「我相信！第一神州五劍對本身劍術淵源都不太清楚；第二神州五劍崛起之時，都先後差不多；第三是舍弟從泰山論劍回來後，對兄弟論起過，神州五劍雖然各擅勝場，可是除了一兩招特別精奇外，其餘招式變化都近乎一個路數……」

楚一清道：「獨孤雲已盡得五家之長，何以他仍敵不過山主呢？」青城山主道：「據我揣測那人雖然把劍術分成五下傳投，最多只有他所能的一半，他自己還留下另一半最精奇的劍招秘而不宣……」

楚一清怔然道：「這個人也怪，他自己不想成名，却又禁止別人成名，眞不懂他是何居心？」青城山主一嘆道：「這倒怪不得他，世上流傳的劍法甚多，他獨獨不肯放鬆我們李家是有原因的，二位對青城山的劍法已經署有印象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不難明白！」

楚一清道：「我不明白，葉兄明不明白？」

葉清芝想了一下道：「也許是因爲青城山劍法太過於霸道之故……」

青城山主點頭道：「不錯，不管是五老的聯手劍陣也好，鄭三白的七煞劍也好，連我的神劍三式都算在內，出手都太辣，傷人必致於死地，所以那個人不準我們的劍法見諸於世！」

三個人都陷入一陣難堪的沉默中，青城山主想了半天才道：「葉大俠此刻尙有什麼良策教我？」

葉清芝搖搖頭道：「這個兄弟也不知該怎麼應付了，唯一的方法，只有在此地等那個人前來，將實際的情形告訴他，好在鄭三白等又不是山主放出去的！」

青城山主皺着眉道：「那個人會相信嗎？」葉青芝道：「那人若是眞通情理的話，他應該相信的，而且事實俱在，山主儘管請他調查好了，同時兄弟們也可以爲之證實！」

青城山主仰天一嘆道：「也只好這麼辦了！不過我心中可眞不服氣，這種做法等於是向人求恕乞命，李如晦可顯得太沒出息了！」

葉清芝與楚一清都不知該如何說下去，青城山主却一轉神色道：「算了！事到臨頭再說吧！我們看看楚兄的令媛去！」說着招呼遠處的吳尊武，折向另一條路上走了。

要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虛竹依照那女童所傳方法，在松樹上扔下松球，打那地下的烏老大等幾人。幾枚松球打出，竟將來人打得三死一傷，虛竹心中好深過意不去；忙替那受傷的烏老大，包裹傷口。烏老大是破口大罵；虛竹却滿口道歉。那女童却在不平道人的傷口處吸血。

三十年返老還童

那女童吸飽鮮血，慢慢挺直身子，祗見虛竹手忙脚亂的在替烏老大裹傷。烏老大身子動彈不得，却是不住口的咒罵，罵聲之惡毒兇狠，已達極點。虛竹祗是道歉：「不錯，不錯，的確是小僧不好，眞是一萬個對不起。不過你罵我父母，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已也不知生我的父母是誰，所以你罵了也是無用。烏先生，你肚皮上一定很痛，當然脾氣不好，我决不怪你。我隨手一擲，萬萬料想不到這幾枚松球竟是如此霸道厲害。唉！這些松球當眞邪門，想必是另外一種品類，與尋常的松球大大不同。」

烏老大罵道：「你奶奶雄，這松球有什麼與衆不同？你這死後上刀山、下油鍋、進十八層地獄的臭賊禿，你內功高强，打死了我，烏老大藝不如人，死而無怨，却又來說什麼消遣人的風涼話？說什麼這松球霸道邪門？你練成了『北溟眞氣』，也用不着這麼强…强…兇…兇霸道……」說到後來，一口氣接不上來，不住大咳。虛竹奇道：「什麼北…北…」那女童笑道：「今日當眞便宜了小賊禿，姥姥這『北溟眞氣』的神功，本是不傳之秘，可是你心懷至誠，確是甘願爲姥姥捨命，已符合我傳功的規矩，何況危急之中，姥姥有求於你，非要你出手不可。烏老大，你眼力倒眞不錯啊，居然叫得出小和尚這手功夫的名稱。」

烏老大睜大了眼睛，驚奇難言，過了半晌，才道：「你……你是誰？你本來是啞巴，怎麼會說話了？」那女童冷笑道：「憑你也配來問我是誰？」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兩枚藥丸，交給虛竹道：「你給他服下。」虛竹應道：「是！」心想這是傷藥當然最好，就算是毒藥，反正烏老大已然性命難保，早些死了，也免却許多痛苦，當下更不多言，便拿到烏老大口邊。

烏老大鼻中突聞到一股極强烈的辛辣之氣，不禁打了幾個噴嚏，又驚又喜，道：「這…這是九轉…九轉熊蛇丸？」那女童點頭道：「不錯，你果然見聞淵博，算得是三十六洞中的傑出之士。這九轉熊蛇丸專治金創傷痛，還魂續命，靈驗無比。」烏老大道：「你如何要救我性命？」他生怕失了眼前的良機，也不等那女童回答，張開口來，便將兩顆丸吞入了肚中。那女童：「一來謝你相救援手之德，二來日後還有用得着你之處。」烏老大更加不懂了，道：「謝我什麼相救援手之德？姓烏的一心要想取你性命，對你從來沒安過好心。」

那女童冷笑道：「你倒說得光明磊落，也還不失是條好漢………」抬頭看了看天，只見太陽已升到頭頂，便向虛竹道：「小和尚，我要練功夫，你在旁給我護法。若是有人前來打擾，你便運起我授你的『北溟眞氣』，抓起泥沙也好，石塊也好，打將出去便是。」虛竹搖頭道：「倘

女童傳虛竹武功，要他助她對付大對頭。

若再打死人，那怎麼辦？我……我可不幹。」那女童走到坡邊，向下面望了望，道：「這兒沒有人來，你不幹便不幹吧。」當卽盤膝坐下，右手食指指天，左手食指指地，口中嘿的一聲，鼻孔中便噴出兩條淡淡的白氣。

烏老大道：「這……這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虛竹道：「烏先生，你服了藥丸，傷口好些了麼？」烏老大罵道：「臭賊禿，死和尚，我的傷好不好，跟你有什麼相干？要你這妖僧來假惺惺的討好。」他口中是這般罵，但覺到腹上傷處疼痛漸減，又素知九轉熊蛇丸乃是天山飄渺峯靈鷲宮中的治金創靈藥，實有起死回生之功，看來自己這條性命是檢回來了，只是見到這女童居然能練這功夫，心中驚疑萬狀。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他曾聽人說起，乃是靈鷲宮中至高無上的武功，非有數十年的內功作根基，無法修練，這女童雖然出自靈鷲宮，但年紀最大也不過九歲、十歲，如何變得到這上乘境界？難道是自己所知有誤，她練的乃是另外一種功夫？

但見那女童鼻中出來的白氣纏在她腦袋周圍，繚繞不散，漸漸的愈來愈濃，成爲一團白霧，將她的面目都遮沒了，跟着聽得她全身骨節格格作响，猶如爆豆。虛竹和烏老大面面相覷，不明所以。烏老大一知半解，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他也得自傳聞，不知到底如何。只聽那爆豆聲漸輕漸稀，跟着那團白霧也漸漸淡了，只見一道白氣，又被那女童吸入鼻孔之中，待得白氣吸盡，那女童睜開雙眼，緩緩站起。

虛竹和烏老大兩人同時揉了揉眼睛，似乎看出來的東西花了，只覺那女童練了那功夫之後，臉上神情頗有異樣，但到底有何不同，却也說不上來。那女童瞅着烏老大，道：「你果然淵博得很啊，連我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也知道了。」烏老大道：「你……你果是何人？」那女童道：「你胆子確是不小。」却不回答他的問話，向虛竹道：「你左手抱着我，右手抓住烏老大的後腰，運轉我所教你的北溟眞氣，躍到樹上，向山峯頂上奔去，今天可以再爬高三百餘丈。」

虛竹道：「只怕小僧沒這等功力。」當下依言將那女童抱起，右手在烏老大後腰一抓，提起時十分費力，那裏還能躍高上樹？那女童罵道：「幹麼不運眞氣？」虛竹歉然笑道：「是，是！我一時手忙脚亂，竟爾忘了。」一運眞氣，說也奇怪，烏老大的身子登時輕得如一團棉花，那女童更是直如無物，虛竹一縱之間，便上了高樹，跟着又以女童所授之法，一步跨了出去，從這株樹跨到丈許之外的另一株樹上，便似在平地跨步一般。

他這一步本已跨到那樹的樹梢，只是太過輕

易，反而嚇了一跳，一驚之下，眞氣同入了丹田，脚下一重，立時摔了下來，總算沒將那女童和烏老大脫手。他着地之後，立郎重行躍起，生怕那女童責罵，一言不發的向峯上疾奔。初時他眞氣提運不熟，脚下時有窒滯，但到後來，體內眞氣流轉，竟如平常呼吸一般順暢，不須存想，自然而然的周遊全身。他越奔越快，上山幾乎如同下山，有點收足不住的的樣子。那女童道：「你初練北溟眞氣，不能使用太過，若要保住性命，可以收脚了。」虛竹道：「是！」又向上衝了數丈，這才緩住勢頭，躍下樹來。

烏老大又驚又羨，向那女童道：「這……這北溟眞氣，是你今天才教他的，居然已如此厲害。。飄渺峯靈鷲宮的武功，當眞深如大海。你小小一個孩童，已是這麼了不起。」那女童走到一株大樹之下，只見四下裏密密麻麻的都是樹木，冷笑道：「三天之內，你這些狐羣狗黨們未必能找到這裏吧？」烏老大慘然道：「咱們已一敗塗地，這……這小和尙身負北溟眞氣神功，全力護你，火夥兒便算找到你，却也奈何不得。」那女童冷笑一聲，不再言語，倚在樹幹上，便即閉目睡去。

虛竹這一陣奔跑之後，腹中更加餓了，瞧瞧那女童，又瞧瞧烏老大，說道：「我要去找東西吃，只不過你這人存心不良，只怕要加害我的小朋友，我有點放心不下，還是隨身帶了你走爲是。」說着一把抓起他的後腰。那女童睜開眼來，道：「蠢才，我教過你點穴的法子。難道這會兒人家躺着不動，你仍是點不中麼？」虛竹道：「就怕我點得不對，他仍能動彈。」那女童道：「他的生死符在我手中，他焉敢妄動？」

一聽到「生死符」三字，烏老大忍不住「啊」的一聲驚呼，道：「你……你……你」那女童道：「你剛才服了我幾粒藥丸？」烏老大道：「兩粒！」那女童道：「靈鷲宮九轉熊蛇丸神效無比，何必要用兩粒？再說，你這種豬狗不如的畜生，也配服我兩粒靈丹麼？」烏老大額頭汗如豆大，顫聲道：「另……另外一粒是……是……」那女童道：「你天池穴上如何？」烏老大雙手發抖，急速解開衣衫，果見胸口左乳旁「天池穴」上現出一點殷紅如血的朱斑。他大叫一聲「啊喲」，險險暈去，道：「你……你……到底是誰？怎……怎……怎知道我生死符的所在？你是給我服下『斷筋腐骨丸』了？」那女童微微一笑，道：「我還有事差遣於你，不致立時便催動藥性，你也不用如此驚慌。」但烏老大雙目凸出，臉上驚恐之情，實是難以形容。

虛竹自見到烏老大以來，已許多次看到他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但驚懼之甚，却從未有如此這般，隨口道：「斷筋腐骨丸是什麼東西？是一種毒藥麼？」烏老大臉上肌肉牽動，半晌說不出話來，突然之間，指着虛竹罵道：「臭賊禿，瘟和尙，你十八代祖宗男的都是烏龜，女的都是娼妓，你日後絕子絕孫，生下兒子來沒有屁股，生下女兒來三條胳臂四條腿……」越罵越奇，口沫橫飛，直是憤怒已極。

他一直罵了一頓飯時分，實在牽動傷口，太過疼痛，這才住口。虛竹嘆了口氣，道：「我是個和尙，自然絕子絕孫了，又那裏有兒子女兒？」烏老大又罵道：「你這瘟賊禿想太太平平的絕子絕孫麼？却又沒這麼容易。你將來生十八個兒子、十八個女兒，個個服了斷筋腐骨丸，在你面前哀號九十九天，死不成，活不得。最後你自己也服了斷筋腐骨丸，叫你自己也嚐嚐這個滋味。」

虛竹吃了一驚，道：「這斷筋腐骨丸，竟是這般陰毒麼？」烏老大道：「你全身的軟筋先斷了，那時你嘴巴不會張、舌頭也不能動，然後……然後……」他想到自己已服了這天下第一的陰損毒藥，再也說不下去，滿心冰涼，登時便想一頭在松樹上撞死。那女童微笑道：「你只須乖乖的聽話，我不加催動，這藥丸的毒性便十年也不會發作，你又何必怕得如此厲害？小和尙，你點了他的穴道，免得他發起瘋來，撞樹自盡。」虛竹點頭：「不錯！」走到烏老大背後，伸手摸到他背心上的「意舍穴」，仔細探索，確實驗明不錯了，這才一指點出。烏老大悶哼一聲，立時暈倒。原來此時虛竹修練「北溟眞氣」已成，這一指其實不必再認穴而點，不論戳在對方身上什麼部位，都能使對方身受重傷。虛竹一見他暈倒，立時又手忙脚亂，捏他人中，按摩胸口，好半天才將他救醒。烏老大虛弱已極，只是輕輕喘氣，那裏還有罵人的精力？

虛竹見他醒轉，這才出去尋食。樹林中麞鹿、羚羊、山鷄、山兎之類倒着實不少，他肚子雖餓，却那肯殺生？尋了多時，找不到可食的物事，只得躍上松樹，採摘松球，剝了松子出來果腹。松子清香甘美，味道着實不錯，只是一粒粒太

細小，一口吃了七八百粒，仍是不飽。他心地仁善，自己腹飢稍解，剝出來的松子便不再吃，放在衣袋之中，裝了滿滿兩袋，拿去給女童和烏老大吃。

那女童道：「這可生受你了。只是這三個月中，我吃不得葷。你快去解開烏老大的穴道。」當下傳了解穴之法。虛竹道：「是啊，烏老大想必也餓得狠了。」依照那女童所授，解開了烏老大的穴道，抓了一把松子給他，道：「烏先生，你吃些松子。」烏老大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拿起松子便吃，吃一粒，罵一句：「死賊禿！」再吃一粒，又罵一聲：「瘟和尚！」虛竹也不着惱，心想：「我將他傷得死去活來，也難怪他生氣。」那女童道：「吃了松子便睡，不許再作聲了。」烏老大道：「是！」眼光竟是不敢向女童瞧去，迅速吃了松子，倒頭就睡。虛竹坐在女童身邊，連日疲累，不多時便即沉沉睡去。

次晨醒來，但見天氣陰沉，烏雲低垂，似乎要下大雨。那女童道：「烏老大，你去捉一隻梅花鹿或是羚羊甚麼來，限辰時之前捉到。」烏老大道：「是！」掙扎着站起，檢了一根枯枝當拐杖，撐在地下，搖搖晃晃的走去。虛竹本想扶他一把，但想到他是去捕獵殺生，口中連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道：「鹿兒，羊兒，兎子，山雞，一切有生之屬，速速遠避，不要給烏老大捉到了。」那女童扁嘴冷笑，也不理他。豈知他唸經只管唸，烏老大重傷之下，不知出了些甚麼法術，居然辰時未到，便拖着一頭小小的梅花鹿同來。

虛竹見烏老大捉到一頭小梅花鹿，又不住口的唸起佛來。這頭小鹿未足周歲，咩咩而叫，顯是找尋其母。烏老大道：「小和尚，快生火，咱們烤鹿肉吃。」虛竹道：「罪過，罪過！小僧決計不助你行此罪孽之事。」烏老大一翻手，從靴桶裏拔出一柄精光閃亮的匕首，便要殺鹿。那女童道：「且慢動手。」烏老大道：「是！」放下了匕首。虛竹大喜，道：「是啊，是啊！小姑娘，你心地仁慈，將來必有好報。」那女童冷笑一聲，不去理他。

眼見樹枝的影子越來越短，其時天氣陰沉，樹影也是極淡，幾難辨別。那女童道：「是午時了。」抱起那頭小鹿，扳高鹿頭，一張口便咬在小鹿咽喉上。小鹿痛得大叫，不住掙扎，但那女童牢牢咬緊，口內咕咕有聲，不斷的吮吸鹿血。虛竹大驚，叫道：「喂，喂，你……你……這太也殘殘忍。」那女童那加理會，只是用力吸血，小鹿越動越微，終於一陣痙攣，便即死去。

那女童喝飽了一肚鹿血，肚子高高鼓起，這才拋下死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練起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來，鼻中噴出白烟，繚繞在腦袋的四周。便在此時，半空中電光閃爍，一個霹靂響過，黃豆大的雨點便洒將下來。那女童仍是一動不動的練功，白烟愈濃，絕不爲風雨驅散。虛竹和烏老大都在樹下躲雨，過了良久，才見那女童收烟起立。她身上衣衫都已爲雨淋濕，但臉上神采飛揚，精神極是飽雨，說道：「等雨停了，便烤鹿肉吃罷。」

次日烏老大又捉了一頭羚羊來，仍是等那女童喝過生羊血後，練罷功夫，這才烤羊而食。虛竹心下嫌惡，說道：「小姑娘，眼下烏老大聽你號令，盡心服侍於你，再也不敢出手加害。小僧這就別過了。」那女童道：「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急於去尋找衆位師伯，若是尋不着，便須回少林寺覆命請示，不能再耽誤時日了。」那女童冷冷的道：「你不聽我話，要自行離去，是不是？」虛竹道：「小僧已想了個法子，我在僧袍中塞滿枯草樹葉，打個大包袱，負之而逃，故意讓山下衆人瞧見。他們只道包袱中是你，一定向我追來。小僧將他們遠遠引開，你和烏老大便可乘機下山，回到你的飄渺峯去啦。」

那女童道：「這法子倒不不錯，多虧你還替我設想。可是我不要逃走！」虛竹道：「那也好！你在這裏躲着，這大雪山上林深雪厚，他們找你不到，最多是十天八天，也必走了。」那女童道：「再過十天八天，我已回復到十八九歲時的功力，那裏還容他們走路？」虛竹奇道：「什麼？」那女童道：「你仔細瞧瞧，我現在的模樣，和三天前有何不同？」虛竹向她臉上凝神瞧去，見她神色之間似乎大了幾歲年紀，是個十一二歲的女童，不像是八九歲，喃喃的道：「你……你……好像在這三天之中，大了幾歲。只是……只是身子沒長大。」

那女童甚喜，道：「嘿嘿，你眼力不錯，居然瞧得出我大了幾歲。蠢和尚，天山童姥身材永如女童，自然是永不長大的。」虛竹和烏老大聽到「天山童姥」四字，不由都大吃了一驚，齊齊道：「天山童姥？」那女童傲然道：「你們當我

是誰？你姥姥身如女童，難道你們眼睛都瞎的，瞧不出來麼？」

烏老大睜大了眼向她凝視半晌，嘴角不住牽動，想要說話，始終說不出來，過了良久，突然撲倒在雪地之中，嗚咽道：「我…我早該知道了，我眞是天下第一大蠢材。我…我…我只道你是靈鷲宮中一個無足輕重的女孩，那知道…那知道你…你竟便是天山童姥！」那女童向虛竹道：「你以為我是什麼人？」虛竹的臉色極是十分平靜，道：「我以為你是個借屍還魂的老女鬼！」

那女童臉色一沉，說道：「胡說八道！什麼借屍還魂的老女鬼？」虛竹道：「你形如女童，心智聲音，卻是個老年婆婆，你又自稱姥姥，若不是老女人的生魂附在女孩身上，怎能如此？」那女童嘿嘿一笑，道：「小和尚異想天開。」她轉頭向烏老大道：「當日我落在的手中，你沒取我性命，現下好生後悔，是也不是？」烏老大翻身坐起，道：「不錯！我上過三次飄渺峯，聽過你的說話，只是給蒙住了眼睛，沒見到你的形貌。我烏老大當眞是有眼無珠，還當你是個啞巴女童。」

那女童道：「不但你聽過我說話，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妖魔鬼怪之中，聽過我說話的人着實不少。你姥姥若不裝啞巴，豈不是大有露出馬脚的危險？」烏老大連連嘆氣，說道：「天山童姥武功通神，殺人不用第二招，你怎能給我手到擒來，毫不抗拒？」那女童哈哈大笑，道：「我會說多謝你出手救援，那便是了。那一日我正有強仇到來，姥姥身子不適，難以抗禦，恰好你來用布袋負我下峯，讓姥姥躲過了一劫。這不是要多謝你麼？」說到這裏，突然目露兇光，道：「可是你擒住我之後，說我假扮啞巴，以種種無禮手段，對付姥姥，實在是罪大惡極，若非如此，我原可饒了你的性命。」烏老大一躍而起，隨即雙膝跪倒，說道：「姥姥，常言道不知者不罪，烏老大那時倘若得知你便是我一心敬畏的天山童姥，烏某便是胆大包天，也决不敢有半分得罪你啊。」那女童冷笑道：「畏則有之的敬卻未必，你邀集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一衆妖魔，決心叛我，卻又怎說？」烏老大額頭的汗水涔涔而下，不住磕頭，額頭撞在山石之上，只磕得十幾下，額頭上已是鮮血淋漓。

虛竹心想：「這小姑娘原來竟是天山童姥。童姥，童姥，我本來只道她是姓童，那知道『童』字是孩童之童，非姓童之童。此人武功淵深，詭計多端，人人畏之如虎，這幾天來我出力助她，她心中定在笑我不自量力。嘿嘿，虛竹啊虛竹，你眞是個蠢和尚！」眼見烏老大磕頭不已，他一言不發，便即飄然而行。

那女童喝道：「你到那裏去？給我站住！」虛竹回身合什，道：「三日來虛竹做了無數傻事，告辭了！」那女童道：「什麼傻事？」虛竹道：「女施主武功神妙，威震天下，虛竹有眼不識泰山，反來援手救人，女施主當面不加嘲笑，虛竹甚感盛情，只是自己越想越慚愧，當眞是無地自容。」那女童走到虛竹身邊，回頭向烏老大道：「我有話跟小和尚說，你讓開些。」烏老大道：「是，是！」站起身來，一蹺一拐的向東北方走去，隱身一叢松樹之後。

那女童向虛竹道：「小和尚，這三日來你確是救了我性命，並非做什麼傻事。天山童姥生平不向人道謝，但你救我性命，姥姥日後總有補報。」虛竹搖手道：「你這麼高強的武功，何須我相救？你明明是取笑於我。」那女童沉臉道：「我說是你救了我性命，姥姥生平說話，決不喜人反駁。姥姥所練的內功，確是叫做『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這功夫威力奇大，可是卻有一個大大的不利之處，每三十年，我便要返老還童一次。」

虛竹奇道：「返老還童？那…那不是很好麼？」那女童嘆道：「你這小和尚忠厚老實，於我又有救命之恩，說給你聽，也不要緊。我自五歲起練這功夫，三十六歲返老還童，化了三十天時光。六十六歲返老還童，那一次用了六十六天。今年九十六，再次返老還童，便得九十天時光，方能回復功力。」虛竹睜大了眼睛，道：「什麼？你…你今年九十六歲了麼？」那女童道：「我是你師父無崖子的師姊，無崖子若是不死，今年九十三歲，我比他大三歲，難道不是九十六歲？」

虛竹睜大了眼，細看她身形臉色，那裏像九十六歲的老太婆？那女童道：「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原是一門神奇無比的內家功夫。只是我練得太早了一些，五歲時開始修習，三年後這內功的威力便顯了出來，青春長保，駐顏不老，我的身子從此不能長大，永遠是八九歲的模樣了。」虛竹點頭道：「原來如此。」看官，每一人

之發育長大，原與腦下垂體，甲狀腺等內分泌有關，若是內分泌腺失常，便有過份長大的巨人病，或永不長大之侏儒病出現。世間七八歲孩童高於成人，數十歲成人身高不足三尺之事所在多有，亦不足為奇。修習內功往往影响神經作用，壓抑內分泌活動，雖屬玄妙，亦非事理所無。此是閒話，按下不表。

且說虛竹聽了那女童一番解釋，方信她果是天山童姥，問道：「你今年返老還童，那便如何？」童姥說道：「返老還童之初，功力全失，修練一日後回復到五歲時的功力，第二日回復到六歲之時，第三日回復到七歲，每一日便是一年。每日午時須得吸飲生血，方能練功。烏老大上得飄渺峯來搜探之時，我正修練到第四日，給他一把抓住。你想我身上只不過有了八歲女童的功力，如何能够抗拒？只好裝聾作啞，給他裝在布袋中帶了下山。此後這些時日之中，我喝不到生血，便如蛇兒脫殼一般，脫一次殼，長大一次，但如脫到一半給人捉住了，實有莫大的兇險。倘若再耽擱得一二日，我仍是喝不到生血，無法練功，真氣在體內脹裂出來，那是非一命嗚呼不可了。我說你救我了性命，那是半點也不錯的。」

虛竹道：「眼下你已回復到了十一歲時的功力，要回到九十六歲，豈不是尚須八十五天？還得殺死八十五頭梅花鹿或是羚羊？」童姥微微一笑，道：「小和尚能舉一反三，聰明起來了。在這八十五天之中，步步艱危，我功力未曾全復，不平道人，烏老大這些么魔小丑，自是容易打發，但若我的大對頭得到訊息，趕來和我為難，姥姥獨力難支，非由你護法不可。」虛竹道：「小僧武功低微，在前輩眼中看來，當真不值一笑。前輩都應付不來的強敵，小僧自然是更加無能為力。以小僧之見，前輩還是遠而避之，等到八十五天之後，功力全復，就不怕敵人了。」

童姥道：「你武功雖低，但無崖子的內功修為已全部注入你體，只要懂得運用之法，也大可和我的對頭周旋一番。這樣吧，咱們來做一樁生意；我將精微奧妙的武功傳你，以便以此武功替我護法禦敵，這叫做兩蒙其利。」她向來性子專橫，言出法隨，也不待虛竹答應，便道：「你好比是個大財主的子弟，祖宗傳下來萬貫家財，底子豐厚之極，不用再去積貯財貨，只要學會花錢的法門就是了。花錢容易聚財難，你練一個月便有小成，練到兩個月之後，勉強已可和我的大對頭較量一番了。你先記住這口訣，第一句是『法天順自然』……」

虛竹連連搖手，道：「前輩，小僧是少林弟子，前輩的功夫雖然神妙無比，小僧卻是萬萬不能學的，得罪莫怪。」童姥怒道：「你的少林派功夫，早就給無崖子化清光，還說什麼少林弟子？」

虛竹道：「小僧只好回到少林寺去，從頭練起。」童姥怒道：「你是嫌我旁門左道，不屑去學，是也不是？」虛竹道：「釋家弟子，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為志，誦經禮佛，方是第一要義。這武功嘛，練得高明固然很好，練不成也不礙修成正果，可決不能因武而就誤了正經的佛門功課。」

童姥見他垂眉低目，儼然有點小小高僧的氣象，心想這和尚迂腐得緊，一轉念間，計上心來，叫道：「烏老大，去捉兩頭梅花鹿來，立時給我宰了！」

烏老大避在十餘丈外，童姥其時功力不足，聲音不能及遠，一連叫了三聲，烏老大這才聽到答應。虛竹驚道：「為什麼又要宰殺梅花鹿？你今天不是喝過生血了麼？」童姥笑道：「這是你逼我宰的，何必又來多問？」虛竹更是奇怪，道：「我：我怎麼會逼你殺生？」

童姥道：「你不答應幫助抵禦強敵，我是非給人家折磨至死不可。你想我心中煩惱不煩惱？這口怨氣無處可出，我只好宰羊殺鹿，多殺畜生來出氣。」虛竹合什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前輩，這些鹿兒羊兒可憐得緊，你饒了牠們的性命吧！」

童姥冷笑道：「我自己的性命轉眼也要不保，又有誰來可憐我。」她提高聲音，叫道：「烏老大，快去捉梅花鹿來。」烏老大遠遠答應。虛竹徬徨無計，若是即刻離去，不知將有多少羊鹿無辜傷在童姥手下，便說是自己殺死，也不為過，倘若留下來學武功，却又是不大願意。

烏老大捕鹿的本事着實高明，不多時便抓住一頭梅花鹿的鹿角，牽鹿前來。他知天山童姥要生喝鹿血，是以並不宰殺，由其處置。童姥冷冷的道：「今天鹿血喝過了。你將這頭臭鹿一刀宰了，丟到山澗裏去。」虛竹忙道：「且慢！且慢！」

童姥道：「你如依我囑咐，我可不傷此鹿性

命。你若就此離去，我一日宰殺十頭八頭。多殺少殺，全在你一念之間。昔日釋迦爲了普渡衆生，說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你陪伴老婆子幾天，又不是甚麼入地獄的苦事，居然忍心令羣鹿喪命，那裏是佛門子弟的慈悲心腸？」虛竹聽此言語，背心上登時出了一身冷汗，說道：「前輩教訓得是，便請放了此鹿，虛竹一憑吩咐便是！」童姥大喜，向烏老大道：「你將這頭鹿放了！給我滾得遠遠地！」

童姥待烏老大走遠，便即傳授口訣，教虛竹運用體內眞氣之法。她與無崖子是同門師姊弟，一派相傳，武功的路子完全一般。虛竹依法修習，進展奇速。次日童姥再練「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時，咬破鹿頸喝血之後，便在鹿頸傷口上敷以金創藥，縱之使去，向烏老大道：「這位小師父不喜人家殺生，從今而後，你再也不許吃葷，只可以松子爲食，倘若吃了鹿肉羚羊肉，哼哼，我宰了你給梅花鹿和羚羊報仇。」烏老大口中答應，心裏直將虛竹十九代、二十代的祖宗也咒了個透，但知童姥此時對虛竹極好，一想到「斷筋腐骨丸」的慘厲嚴酷，再也不敢對虛竹稍出不遜之言了。如此過了數日，虛竹見童姥不再傷羊鹿性命，連烏老大也跟着戒口茹素，心下甚喜，尋思：「人家對我嚴守信約，我豈可不爲她盡心盡力？」每日裏努力修爲，絲毫不敢怠懈。但見童姥的容貌，日日均有變化，只四五日間，已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女童，變爲十五六歲的少女了，只是身形如舊，仍是十分矮小而已。

這日午後，童姥練能「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向虛竹和烏老大道：「咱們在此處停留已久，算來那些妖魔畜生也該尋到了。小和尚，你抱我到峯頂上去，右手仍是提着烏老大，免得在雪地中留下痕跡。」虛竹道：「是！」伸手去抱童姥時，却見她容色嬌艷，眼波盈盈，實是個美貌姑娘，心中一驚，縮回了手，囁嚅道：「小……小僧不敢冒犯。」童姥奇道：「怎麼不敢冒犯？」虛竹道：「前輩已回復爲成年姑娘，不再是稚齡童女，這：這男女授受不親，出家人尤其不可。」

童姥嘻嘻一笑，玉頰生春，不由得暈紅雙頰，顧盼嫣然，說道：「小和尚胡說八道，姥姥是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你背負我一下打什麼緊？」說着便要伏到他的背上。虛竹驚道：「不可，不可！」拔脚便奔。童姥展開輕功，自後追來。

其時虛竹的「北溟眞氣」已練到了五六成火候，童姥却只回復到她十八歲時的功力，以輕功而論，大大不如虛竹，只追得幾步，虛竹便越奔越遠。童姥叫道：「小和尚，快些回來！」虛竹立定脚步，道：「我拉着你手，躍到樹頂上去吧！」童姥甚怒，道：「你這人迂腐之極，半點也無圓通靈機之意，這一生想要學到上乘武功，都是難矣哉，難矣哉！」虛竹走將回來，突然間眼前一花，一個白色人影遮在童姥之前。這人似有似無，若往若還，全身白色衣衫襯在雪地之中，朦朦朧朧的瞧不淸楚。

虛竹吃了一驚，向前搶上兩步，只聽得童姥一聲呼喊，向前奔來。那白衫人低聲道：「師姊，你在這裏好自在哪！」却是個女子的聲音，甚是輕柔婉轉。虛竹又走上兩步，見那白衫人身形苗條婀娜，顯然是個女子，臉上却蒙了塊白綢，瞧不見她的面容，一聽她口稱「師姊」，心想她們原來是一家人，童姥有幫手到來，或許不會再纏住自己了。但斜眼看童姥時，却見她臉色極是奇怪，又是驚恐，又是氣憤，更夾着幾分鄙夷之色。

童姥一閃身便到了虛竹身畔，叫道：「快背負我上峯。」虛竹道：「這個……我說過不大方便……」童姥大怒，反手拍的一聲，便打了他一個耳光，叫道：「這賊賤人追了來，意欲不利於我，你沒瞧見麼？」這時童姥出手已着實不輕，虛竹給打了這個耳光，半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那白衫人道：「師姊，你到老還是這個脾氣，人家不願意的事，你總是要勉強別人，打打駡駡的，有什麼意思？」虛竹聽了那白衫女子的說話，心下大生好感：「這人如果眞是童姥及無崖子的同門，性情却是大不相同，甚是溫柔斯文，通情達理。」

童姥不住催促虛竹：「快指了我走，離開這賊賤人越遠越好，姥姥將來不忘你的好處，必有重重酬謝。」那白衫人却是氣定神閒，悄生生的站在一旁，輕風動裾，飄飄若仙。虛竹心想這位姑娘文雅得很，童姥爲什麼對她如此厭惡害怕。只聽白衫人道：「師姊，咱們老姊妹二十年不見了，怎麼今日見面你非但不歡喜反而要急急離去？小妹算到這幾天是你返老還童的大喜日。近年來聽說你手下收了不少妖魔鬼怪，小妹生怕他們乘機作反，親到飄渺峯靈鷲宮找你，想要助你一臂之力，抗禦外魔，却又找你不到。」（未完）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鳳簫·圖

建文君德勝於才

燕王本早已聞得這個異僧的名，一經晤談，對於道衍更爲傾倒。燕王覬覦大位，是個有心的人，早已在暗中設法羅致人才，像道衍這樣一個足智多謀，奇才異能之士，正是他求之而不可得的人才，當然無論如何要把道衍爭取到手。燕王和道衍首次晤談，道衍每句話都使燕王傾倒，其中有一句更打動燕王心的，就是道衍說：「大王如果能將小僧乞取到王府，小僧當製一頂白帽給王戴」。這是一句隱語，「王的頭上加戴一頂白帽」，就是「皇」字。這就是說：「他如能日侍燕王，一定能够成功地奉戴燕王爲皇帝的。燕王也是個聰明人，一聽後立即能够喩會這隱語的意義。

經燕王的特別乞請，太祖允准把道衍撥至燕王府。從此，這位劉秉忠第二的和尙，便長在北平的燕王府內，日夕和燕王相見密談。燕王對於道衍，幾乎無言不信從。當時，太祖尙在人間，道衍已在暗中爲燕王多方設計畫策，並從事各項「大王頭上戴一頂白帽子」的準備工作了。

道衍爲了需要各式的人才以輔佐燕王成大事，又爲了需要一個人能够幫助他以堅燕王覬覦大位的決心，於是便想起了那個術士袁珙，把袁珙推荐給燕王。他經過一番安排後，把袁珙密召來北平，然後他對燕王說：「聽說有一個名叫袁珙的術士，相術通神，現今經常出入某飲肆，殿下何不一去試下袁某的相術呢？」於是，燕王扮成一個衞士，又選了八個與自己體型相似的衞士，各挾弓矢，去那間飲肆一見袁珙。袁早得道衍的通知，一見燕王便跪倒而說：「看相貌，尊駕一定是個王，怎樣會微服輕身到此呢？」燕王和另八個衞士大笑，力說袁失眼看錯，但袁却堅說決不會看錯。燕王的內心對袁生信心了，但當場仍未說破。這晚，燕王府派人來密召袁珙進府了。這次，燕王以眞面目，眞身分而見這位相士。袁珙仔細審視了燕王久久後說：「殿下日角插天，龍行虎步，不單將登大位，而且是數十年的太平天子。只要年過四十歲，長鬚過臍，就是榮登大寶之日。」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明太祖崩駕，皇太孫允炆依法繼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這位年方二十二歲的新皇帝，遵奉太祖的定制和遺囑，命分封在各地的諸王，只在各自的封地守孝，不須至京奔喪；又命諸王對於他的繼嗣即位，只須奉表慶賀就够了，也不必晉京來賀晉。

所以，在太祖崩後和建文君即位後，分封在

北平的燕王朱棣，並沒有來過京師，直至他在建文四年領兵攻入南京城，才是他數年來第一次晉京。可是，有好些野史筆記却說朱棣在建文君初卽位後，曾經進京過一次，並流傳了一則頗有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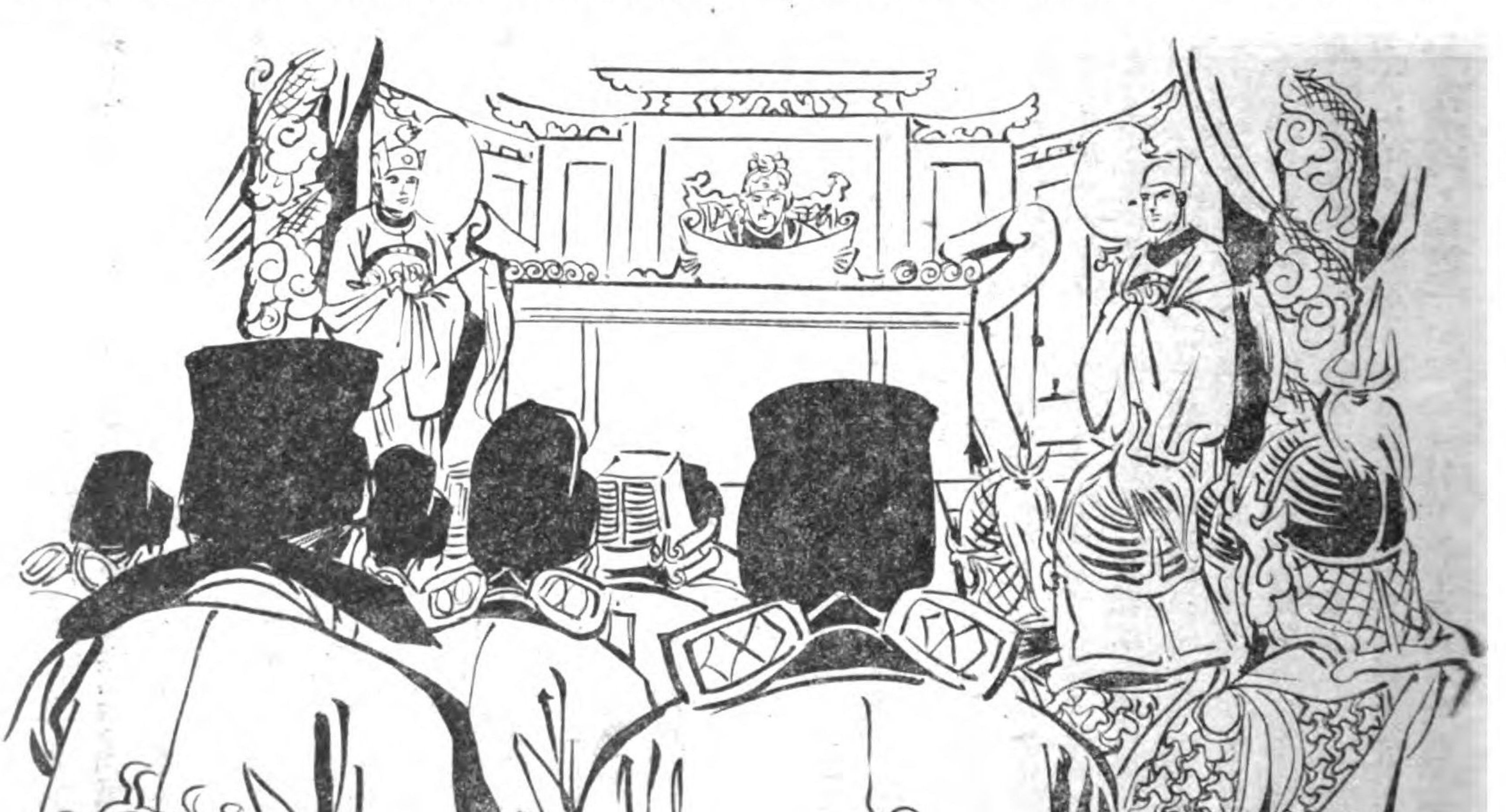
據說燕王棣至京後，入宮朝覲他的姪兒皇帝。他自恃是現存最長的一位叔父王，又存覬覦大位的野心，不把姪兒皇帝看在眼內，在去朝覲建文君的時候，從皇道一直馳馬而行，等到登上殿陛的時候，又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禮。燕王雖是叔父，但份屬臣下，像這樣由皇道馳行和見君不拜，實屬大不敬。於是，一位給事中龔泰，便上章彈劾燕王，奏章中有兩句話，對仗工整，曾經傳誦衆口。那兩句話是：「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又有一說是監察御史曾鳳韶所上的彈劾章內的話）建文君仁慈寬厚，顧念骨肉之情，對於臣下的彈劾叔父燕王的大不敬，下旨不必究問。

這則故事是靠不住的。因爲很多史料指出，在太祖崩後，以至燕王的靖難之兵攻入金陵城的那四年多期間，燕王根本沒有進京過。至於那兩句傳誦衆口的文句，也是屬於前代人的故事的。宋太祖趙匡胤和他的舅父杜審言（當時官拜節度使），同宴於福寧宮，宮中供奉的樂師史金著，在旁唱曲助興，曲詞中有兩句是：「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

建文君卽位後，政治修明，社會風俗醇厚。關於這方面，很多野史和私家著作，都有記述。祝允明的「野記」內說：「聞之故老言：建文時，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汚踐，更置階圯高潔地，直不取也。」

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也說：「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法紀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寬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尙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檐而去者。」

建文君是個德勝於才的人，在德行方面是很可觀的。雖然燕王篡位後，曾修改「太祖實錄」，又把建文年間各有關的文書、檔案、著作、資料等焚毀，並竭力醜詆這個已失位的姪兒皇帝的爲人，把他說成在公私方面都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以致後人欲搜考建文君的爲人和在政治方面的措施表現之眞相而不可得；而各種野史小說，因爲對於建文君深表同情，又不免多所附會和誇



張，把他說成是一個具有各項美德的帝王，其中的故事，也多不可據以爲信史；但我們仍可從各種傳說故事中，予以鑒別，去僞存眞，並可從官書正史所載的縫隙間窺見多少眞相，因之，對於這位不幸的皇帝的爲人，仍可獲得一個較正確的印象。

建文君是個天性很厚而恪守孝道的人。他的父親懿文太子薨逝的那年，他只十六歲。父親病中，他朝夕侍病，曲盡苦心。待到父親薨逝，他哀毀過甚，水漿不入口五天，形消骨立，雖然如此，他仍得事事按照禮制守喪。他的皇祖見到他有這樣的至性，又喜又憐，在撫慰他的時候，又用大義責勸他，而說：「父親遭逢大故，做兒子的哀毀，是應該的，但古聖賢所定的禮，是昭戒毀不可滅性的。情性是要適當而不可過與不及的，因哀毀而致自己的身心大損，反爲不孝。而且你得明白，你現今的身份和責任。你父是皇太子，你是皇太子的嫡長子，現今你父不幸病故，你在事實上已是皇太孫的身份和地位，只不過尙未明詔冊立而已，身爲儲君，豈可不念自己一身所繫之重而如此糟塌自己的身心健康呢？再說，你的上面還有我這個老祖父，你父以嫡長子先我而逝，你是我的嫡長孫，從此你就得代你的亡父來盡子職。你這樣哀毀過甚，就不顧念下我這個終日勤勞國事而年近古稀的老祖父嗎？」在皇祖這樣的勸慰和以大義加責以下，他才勉強一啜糜粥。他要爲父親服三年的孝，但不爲老祖父所許可（這是因爲他是儲君，在國家的禮制上和諸事的實際需要上，都不能使他像臣民一樣守制三年。中國自漢文帝以後，歷代各帝服孝守喪，都以月易日，即將二十七個月一名爲三年，實爲二十七個月一改易爲二十七日）。可是，他在父親死後的三年內，不飲酒食肉，不在東宮舉樂，笑不露齒，三年內也絕不召宮人侍寢。有人曾經勸他不必如此，他答說：「服可例除，情便自致。」

太祖崩駕，他是皇太孫，像一般臣民家的「承重孫」一樣身份，行孝子之職。據趙士喆的「建文年譜」內記述：

「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泣，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前朝後殿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於諸陛。自初十以至十六，哭臨如禮，豐不飲勺水，夜不就枕蓆，羣臣百姓於大明門外，望見其深墨之色，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嗚咽然有至德之思焉。」同書又記：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但郊廟宗社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不可暫廢，願少抑至情，俯徇衆請。』上（即建文君）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拂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冠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糜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你豈眞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有關建文君守父喪和守祖父喪的純孝盡禮的記載，當然不免有些誇張。而舊日帝王是要以忠孝號召，而標榜所說以「孝治天下」的，建文君在表現自己的孝行上，當然也難免有多少故意做作的地方。但總的方面來說，他的天性本屬淳厚一路，而他又久受儒家的教育，對於儒家的聖經賢傳，素所欽服；他在父親和祖父的病中及逝後，有至性流露，事事盡禮，爲當時臣民嘆服，大致是可信的事實。

建文君在父親薨後，被冊立爲皇太孫，在皇祖的命令和指示監督下，以儲君的身份，參決國事，作政務上的實際訓練。他是性格仁慈寬厚的人，總覺得皇祖的嚴刑峻法太過分了。他曾請求皇太祖把「洪武律」中的七十三律文稍加修改，使得公平和寬厚些。明太祖居然應允他的請求，而加修改。在太祖之世，他的這項舉動，確是很難得，而且對於大明帝國的臣民確是大有益的。就在那時，這位皇太孫就已被臣民讚頌其有仁心和能行仁政了。

他即位後，也曾行過不少仁政，可惜所有資料幾全被燕王故意焚毀，以致後人不能得悉其詳，但我們仍可從明代官書正史的無意流露中，獲知幾項。

建文君在一即位後，就下詔興州、營州、開平各衞的軍人，凡全家都在伍的，可以免一人充兵役；又詔命全國各衞，所的軍人，如果是單丁而全無兄弟的，可以脫離軍籍而轉爲平民。他即位這年（即洪武三十一年）的十二月間，又下詔賜免明年全國田租的一半，他又下詔釋放黥軍和囚徒而使他們各歸鄉里。這些措施，在明初確實是不易多得的仁政。

現今我們所能知道的建文君的仁政，因史料缺乏，實在是很少的。但所知的很少幾件中，却

有一件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明太祖爲了一時的意氣，又爲了統治方面的某種原因，曾經把江浙兩省的田賦訂得特別重，重到絕不合情理的程度。建文二年二月，下詔「均江浙田賦」，詔書中說：「國家有惟正之供。江浙田賦獨重，而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爲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逾一斗。」明太祖又曾明令規定，不准江浙兩省的人，做專管全國財賦度支的戶部的官，建文時也明詔取消了這項規定。建文君這些措施，可以說得是善補他祖父太祖的過，而深得帝王對所有臣民一視同仁和公平待遇，以及酌情度理而使全國各地人民得公平合理的負擔之意。可惜，燕王在篡竊到大位後，事事和他的姪兒皇帝的所爲相反，他把建文君爲太祖補過而行的那些仁政，視爲「破壞祖制」的措施，下詔一律復舊。

因爲明代以後的諸帝，都是燕王一系的子孫，所以，建文時所改的一些比較好的法令和政治措施，在自永樂朝一律復舊後，就終明之世，一直沿襲下去，例如蘇州、松江兩府的人民特重的負擔，就一直沒有能够減輕過。

建文君個人的美德，也有一些是很能令人感動和讚仰的。他能够受臣下的直言諫勸，決不惱羞成怒，也不強詞奪理地爲自己不當的行爲掩飾或辯護。

他在初卽位後，有幾天上朝聽政的時間比較遲些。當時一位臣工尹昌隆，見到這位年輕的皇帝在剛卽位的時候，就視朝晏，倘若不加改正，長此發展下去，一定會對國政的治理懈怠的。於是，尹昌隆就上疏諫勸說：

「高皇帝（卽太祖）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陛下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衞，疲於伺候；曠廢職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其實，建文君非貪睡遲起，也非有心懈怠，實在是因爲那幾天他恰巧身體不大舒服，致影响上朝的時間。他的左右侍臣爲他感到不平，勸請他把自己有病的事實，諭知上諫章的尹昌隆和在朝的文武百官。他認爲這樣做不好，他說：「尹昌隆的諫疏內所說的話，確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還有，自來肯不惜冒犯君上而作直言諫勸的人，是很難得的。君上欲免有過，就全靠臣下的直言諫勸，我正希望能有多多的直諫之臣。倘若我以有病作爲解釋，雖然確是

事實，但在臣民看來，總覺得我有飾非或拒諫的嫌疑。臣下認爲我有飾非或拒諫的做法，以後就很少會有人肯再直言諫勸了。」結果，他並沒有爲自己解釋，一方面傳旨嘉許尹昌隆的忠君直諫，一方面命禮部把尹昌隆的那道奏疏，頒示天下，使全國臣民都知道皇帝上朝較遲的過失。

他這件事是載之於「明史」、「明紀」、「明通鑑」等書的。這樣做法，確實是很難得的。這則故事，確可表現出他有納諫的盛德。史書上說他那幾天恰巧身體不大舒服，致視朝稍晏。這所謂有病，不知眞假如何。但他如果有心拒諫，是可以找出理由來爲自己辯護，沒有病，他也會說自己有病的。但他既然有心納諫，所以自己眞有病，也不願告知臣下了。拿他這件事來和清代的一件事比看，就可知道他的難得了。

清代嘉慶初年，翰林院編修洪亮吉，上諫章成親王等公大臣代爲遞上（按：編修是不夠資格直接上章給皇帝的）。奏章內諫了好幾件事，其中一項也是指皇帝視朝稍晏。清仁宗覽奏後大怒，下旨處洪亮吉斬刑，後改爲充軍伊犁。因爲天時不正，清仁宗爲修人事以邀天心，被把剛遣戍到伊犁去的洪亮吉赦還，但仍命洪故鄉的地方官對洪嚴加管束。清仁宗這樣做法，居然也被當時的臣下、文士和史書實錄，稱爲「盛德」。清仁宗的「盛德」能和建文君在尹昌隆奏諫一事上所表現的盛德相比嗎？

還有一件事，也可見到建文君的虛衷和納諫的盛德。建文元年，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章建議各事，建文君一概批准而命實行。但當時有些大臣，認爲其中有些是不大便或不大妥當的，便請准皇帝，酌加更改。次日，陳性善上朝叩說：「陛下不以臣愚陋，任臣職事，臣所奏請的各事，既已蒙陛下賜准施行，現今又忽然更改，這種朝令夕改的做法，是不好的，陛下以後將何以取信於天下？高皇帝臨御三十一年，凡事出於一己聖心的決斷，雖不納受臣下之言，但無論如何比起陛下的受言而不終，要好得多。」

陳侍郎這番話是說得很重的，既指責了當今皇帝的不是，又批評了太祖的「不受人言」的作風。任何大度量的皇帝，聽了後會一時忍不住而要惱怒的。可是，這位年只二十歲的皇帝卻答說：「皇祖天稟神智，羣臣莫及，但只要別人所言有理，也未嘗不聽從。所以，皇祖並不是一位愎諫而不納人言的君上。至於我，素性愚昧，闇於治理。在我的眼中看來，天下愚夫愚婦的見解，都可能會勝過我。你適才所說我朝令夕改，無以取信天下，的確是說中了我的毛病。不是你這樣忠讜的人，我怎樣能夠知道我自己的過失呢？」他當即賞賜陳侍郎絹百匹，以表彰陳的直言無忌。

以上所引述的一些故事，都是見之於比較可靠的書籍，而也比較可信的。因爲史料的缺乏，我們所能舉出，說明建文君的德行的故事，也就只有這麼多。（流傳下來的有關建文君美德、盛德的故事，其爲數實是很多的。可是，那些故事，幾乎全出於對史部，其中有誇張的，有附會的，有張冠李戴的，甚或有不少是出於編造杜撰，可靠可信的程度，是很低的。有那麼多的故事流傳，雖然不能令我們全信，但至少可說明兩件事：第一、在後代人的心目中——即使在燕王朱棣的直系子孫所統治下二百多年的明代臣民心目中——，建文君是一個受同情，受讚揚和被肯定的人物。第二、建文君在爲人方面，確是一個好人。我們知道一個歷史上的眞實人物，不管後代所流傳有關他的故事或傳說如何誇張或附會，但總是在其人的本來面目上——其人的性格、作風，主要事業上——加以渲染，誇張或附會的。所有流傳的有關關羽、劉備、岳飛、秦檜等歷史人物故事，都是如此的。所有的誇張或附會，決不會與其人的本來面目相反的。建文君在後世流傳的很多故事中，是個被讚揚和被肯定的人物，這固然是由於後人對他的遭遇之深切同情，但他如果是一個反面的被否定的人物，那些故事就不會這樣的面貌了。）

建文君在位只四年就失國。他如果不遭遇燕王篡位的事，以他的年歲來說，做幾十年皇帝是大有可能的（他如能像他的皇祖一樣享壽七十歲；那他就可以在位四十九或五十年），他將會在歷史上成爲一個什麼樣的皇帝，是很難說的。一個帝王在位的早期好，並不能保證以後長久的好。例如南北朝時的梁武帝，爲創業之主，而且不失爲一個英明能幹而治績斐然的令主，可是，在位太久，晚年竟遭侯景之亂，國亂家破，自己並且餓死臺城，爲天下後世笑。又如唐玄宗，早年君明臣良，勵精圖治，開元之治，可以比美他的祖父太宗的貞觀之治，但自天寶以後，懈怠政事，耽於逸樂，終釀致安史之亂，唐室也就開始中衰

。所以，明建文君如果不遭「靖難」之變，安享天年，久在帝位，他在歷史上得何種評價，我們是絕對無法能夠懸擬而斷言的。

不過，我們現在根據建文君在位四年間的各種可信的史實，却能夠說：他在政治上，是一個守文的令主；在性格爲人上，是一個可以相與的好人。我們從各種史實中，又知道他性格仁柔樂善，但失之於英斷不足；他具有書生脾氣，因之在處理政務方面，也就不免迂濶的毛病，以一個標準的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尺度來衡量他，老實說，他是不夠格的。他在政治上的失敗，他終於遭到悲慘的命運，是和他的優柔文弱，英斷不足，書生迂濶等短處，有不可分的關係的。但假如他不是遇到他的四叔父燕王爲他的敵對者，以他的一些長處，再加上承明太祖三十一年之治之後，他還可以做一個守文的令主的。明代有過不少或荒淫，或荒誕胡鬧，或懈怠國政，或形同白痴的皇帝——例如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他們都沒有失國，獨不失爲守文令主的建文君喪失了大位，落得了悲慘下場，所以，後世人對他同情，是有緣故的。

（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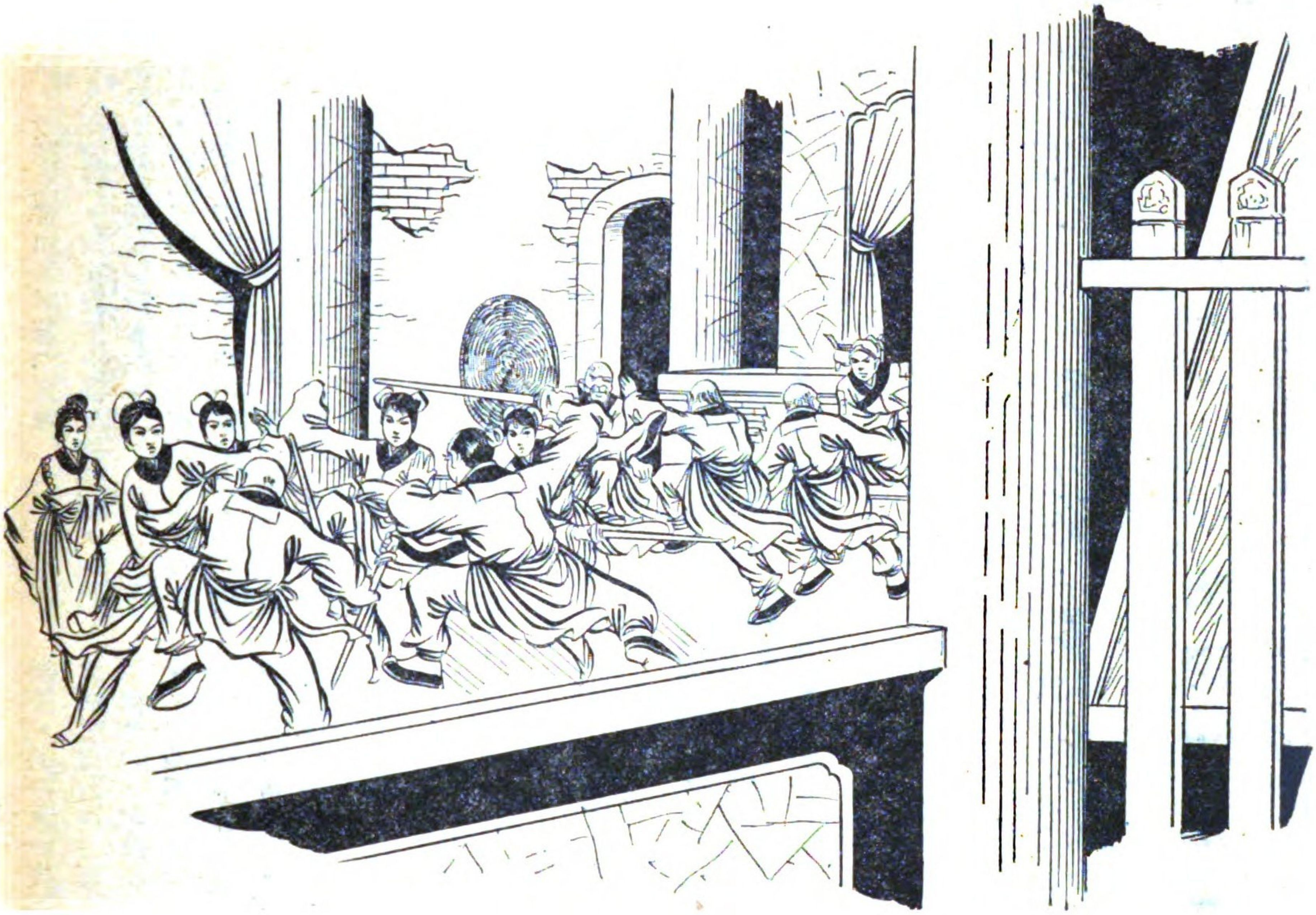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名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武俠長篇連載

脂粉梟雄

方達明·文 羽君·圖

飲毒泉死裏逃生

神像竟能說話，黑紅二童子不禁嚇了一跳。藏在殿下另一尊神像背後的東方鈺和孟小珠，也自暗暗駭異，但東方鈺並非駭異那尊東嶽帝君的神像眞能說話，而是奇怪竟然另有高人，藏在大殿之上。

天癡地駿緩緩站了起來，地駿叟指着那神像叫道：「你眞的能說話，老夫便將你劈的燒了。」天癡叟望了望火堆，道：「正沒有柴。」

莫看這兩人一癡一駿有時互爭吃喝，難免要吵上幾句，各不相讓，但對付起外人來，却是一唱一和。

只聽神像背後哈哈一笑，搖搖擺擺走出一個中年文士，東方鈺目光一接，不禁暗哦一聲：「是他？」

只見那中年文士指着地駿叟道：「人命關天，你怎可隨便撒謊？」

地駿叟怒叫道：「你是誰？」中年文士道：「破書生。」

原來竟是此君，那天他在孟津渡洛水之上那艘航畫上鬧了一通，今晚又在這座「東嶽廟」中現身。

地駿叟哼聲道：「無名小輩。」破書生哈哈一笑，縱落殿堂，道：「大輩小輩不談，我只問你。」地駿叟道：「你問老夫什麼？」

破書生道：「你的確親眼見東方宏，一掌打死了『逍遙神翁』的門下？」

地駿叟怪眼連翻，道：「老夫懶得跟你講話。」一語甫落，殿角裏忽又響起一宏亮的聲聲道：「阿彌陀佛，你願意跟貧僧講話麼？」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襤褸不堪，穿着一襲百衲僧衣的中年和尚來。

東方鈺猛又暗叫一聲：「哦，原來他們是一對？」只聽地駿叟道：「你是個什麼和尚？」那和尚道：「窮和尚。」

地駿叟冷哼道：「你要跟老夫講什麼？」窮和尚大笑道：「自然是講你歡喜之事。」

地駿叟道：「你知道老夫歡喜什麼？」窮和尚朗朗一笑，道：「譬如鹵雞、燒鴨、肥鵝、美酒……」

地駿叟雙目一亮，道：「對對對，你這和尚眞够意思，嘻嘻……鹵雞、燒鴨、肥鵝、美酒……」忽然一怔，道：「空講講什麼用？」

窮和尚道：「要怎樣才有用？」天癡叟突然叫道：「傻瓜和尚，要吃在嘴裏，喝到口中，吞……吞下肚去。」

窮和尚朗朗一聲大笑，指了指那竹簍，又指了指那酒罈，道：「現成怎麼不吃？」

地駿叟氣鼓鼓的道：「哼，這兩個娃娃不講信用。」破書生大笑道：「只因你說的全是假話。」忽然掉頭叫道：「東方小君子，還躲着則甚，這好的機會豈可錯過？」

東方鈺心頭一震，忖道：「對了，我不乘此機會替爹洗刷一下，更待何時！」當下便和孟小珠閃身而出。

天癡地駿目光一掉，同時哦道：「嘿，你小子在此？」東方鈺笑道：「兩位很好，那天在北嶽恆山『太陽別府』，在下曾親見兩位替那『魔頭』的小妾把門，舉手之間，殺斃了五位中州豪傑，當眞好威風哩。」

天癡地駿同時臉色一變，天癡叟喝道：「你敢管咱們哥兒倆的閒？」

東方鈺昂然道：「兩位之事，在下可以不管，但在『太陽別府』中，當日曾發生一宗大事，兩位定是知情。」

天癡地癡同時道：「什麼事？」

東方鈺激動地道：「當日揭穿了一宗重大隱秘，便是有人化裝家父東方宏，掌斃了中州劍拐雙傑，沈氏四義，以及少林弟子二十九人之事，兩位難道不知？」

天癡地駿互對了一眼，同時哼聲道：「知道了怎樣？」東方鈺繼續說道：「兩位既是知道此事，當知掌斃那位『逍遙神翁』前輩門下，神行韋陀雷有脚的，當是出於一人之手，兩位何不敢說出實情？」

天癡地駿圓睜着四隻眼睛，四顆眼珠骨碌碌地轉動，神色之間，顯然有所顧忌，不敢直說。

紅黑二童也聽出了一點眉目，紅孩兒道：「兩位要是實說了，美酒佳肴還在。」

地駭叟心動，道：「怎樣才是實說？」破書生朗朗接道：「這個簡單極了，你只說出那化裝東方宏的是誰？」

地駭叟掉頭怒喝道：「誰要你來多嘴？」

東方鈺心知南荒雙矮，終是有所顧忌，暗忖：「那化裝我爹，掌斃中州劍拐雙傑，沈氏四義，以及少林弟子二十九人的，是那婁銘狗頭，至於那天在洛陽城外，一掌將神行韋陀雷有脚，震得重傷不治而死的，是不是那狗頭一人所爲，事無確證，難以斷言。」當下轉向紅孩兒道：「仁兄是紅孩兒木照吧？」

紅孩兒點頭道：「正是。」東方鈺道：「在下東方鈺，令師兄雷大俠臨死之時，在下恰好正在當場，事後並將他遺體掘土掩埋。」

紅孩兒道：「哦，如此說來，東方兄定知兇手何人？」

東方鈺苦笑了一下，道：「在下不願抹煞當時實情，令師兄臨死之時，尚有遺托，囑在下稟告令師『逍遙神翁』座前。」

天癡地駭同時雙目一睜，道：「很好，你小子還賴不賬。」紅孩兒道：「如此東方兄請說。」

東方鈺道：「在下遇上令師兄之時，令師兄正好不支倒地，他臨死之時，因不知在下何人，口稱是死在家父東方宏手下……」

黑孩兒大喝一聲道：「好哇，既是我師兄親口說的，那……」

東方鈺轉頭道：「仁兄大概是黑孩兒木照吧。」黑孩兒厲聲道：「不錯。」

東方鈺緩緩說道：「仁兄少安勿躁，容在下說完，假如令師兄雷大俠確是死在家父手下，東方父子抵命。」他話到此時，情緒漸漸激動起來，接着道：「令師兄喪命洛陽城外之時，家父早於前三天便中了兩枚佛毒銀梭，奄奄一息……」

紅孩兒道：「這麼說來，是我大師兄認錯了？」

東方鈺道：「那化裝家父之人，極精易容之術，是以化裝得形貌畢肖，在下也會兩次遇上……」他說到此，覺得一言難盡，遂把經過之事，從頭說了一遍。

紅孩兒道：「那麼東方兄可知那化裝易容之人，倒底是誰？」

東方鈺搖頭道：「在下不敢斷言，除非去問神醫周扁鵲。」

忽聽廟門呀了一聲，緊接着一聲嬌叱：「誰也不用問了，一掌打死神行韋陀雷有脚的，就是東方宏。」

東方鈺霍然回頭，只見來的正是玉妃，身後緊隨着四名勁裝佩劍的青衣美婢，直向正殿而來。

東方玉一拉孟小珠退後了三步，怒喝道：「妳的話算數？」

玉妃不理，星目轉動，望了望破書生，又望了望窮和尚，冷冷的道：「你兩個是誰？」破書生道：「你問那個？」

玉妃沉聲道：「問你也問他。」指了指窮和尚。窮和尚大笑道：「女薩菩，妳問他可以，問我就不必了。」摸了摸自己的光頭，道：「和尚。」

玉妃柳眉一軒，目挾霜刃，冷哼道：「你是個假和尚。」窮和尚笑的打跌道：「阿彌陀佛，眞和尚是怎樣的？」

玉妃怒道：「眞和尚……眞和尚……」她對眞假和尚之分，一時間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厲聲道：「你笑什麼？」

窮和尚剛剛張口，破書生搶着道：「你眞像個和尚。」窮和尚點頭道：「怎麼？」破書生道：「窮酸看你，就不像個和尚，和尚跳出三戒外，不在五行中，你這和尚對一個婦道人家嘻嘻哈哈，那像佛門弟子？莫非你動了凡心，想要調戲於她？」

窮和尚眨了眨眼皮，道：「哦，這樣說來，莫非我當眞是個假和尚？」

玉妃冷笑一聲道：「你自己不知？」窮和尚笑道：「我也糊里糊塗啊。」

玉妃玉面一寒，道：「你兩個都不必做作了，在孟津渡口，你兩個毀了咱們一艘帮舫，自稱『窮和尚』『破書生』，你這窮和尚，練成了一身『鐵碑功』，你這破書生，仗着一本破書，用的是『迴風手』，這兩種武學，載在『天龍秘笈』……」破書生，窮和尚，同時哦了一聲。

玉妃冷笑道：「說對了吧？」破書生朗朗一笑，道：「對是對了，但說對的並非是妳。」

玉妃星目眨動，道：「不錯，妾身原不知什麼是『天龍秘笈』，但妾夫『齊天帝主』，已料定你們兩個，必是『天龍谷』中之人。」

東方鈺猛吃一怔，不禁掉頭向破書生和窮和尙望去，暗忖：「北漢神拐李老前輩會說找了很久，終沒找着『天龍谷』，難道他們兩個當眞是『天龍谷』中之人？」

窮和尙笑道：「就算我們是『天龍谷』中之人吧？」

玉妃沉聲道：「天龍谷有和尙麼？」窮和尙道：「假和尙總歸有的。」

玉妃目光左右一轉，道：「妾夫『齊天帝主』有事三湘，業已到達洞庭君山，三十六『天罡』護駕，兩位究是『天龍谷』中何等之人？請即到君山一行。」

東方鈺暗暗一驚，忖道：「那魔頭到了君山？」

只聽破書生道：「是要我們去朝參麼？」玉妃冷冷道：「奉請。」破書生朗朗道：「天龍谷中之人，一向閒雲野鶴，不受任何羈絆，也不拘禮節，『齊天帝主』的一番盛意，只好心領了。」

玉妃臉色一變，道：「是不給面子麼？」窮和尙大笑道：「窮酸，看來咱們要是不給面子，便要被人家硬請了。」破書生點頭一笑，道：「和尙料事如神。」

東方鈺暗忖：「看來這妖婦必是爲着孟津渡一艘畫舫之事，挾恨而來，目的在對付破書生和窮和尙，憑她一人之力，自是不成，想必又要『南荒雙矮』出手了。」

思忖未了，只聽玉妃冷冷一哼，道：「兩位敬酒不吃吃罰酒。」探手懷中，取出那面「天王令」，高舉着叫道：「南荒雙奇請客！」果然不出東方鈺所料，是要「南荒雙矮」動手。

那知天癡地騃，剛才沒吃成鹵鷄、燒鴨、肥鵝，心中甚是怏怏不樂，四隻眼睛，仍然不停地在那竹簍和酒罈上轉動，是以心不在焉，此刻一聽玉妃喊叫請客，兩人同時精神一振，齊叫道：「請客？誰請客？」

但當兩人抬起頭來，赫然發現玉妃手中高舉着的那面金牌，不禁又齊是面容一肅，茫然不知所措。玉妃見狀，重又說道：「南荒雙奇聽令，見令如見『天帝』，立即出手，將這『破書生』『窮和尙』一齊拿下！」

天癡地騃對那面「天王令」當眞奉若神明，不敢違抗，聞言猛掉身軀，四目烱烱，齊向破書生和窮和尙望去。

忽聽紅孩兒木照一聲叫道：「慢點，慢點……」玉妃冷冷道：「什麼事？」

紅孩兒道：「你們要打架，先須說出咱那大師兄，倒底死於何人之手？」玉妃沉聲道：「我不是對你說了麼，東方宏。」

東方鈺方自雙目一睜，紅孩兒哼聲道：「妳這女人的話，我不相信。」

玉妃飛揚拔扈，那把兩個童子放在眼裏？當下柳眉一豎，叱道：「不相信就滾！」紅孩兒大喝一聲道：「妳這副兇相擺給誰看？」刷的一聲，掣出肩頭長劍。

黑孩兒性子最爆，他本就掣劍在手，心癢難熬，一看師兄將要出手，那肯再等？冷哼聲中，劍發如風，照定玉妃摟頭一劍。玉妃身後四名青衣美婢，見狀齊聲嬌叱，登時四柄長劍，一齊出手。

五柄長劍一絞，一陣金鐵長鳴，響澈了整座大殿。玉妃扭頭喝道：「咱家『天帝』之妃，你兩個孩子太已無禮。」

紅孩兒冷笑道：「休擺架子。」手中長劍一挽，青光燄起。不知玉妃是自矜身份，還是另有作用，飄身閃退八尺，向那四名侍婢一揚手，美如春花的臉上，閃起一抹詭譎的笑意，道：「這兩個是西崑崙逍遙老兒的門人，也是用劍的，妳們四個，向他兩人學習學習吧，只是別傷了和氣。」

這分明是叫四名婢女，對付紅黑二童子，但言詞之間，却是說得如此婉轉，只少交代一句「點到爲止」。

四女聞言，自是知道她弦外之意，登時人影一分，兩人攻向紅孩兒木照，兩人攻向黑孩兒木淸。大殿之上，頓時成了一片混戰。

那邊「南荒雙矮」早已出手，天癡叟撲向破書生，地騃叟撲向窮和尙，一時虎吼厲叱之聲，不絕於耳。

窮和尙背上揹着一個破蒲團，當日孟津渡那艘畫舫上曾用作兵刃，但此時却不動用，忽然身子一轉，從那竹簍裹拾起一隻鹵鷄，一隻燒鴨。他左手拿鷄右手拿鴨，一揚手，照定地騃叟打出一隻鹵鷄。

地騃叟伸手接住，不禁呆了一呆。窮和尙大笑道：「算我請客。」地騃

叟握鷄在手，拚命嚥了一口口水，道：「當眞？」

窮和尙道：「和尙從不撒謊。」地駿叟怪眼一翻，道：「吃了鷄我仍要捉你。」

窮和尙道：「那是自然，吃鷄歸吃鷄，捉人歸捉人，河水不犯井水。」

地駿叟嘻嘻一笑，方待先咬一口，冷不防天癡叟猛然一個翻身搶到，探手將隻鹵鷄搶去，道：「要他再請。」地駿叟大喝一聲道：「好，你搶我的……」

窮和尙大笑道：「別急，我和尙再請。」揚手又是一隻燒鴨，照定地癡叟打了過去。玉妃見狀不妙，嬌聲叱道：「南荒雙奇聽眞，你兩個只顧貪吃，不聽號令，快丟下手中鷄鴨，全力出手，否則，就算違令。」

天癡地駿一面吃雞吃鴨，攻勢並未停止，耳聽玉妃之言，似是想辯「吃雞歸吃雞，捉人歸捉人」，爭奈滿口雞肉鴨肉，說不出話來。

東方鈺和孟小珠見狀，不禁齊是好笑。

孟小珠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好笑之事，笑彎了腰。忽然從地上拿起兩隻碗，從那酒罈裏滿滿舀了兩碗。

東方鈺道：「妳作什麼？」孟小珠笑道：「餵他們的酒。」話完人影一花，展開亂雲步法，業已閃入了破書生和窮和尙，天癡叟和地駿叟等四人之間，嬌聲大笑道：「張嘴！」

左一碗酒，潑向天癡叟，右一碗酒，潑向地駿叟。她手法甚是奇妙，兩碗酒潑出，並不散開，彷彿兩道噴泉，直向天癡叟和地駿叟兩人噴去。濃郁芳馥的酒香，頓時瀰漫了整座大殿，只聽天癡地駿「骨都，骨都」之聲，連喝了幾口飛來美酒。

地駿叟大叫道：「好姑娘，好姑娘，妳也請客？」

孟小珠笑道：「對了，我也請客啊。」轉身又去舀酒。

玉妃嬌聲叱道：「妳這鬼丫頭，再敢舀？」孟小珠柳眉一剔，道：「妳兇什麼？妳想喝酒麼？不給妳喝！」自顧自竟去舀酒。

東方鈺掉頭一看，只見紅黑二童子和四名婢女六劍飛舞，旗鼓相當，暗道：「莫讓這妖婦閒着，好發號施令。」當下縱步而前，面對着玉妃，叱道：「妳想落得淸閒麼？東方大爺不肯。」

玉妃冷笑道：「憑你？除非找死！」

在北嶽恒山那座「太陽別府」中，她曾和東方鈺交過一次手，是以不把東方鈺放在眼裏，那知東方鈺自獲「乾坤一鼎」鐵如山一身功力，和「北漠神拐」李八百一十九招「琵琶手」，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東方鈺見她對自己有輕視之意，忽然心中一動，忖道：「正好，就叫妳嘗嘗厲害。」當下沉聲道：「妳敢小覷於我？」

玉妃鼻孔一哼，道：「我今天在此圍獵，你縱然一動不動，我也不會放你，你要動手，那是最好，這就動手吧。」

東方鈺暗忖：「此刻我且任妳賣狂。」俊目一閃英光，道：「如此妳便看劍！」手中鋼劍一振，兜胸刺了過去，用的是「雲龍九式」中的一招「直叩天關」。

他這一劍緩緩刺出，故意藏鋒不露，目光凝注劍尖，從劍尖之上筆直望了過去，望着玉妃，用意在看她有何舉動？怎樣應敵？

只見玉妃口角嵌着冷笑，竟然動也不動。

東方鈺暗哼一聲道：「好，我就當眞刺妳一劍，看妳動是不動？」鋼劍寒光一閃，直點心窩。

玉妃要是眞的不動，便是一劍貫胸。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玉妃嬌軀微微一側，讓開一柄鋼劍，直掠蜂腰而過，驀的長袖一抖，一股勁風，逆向東方鈺握劍的腕脈。這一拂之勢，勁風如刀。

東方鈺心頭一凜，登時滑步沉腕，藍衫一擺，搶到了玉妃的左側。

終因他功力大增，身手敏健，才從容地避開玉妃長袖一拂，要在以往，他一隻握劍的右手，恐已早在這一拂之下，成了殘疾。

有道是藝高人胆大，他閃到玉妃左側，猛又回手一劍，暗忖：「我就看妳還有什麼絕手高招？」

玉妃一拂不中，大感意外，身子一旋，又讓開了東方鈺攔腰一劍，冷笑道：「你還有幾下啊。」

東方鈺沉聲道：「不多，雲龍劍法，一共九式。」猛又一劍，斜肩劈了過去。

玉妃哼聲道：「我叫你九式使完，不是『天帝』的后妃。」肩頭一幌，揉身而進，點出一縷强勁指風。指風破空生嘯，當眞非同等閒。

東方鈺暗道：「這鬼女人一身功力，果是不弱，我要小心在意。」肩過一斜，橫跨了三步。他雖暗暗警惕自己，仍禁不住一股少年豪情，軒眉叫道：「我偏要使完九式。」刷！刷！刷！鋼劍起處，劍光大盛，眨眼之間，一連攻出八劍之多。由於他功力已非昔比，八劍一幌而出，威猛無倫。

雲夢世家的「雲龍九式」劍法，一式三招，三九一共二十七招，他存心一氣使完，縱然傷不得玉妃，也給她一點顏色看看。

果然這八劍出手，玉妃臉色大變，嬌哼道：「你長進了不少？」

東方鈺冷冷地道：「過獎。」劍勢一緊，又攻出了七劍。

玉妃身法奇詭，游走如風，冷笑道：「使完了幾式？」

東方鈺大聲道：「五式。」口說五式，一幌之間，又攻出幾劍。

玉妃冷笑連聲，突然探手懷中，抖出一條長約七尺的銀色軟帶，只見銀光一閃，口中叫道：「着！」

軟帶飛旋而出，彷彿靈蛇驚電一般，帶頭搭在東方鈺持劍的手腕，猛地一繞，一連繞了三匝。

東方鈺只覺手腕一麻，一柄霹靂鋼劍頓時把持不定，不禁心頭大駭。

玉妃嘿嘿冷笑道：「使完了麼？」

東方鈺又怒又急，猛一提丹田眞氣，一身功力盡凝左臂，施展「琵琶手」，大喝一聲，一招「手揮五弦」，五指如芒，照定玉妃斜肩掃去。

這「琵琶手」一十九招，原是「北漠神拐」李八百成名絕學，自是奧妙無方，而玉妃此刻，又在得意之際，那裏防得？

五指拂到肩頭，她大吃一驚，已是閃避不及。

但聽「絲」的一聲，劃破了肩頭衣衫，皮開肉綻，深深見骨，一聲尖叫，倒掠出一丈五六。

總算東方鈺這一招「手揮五弦」，尚是初次出手攻敵，運用不够圓妙，加以右手被她軟帶纏住，受了牽制，否則她一條臂膀，早已齊肩掃落。

此刻玉妃面白如紙，指着東方鈺道：「你你你……」東方鈺大喝一聲：「我什麼？」

忽聽一聲慘號，一名靑衣美婢，被黑孩兒木濟攔腰一劍，橫裏截作兩段，緊接着又是一聲尖銳的慘叫響起，另一名靑衣美婢，被紅孩兒貫頂一劍，劈成兩半。

原來那四名靑衣婢女，聯手合鬥紅黑二童子，本就漸漸落了下風，聽得玉妃一聲尖叫，不禁同時分神，竟被紅孩兒和黑孩兒乘機一劍，除了兩個。

玉妃見狀，不禁胆戰心驚。那邊的南荒矮叟，却在大叫：「好酒！好酒！」

原來孟小珠仍自不停地舀酒。破書生和窮和尚，也並無眞心和兩人對敵，只是存心戲耍，有一掌，沒一掌的互相對打。

玉妃目光一轉，由驚變怒，驀又高舉起那面金牌。她櫻口方張，號令未發，東方鈺大喝一聲，揮劍直上。

玉妃傷在肩頭，一條左臂已不能抬起，心知敵不住東方鈺，銀牙一咬，叱道：「你這小子！」身子一幌，直向廟外奔去。

東方鈺忽然心中一動，忖道：「我何不擒住這妖婦作爲人質，要那魔頭放回我爹？」如此一想，覺得大有道理，一縱身形，追出廟外。

廟外風雪愈大，一片片鵝毛般的雪花漫天飛舞，極目望去，早已成了一片粉粧玉琢的銀色世界。玉妃飄閃的身形，已在十丈以外，直奔正南。她一身紅色衣衫，榴紅如火，在皚皚白雪中，特別惹眼，莫說十丈以外，縱是百丈以外，也淸晰可見。

但她雖身負重傷，起落之間，仍然飄閃如風。東方鈺拚力狂追，片刻之間，已是追出了十里之遙。展目望去，一片湖水茫茫，原來已到了洞庭湖濱。

沿湖一帶，盡是蘆葦，玉妃紅衫一閃，掩入了一片蘆葦之中。

東方鈺厲聲叫道：「妳逃不掉了。」兩起兩落，追到了一片蘆林之外。

他口說「妳逃不掉了」，眼看一片叢叢密密的蘆林，沿着湖岸伸展，無盡無休，不禁大皺眉頭。

他剎住身形，立在蘆林之外，不禁暗暗尋思：「這玉妃妖婦，顯然甚得『魔帝』寵幸，我若將她生擒，不怕那魔帝不放出我爹，如此機會，豈能錯過？」他想到此時，驀又眉頭一剔，道：「搜！」

搜什麼？搜林。他一緊手鋼劍，蹤入蘆林之中，要想搜遍這一片蘆林，活捉玉妃。

叢叢密密的蘆林中，雜生着許多籐蔓，相互糾結，人行其間，如行荊棘，東方鈺走了幾步，大有舉步維艱之感，不禁暗道：「我難行走，那妖婦如何能走？必是就藏在這附近之處了。」

當下便停住不動，運起功力，凝神諦聽周遭動靜，在他估計，二三丈以內，縱是輕微的喘息之聲，也莫想逃過他的耳朵。但聽了半晌，只有雪花飄落在蘆葦上的簌簌之聲，以及蘆葦背後的湖水拍岸之聲，其他沒有半點聲響。

東方鈺鼻孔一哼，道：「怪了。」當下揮動手中鋼劍，橫斬直挑，又前行了十餘步，忽然發現蘆林之中，原是有條通路。路徑甚小，已被積雪掩蓋。顯然，那玉妃準是順着這條小徑逃了。

東方鈺更不遲疑，縱身便沿小徑追去。這條小徑一直通到湖岸，東方鈺追到湖岸，仍然不見玉妃的影子，雪地上更是找不出一隻脚印。但他明白，玉妃輕功超絕，不會留下很深的脚印，而且飛雪一直未停，縱有些許痕跡，瞬息便被掩蓋。

東方鈺眼看一片汪洋湖水，正自四顧茫然，忽聽湖岸蘆荻之中，欸乃一聲，蕩出一隻小舟。那舟子短褐穿結，頭上戴着一頂草笠，身材甚是偉岸。

東方鈺揚聲道：「借問大哥一聲。」那舟子掉頭望了東方鈺一眼，道：「什麼事？」語音甚宏亮。

東方鈺道：「請問大哥，可曾看到一個女人？」那舟子道：「什麼樣的女人？」

東方鈺道：「一個穿紅衣服的女人，肩頭上負了傷的。」那舟子道：「哦……」

東方鈺道：「大哥是見到了麼？」那舟子道：「她是你什麼人？」東方鈺道：「不是我什麼人。」

那舟子道：「如此你問她作甚？」東方鈺道：「大哥如果確曾看到，便請指點一下，在下當有重謝。」

那舟子雙目一亮，道：「不知你謝我什麼？」東方鈺道：「在下身邊，尚有紋銀數十兩，便一併謝了大哥。」

那舟子哈哈一笑，道：「我當什麼重謝，原來是幾十兩銀子，哈哈……哈哈……不稀罕……不稀罕……就是金元寶我也不稀罕。」

東方鈺愕了一愕，道：「大哥想要什麼？」

那舟子道：「你不要口口聲聲『大哥』，咱叫詹老七，年已三十五，衣破無人補，我想要個老婆？」

東方鈺苦笑了笑，道：「詹兄有了銀子，就可討個老婆了。」

詹老七想了一想，道：「對對對，有了銀子，就可討個老婆，不知你共有多少銀子？」

東方鈺道：「大約有七八十兩。」

忽聽那小舟的蘆蓆蓬中，嬌哼一聲，道：「好啊，我答應你了。」

東方鈺聽出正是玉妃的聲音，方自心頭一震，只聽詹老七哈哈一聲大笑，笑的甚是得意，道：「妳答應了麼？那我不要他的銀子了。」

東方鈺舉目一望，那小舟距離岸頭，至少也有七八丈之遠，自忖難以一蹤而登，只好揚聲叫道：「詹大哥，你別信他的鬼話，她不會作你老婆的。」

詹老七道：「為什麼？她親口說的？」只聽蓬中的玉妃道：「老七啊，那小子不是好人，他也想打我的主意，我不肯，他一直追。」

詹老七扭頭罵道：「泥小子，想吃天鵝肉麼？如今天鵝肉落到了我詹老七嘴裏。」

東方鈺連忙道：「詹大哥，你別聽她胡說，她是在下的仇人。」

詹老七道：「是你的仇人？」

東方鈺道：「正是，是在下的仇人。」詹老七縱聲大笑道：「是你的仇人，但現在變成了我詹老七的親人，哈哈……哈哈……」忽然面朝蓬裏道：「小乖乖，妳是不是？」

只聽玉妃嬌聲道：「是啊，老七，你只把我送到君山，我們便成親。」

東方鈺心中一動，猛然想起她曾說過「魔帝」到了洞庭君山，並有三十六「天罡」護駕，當下叫道：「詹大哥，你聽我說，你一到君山，就沒命了。」

詹老七朗朗大笑道：「那是自然，這樣的美人兒，細皮嫩肉，有紅有白，咱們一成親，乖乖，我詹老七還有命麼？」

東方鈺暗暗咬牙，忖道：「這傢伙粗頭粗腦，說不通啊。」只聽詹老七又向着艙棚裏道：「小乖乖，妳的傷怎樣了？」

玉妃嬌聲哼道：「痛啊。」詹老七道：「我有金瘡藥。」

東方鈺又自心中一動，叫道：「詹大哥，你是江湖中人麼？」

詹老七轉過臉來道：「不錯，咱詹老七過去在揚子江中搖大船，現在在洞庭湖中搖小船，是從江裏到湖裏來的。」

原來他說的是此等江湖，東方鈺不禁苦笑搖頭，道：「詹大哥，這女人不是等閒之人。」

詹老七道：「管她什麼人，只要她肯嫁我，落難的公主，有時也嫁給要飯的啦。」忽然濃眉一軒，叫道：「你小子一直嚕嚕囌囌，想打破咱詹老七的好事是不是？」

東方鈺碰了釘子，方自一怔，只聽玉妃的聲音道：「是啊，老七，他存心不良，想我嫁他。」

東方鈺大喝一聲道：「放妳的屁！」只聽玉妃嬌聲道：「老七，他罵人，你快開船吧。」

詹老七道：「對了，我就開船，到了君山，咱們好成親。」

東方鈺一聽他要開船，不禁心中更急，連忙叫道：「詹大哥，你慢點開船，你慢點開船……」

詹老七道：「怎麼？」

東方鈺道：「詹大哥，我告訴你一句實話，這女人決不會嫁你，一到君山上岸，你便要吃她的虧了。」

詹老七大笑道：「吃老婆的虧算什麼？難怪她不肯嫁你。」又向篷艙裏道：「乖乖，他說我要吃妳的虧。」

只聽玉妃道：「老七，別聽他胡說八道，我有什麼虧給你吃，只怕……只怕……」忽然格格一聲媚笑，道：「看你身子壯壯的，只怕我要吃你的虧啊。」

詹老七得意地大笑道：「小乖乖，妳儘管放心，別看我老七是個粗人，也懂得憐香惜玉的哩，哦，小乖乖，我真想現在就成親。」

玉妃似是有點吃驚，道：「現在？」詹老七大笑道：「小乖乖，妳不答應麼？」玉妃着急地道：「不是，不是，我是……我是……傷還沒好啊。」她一陣着急，總算急出了一個理由。

詹老七說過懂得憐香惜玉，而她不但肩頭有傷，而且傷勢甚重，自是不能成親。

東方鈺心念暗轉，忖道：「這一水之隔，不過七八丈之遙，當真是難倒我了，我如何想個法子，登上船去才好？」

他心想只要能登上小船，舉手之下，便可制住那個詹老七，玉妃重傷之下，料非自己之敵。

他心想打着如意算盤，但目光四轉，除了那一葉扁舟，湖面上空蕩蕩地，再也不見半條船影，自己又不會水，雖然七八丈之隔，勢比登天還難。

他估計自己拚力一躍，可以橫渡五丈，那剩下的二三丈怎辦？這樣寒冷天氣，一落入水中，縱不淹死，也會凍死，何況玉妃雖然肩頭負傷，武功未失，她容許自爬上船麼？

他想着想着，沒有辦法。只聽小舟上的玉妃道：「老七，好人，你怎麼還不開船？」

詹老七道：「是啊，我就想開船。」玉妃嬌滴滴道：「那就快開吧？」

詹老七道：「我氣這小子。」玉妃輕哦道：「氣他作甚麼？」

詹老七忿忿的道：「妳嫁了我，他好像很不樂意似的，盡是打破，他說我會吃妳的虧，哼，嫁了他就不吃虧了。」

玉妃笑道：「是啊，我們快點開船，別理他。」詹老七道：「不，我

要氣氣他。」

玉妃道：「你要怎樣氣他？」詹老七道：「咱們親熱親熱，讓他乾瞪着眼，氣死他龜小子！」

東方鈺大喝一聲道：「詹老七，你敢罵人！」

詹老七怒道：「你罵了我老婆放屁，我不能罵你？」陡然語聲轉和，道：「小乖乖，快出來，快出來親熱……」

玉妃似是無可奈何，道：「老七，你要怎樣親然啊。」詹老七哈哈一笑，道：「小乖詹，親熱妳也不懂？譬如說……譬如說……並肩兒坐着，摟着腰兒，親親嘴兒，說幾句知心話兒，哈哈……哈哈……」

玉妃嬌聲道：「親熱了你會開船麼？」

東方鈺暗哼道：「這妖婦一心只想開船，好快點到君山去，詹老七，你這傢伙沒有睜眼，你這時沾了她的便宜，到了君山，她豈肯饒過你？」只聽詹老七大笑道：「當然啊，一邊親熱，一邊開船。」但聽玉妃嬌聲哼道：「哎喲，我好痛啊，好痛啊，痛死我了。」

詹老七道：「痛麼，那糟了，不能開船，湖中風浪甚大，船一搖幌，痛的更是厲害，小乖乖，我看還是等風小了，浪平了，再開船吧。」

東方鈺暗哦了一聲，道：「嘿，這傢伙粗中有細，看樣子倒是個調弄女人的能手，不親熱，就不開船。」

只聽艙蓬裏的玉妃道：「哦，哦，我就出來。」說話之間，果然從艙蓬裏鑽了出來。

雖然相距尚有七八丈距離，皚皚白雪如鼉，東方鈺抬頭望去，但見她雲髮散亂，向着詹老七嫣然一笑，道：「老七，你壞死啦，這時候要人家……」

詹老七一把將她拉到懷中，道：「啊，小乖乖，好香！」

東方鈺看在眼裏，不禁暗道：「這妖婦當日在北嶽『太陽別府』何等威風，今日也落得笑臉迎人，向一個粗俗不堪的船老大獻媚。」

他忽然想起了當年京城名妓李師師，被道君皇帝寵幸，炙手可熱，以後年華老大，落泊江湖，後人哀傷其事，有詩云：「轉眼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金檐檀板悄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這玉妃不是動過帝王麼？動過「魔帝」。

忽聽玉妃嬌聲叫道：「老七，你別亂摸啊，癢死人。」詹老七大笑道：「這是親熱啊。」

玉妃嗔道：「你不說一邊親熱，一邊開船麼？」

詹老七道：「對了，對了，我就要開船。」只聽玉妃嬌啊一聲道：「老七，你的手，你開船要拿槳啊，唉，可惜我不會開船。」

詹老七哈哈笑道：「開船有什麼不容易，妳當了咱詹老七的老婆，保管很快就會開船。」

東方鈺暗哼道：「她要會開船，你早就沒命了。」

詹老七忽然掉過頭來，快活地叫道：「小子，咱詹老七打了半輩子光棍，如今總算混了一個老婆，現在就開船啦，現在當眞就開船啦，開到君山去成親，去作新郎倌。」說着拿起木槳，在湖面上打起一個水花。

東方鈺見他眞要開船，又不禁心中大急，叫道：「詹老七，你在作夢，你想到君山去成親？去作新郎倌？哼哼，保管你一到君山，便要變鬼，這女人……」

詹老七怒叫道：「什麼？你敢兇我？」東方鈺道：「我說的是實話。」

詹老七大怒道：「實話，老子揍你！」

玉妃連忙勸道：「老七，好人，別跟他一般見識，咱們就開船吧。」

詹老七揮動着粗壯的手臂，暴怒如雷道：「不行，老子要揍他個狗吃屎！」

玉妃大驚，生怕詹老七將船搖到岸，忙道：「老七，老七，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你却不聽我的話，我嫁了你，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硬勸不成，動之以柔情，說的活龍活現。

東方鈺不禁暗暗叫采：「這妖精眞會做作。」他生怕詹老七被她一說，說軟了心，故意激道：「詹老七，我就說你準會死掉，一到君山便死，哼哼，你要揍我，難道我就不能揍你，你揍我一拳，我揍你十拳！」

詹老七拳頭揮動，叫得震天價響：「老七揍你一百拳，一千拳，數不清的拳！」忽然轉向玉妃道：「小乖乖，往後我什麼都聽妳的，就只這一次，我必要揍他一頓。」

玉妃嬌聲道：「老七，你就聽我這一次，往後，往後……」

詹老七道：「難道往後，妳聽我的？」玉妃點點頭道：「是啊，你是我丈夫，我自然要聽你的。」

詹老七想了一想，道：「古怪，古怪，妳好像護着他，怕我揍死他，這個……這個……我非揍他不可，我非揍他不可。」玉妃連忙道：「不是，不是，老七，你怎想到……唉，我是爲你。」

詹老七道：「爲我？這怎是爲我？」玉妃柔聲道：「你不知道，他是會武功的。」

詹老七不解道：「什麼武功？」玉妃求道：「你先開船，我慢慢告訴你啊。」

詹老七道：「小乖乖，妳還是先說了吧，一個悶葫蘆裝在肚子裏，多麼難受，就開船也沒有精神，搖不動槳。」

玉妃無奈，只好說道：「武功麼，就是很會打架，我怕你……我怕你……唉唉，假如有個三長四短，我去靠誰啊。」

詹老七突然哈哈笑，道：「小乖乖，原來妳是說打架，什麼武功武功的，教人聽也聽不懂，不是吹牛，我詹老七當年在揚子江中駕船，不知打過多少架，普通兩三個小伙子，沒看在我詹老七的眼裏，嘿嘿，小乖乖妳眞是白躭心事了。」

玉妃搖頭道：「這不行啊，你只是有點氣力。」

詹老七道：「打架不憑氣力憑什麼？」

玉妃解釋道：「空憑氣力不行，會武的人，要能借力使力。」

詹老七搖頭道：「妳的話我不相信，什麼借力使力，憑這小子，莫說我詹老七打他一拳，就倒下去壓也壓死他，妳不讓我揍他，分明怕我一拳，將他揍死。」

東方鈺聽他直想打架，乘機叫道：「詹老七，我看你全是吹牛，想恐嚇於我，有胆的就把船划過來，哼哼，雷聲大，雨點小，吹給女人聽……」

詹老七大聲吼叫道：「好哇，你敢頂撞老子？老子不揍你全死，也揍你半死！」打起木槳，直向岸邊搖來。

只聽玉妃嬌聲喝道：「老七，你敢靠岸，我便不嫁你了。」詹老七大笑道：「老婆子，何必生這大的氣，難道我揍了他，你心疼？」

玉妃眼看一靠岸，便無生路，她並不知東方鈺要留她作爲人質，只道東方鈺存心將她殺掉，氣急敗壞的喝道：「詹老七，你……你……不想活了。」忽聽「噫嚶」一聲，便不再響。

只聽詹老七道：「啊，小乖乖，氣昏了，氣昏了，糟糕，糟糕……」他停下木槳，將玉妃抱起，躬腰放在蓬艙裏，站起身來怒叫道：「小子，如今咱老婆也氣昏了，趁她昏的時候，我先把你揍死，丟在湖裏餵魚，待她醒來時，我就說你逃了，免得她不開心，說我心毒手辣。」

忽又撥動雙槳，向岸邊划來。東方鈺暗忖道：「怪事，那妖婦怎的一急就急昏了？」思忖之間，那船已傍岸。

詹老七搶步登岸，雙手叉腰，氣鼓鼓的道：「小子，誰先動手？」

東方鈺暗暗好笑，忖道：「看他這個架式，果然像鄉下人打架的樣子，憑着幾分蠻力，愛動手動脚。當下微微一笑，道：「詹大哥，咱們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何必打什麼架？」

詹老七大叫道：「啊嘿，你小子胡吹大氣的麼？」目光一掃東方鈺手中霹靂鋼劍，又叫道：「你用刀我也不怕！」他連劍都不識，認成了刀，當眞是個外行。

東方鈺啞然笑道：「詹大哥，不論你怎麼說，兄弟不想跟你打架。」

詹老七雙拳一揚，怒道：「你不想就成了麼？要看老子想不想！」搶上兩步，一拳打了過來，出拳無風，步履虛浮，只是拳頭不小。

東方鈺橫跨了兩步，笑道：「詹大哥，這是何苦，兄弟此時，連指頭也懶得動。」

原來詹老七不肯靠岸，他當眞恨得牙兒癢癢，只想如何登上船去將他制服，甚至想一劍將他殺却，但此刻船已靠岸，玉妃已在掌握之中，他氣性已消，對於一個不會武功之人，他委實不願動手。同時，沒有動手的興趣。

詹老七大喝道：「誰跟你稱兄道弟，照打！」登時左一拳，右一拳。

東方鈺東閃西避，只不還手。

詹老七沉聲叫道：「小子，你當眞不還手麼，休怪我詹老七要亂打一通了。」

東方鈺暗暗好笑，道：「難道你剛才是規規矩矩打的？」

詹老七道：「自是規規矩矩，絲毫沒有取巧。」

東方鈺朗朗笑道：「詹大哥，我看還是算了吧。你規規矩矩打不着我。亂打一通更是摸不着邊了，何苦這般白費氣力？」

詹老七哼聲道：「亂打就不同了，我亂打，你亂逃，總要碰上一拳，說不定拳拳碰上。」東方鈺忍俊不住大笑道：「有這等事？兄弟難以相信，倒是要見識見識詹大哥的亂打拳法了。」

詹老七雙目一翻，道：「那你就看拳！」左手飛起一拳。東方鈺微微一笑，滑步向左面一閃。

兩人相對，東方鈺的左面，正是詹老七的右面，想不到詹老七右手一拳又飛起，擊向空檔，東方鈺這一閃，恰好碰上，正中左肩。

這一拳雖不甚重，却也震得身子一斜，東方鈺不禁大吃一驚。只聽詹老七叫道：「如何？」登時東打一拳，西打一拳，果然是亂打，拳拳擊向空檔。但說也奇怪，東方鈺閃到東，拳頭剛巧在東，東方鈺閃到西，拳頭剛巧在西，竟是處處碰上拳頭，處處挨打。

片刻之間，挨了一十九拳。這一來東方鈺心頭大白，叫道：「原來詹駕藏鋒不露，在下要還手了。」詹老七哈哈一笑道：「打架原是要還手的，不還手怎叫打架？」

東方鈺趁詹老七拳勢稍停，鋼劍反插背後，猛地丹田眞氣一提，活開步眼，展開學會不久的「琵琶手。」

東方鈺手式方起，詹老七便已停止了那套亂打的拳法，叫道：「咱詹老七一向作事公平，不沾便宜，也不肯吃虧，我打了你一十九拳，你硬充好漢，不會還手，如今咱詹老七也充充好漢，讓你一十九招。」

正好，「琵琶手」剛好一十九招。他裝了一陣外行，連「武功」都不懂，此刻出言吐語，漸漸變成了內行。

東方鈺連挨了一十九拳，不輕不重，心知遇上了一位不知是友是敵的高手，但他畢竟少年之人，血氣方剛，不但這一頓老拳，使他心頭冒火，並且才學會的一十九招「琵琶手」，也有點技癢難熬，當下大喝一聲道：「很好，你就充好漢吧。」身形閃電躍進，頓時幻起漫天手影。但見五指顫動，如彈琵琶，抹、拂、挑，指尖上帶起一片銳嘯之聲，有如急雨。

詹老七見狀，哈哈一笑，道：「住手，住手……」

東方鈺一聽對方叫住，停手問道：「怎麼？」

詹老七道：「你手揮五絃，可是『琵琶手』？」

東方鈺道：「你猜的不錯。」

詹老七朗朗笑道：「好，見識見識，開始吧。」

東方鈺冷笑道：「古裏古怪。」手法再起，右手揮出一招「拂雲見日」，左手斜向上挑，使出一招「倒捲珠簾」，上拂天靈，下探氣海，只見一排呼嘯的指影，彷彿數百根指頭，一齊顫動，極見功力。

詹老七大叫道：「好！好！」身子一閃，忽然不見。

東方鈺耳聽他衣袂飄風之聲，業已到了身後，當下猛地一個轉身，反手一招「撩雲撥雨」，劃出一片指影。片刻之間，攻出了一十五招。

詹老七果然並不還手，只見他踩着一路奇詭異常的步法，游走於排排指影之下，指影在東，他人却在西，指影在西，他人已到東，忽然哈哈一笑，道：「你這種規規矩矩的手法怎成？不如亂劃幾招試試。」

東方鈺猛攻一十五招，連他半點衣角也沒沾着，聽了他這種取笑之言，不禁又急又氣，轉眼間一十九招「琵琶手」使完。

詹老七叫道「好了，好了，現在輪到咱詹老七出手了。」東方鈺愕了一愕，道：「什麼？輪你出手？」

詹老七道：「正是，我打了你一十九拳，你攻了我一十九手，現在你一十九手使完，自是應該歸我。」

東方鈺軒眉道：「你又用那套亂打的拳法？」

詹老七道：「我剛才用亂拳，現在用亂掌，你剛才猛攻，我現在要猛打！」突然右掌一豎，一掌推出，寂無聲息，絲毫不見警兆，一股如山暗勁，直向東方鈺當胸撞到。

東方鈺暗忖：「我剛才東閃西閃，挨了他一十九拳，看來一動不如一靜，此刻我不躲了。」當下足踏子午，平胸一掌拍出。

詹老七見他不避，居然出掌相抗，頓時眉端一豎，不待雙方掌力接實，猛地振腕收勢，將一股餘勁向旁一引，但聽「蓬」的一聲巨響，雪地裏擊了一個廣深三四尺的大坑，雪片泥土亂飛。一擊之力，竟具如此威勢，東方鈺目擊駭然，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此時，忽聽岸上蘆林中震耳一聲大笑，蹤出一個人來，道：「老七，喝喜酒啦。」

東方鈺掉頭一看，原來是個滿臉虬髯，軀體魁梧的高大老人，說老也不太老，約莫五十左右年紀，雙目如鈴，閃着兩道精光。

詹老七道：「喝俺喜酒？」虬髯老人道：「怎麼，討老婆不喝喜酒？」詹老七桀桀大笑道：「對對對，鬍子，原來你來了很久？先瞧瞧新娘子，先瞧瞧新娘子。」轉身直向那停泊小舟的岸頭奔去。

虬髯老人大笑道：「老七，別瞧了，新娘子嫌你粗頭粗腦，又醜又黑，已經逃啦。」

詹老七奔到船頭一看，果然那蓬艙中的玉妃，業已影子不見，他掉過頭來，雙目睜得老大，尷尬地一聲大笑道：「這臭娘兒，居然會自解穴道。」

東方鈺聞言，不禁暗哦道：「我說呢，那妖婦怎會氣的發昏，原來她被詹老七點了穴道。」只聽虬髯老人道：「老七，你抓雞不着，蝕了把米，新娘子順手牽羊，還拐了東西哩。」

詹老七道：「那還用說，拐走了一條白被。」

東方鈺愕了一愕，忖道：「一條白被？這算得什麼貴重之物？那妖婦居然……」忽然心中一動：「哦，是了，她定是將條白被，緊緊裹在身上，在這白雪皚皚中，悄悄溜下船來，嘿，好主意，當眞是令人難以發現。」

忽聽詹老七大叫一聲，道：「小子，賠我老婆啊。」東方鈺呆了一呆，道：「尊駕別開玩笑了。」原來他此時，業已看出這詹老七和虬髯老人，俱不是等閒人物。

只聽詹老七道：「誰開玩笑了，賠不出老婆，就賠銀子。」東方鈺笑道：「好好好，尊駕要賠銀子，那就好談了，在下身上，共有……」

虬髯老人插口道：「少年人，我看你銀子也不能賠，你把身上的銀子賠光了，拿什麼吃飯？難道說去偷？去搶？」詹老七大叫道：「鬍子，你這就不對了，你想叫我詹老七人財兩空？」虬髯老人眼珠一轉，道：「不不，老哥哥不是這個意思，老哥哥是看他怪可憐的，身上就只幾十兩銀子，賠了你他豈不落得沿門叫化？這樣吧，叫他賠點別的什麼。」

詹老七叫道：「他除了幾十兩銀子，別的還有什麼？」虬髯老人道：「他身上有隻絲囊，絲囊裏面，有隻小小的金劍。」

東方鈺心頭一跳，忖道：「怪了，這老頭怎知我身上有隻小小的金劍？」只聽詹老七道：「一隻小小的金劍，能值多少銀子？」

虬髯老人道：「老七，這可不能和銀子相比，有了這隻小小的金劍，就什麼都好辦了，你也不必在這洞庭湖中駕船，上『天龍谷』去要什麼有什麼？」

詹老七道：「啊嘿，有這大的好處？那『天龍谷』在那裏？」虬髯老人耍了耍眼皮道：「老七，老哥哥正有點事，要上『天龍谷』去，你只要取得了他那柄金劍，咱們這就上路。」

詹老七目光一轉，轉向東方玉，道：「小子，拿出來瞧瞧吧。」

東方鈺耳聽虬髯老人之言，心中正自暗暗盤算，忖道：「難道這老頭兒當眞知道『天龍谷』？」一聽詹老七之言，連忙抬起頭來，道：「尊駕在說什麼？」

詹老七道：「咱不要銀子了，只要你一隻小小金劍。」東方鈺雙目一睜，道：「在下連銀子也不給了。」

那隻金色小劍，乃是「北漠神拐」李八百給他的，他怎肯輕易與人？詹老七聽了虬髯老人之言，竟然不要銀子，而要金劍，他禁不住有點憤怒起來。但又不禁暗暗稱奇，不解這虬髯老人，怎知他身上有隻金劍，並且虬髯老人說要上「天龍谷」去，更使他十分動心，忖道：「如果他所言是眞，我只要暗暗跟着他，便可找到『天龍谷』了。」思忖之間，只聽詹老七叫道：「那就賠老婆吧。」

東方鈺肩頭一軒，道：「憑尊駕一身武功而論，稱得上一流高手，諒非這洞庭湖中駕船之人，如果要找在下一再歪纏，在下只有少陪了。」掉

轉身軀，直向岸上走去。只聽詹老七大叫道：「想逃那不成！」

虬髯老人哈哈一笑，忽然說道：「老七，快看！」東方鈺愕然回頭，遠遠只見湖中來了兩隻快船。

兩隻快船衝波鼓浪，直向岸頭駛來。詹老七道：「啊，君山來的。」

東方鈺猛的心中一動，忖道：「君山來的，莫非是那魔頭的手下之人？咳，是了，去東嶽廟打接應的。」

一想到東嶽廟，不禁立刻想起了孟小珠，暗急道：「糟糕，弄丟了怎麽辦？我得快點趕去看看。」他趁着詹老七和虬髯老人面向湖中不備之時，一縱身形，穿入了蘆林之中。他循着原先那條小徑，一直奔出蘆林，認準方向，朝東嶽廟奔去。

此刻飛雪已停，地面積雪深達數寸，展目望去，無邊無際，一片雪光耀眼，盞茶時光，他奔到了東嶽廟。他越過那堵黑色短牆，目光一瞥，只見廟門大開，正殿之上，寂無聲息，不見半個人影。

東方鈺心頭一沉，自言自語：「這如何是好，小珠……」一語未畢，人已奔上大殿。忽見血泊中一個青衣婢女扭動了一下，翻身坐了起來，道：「你……你……別殺我。」

東方鈺吃了一驚，掄劍喝道：「妳還沒死？」那婢女渾身血污，慘無人色，戰戰兢兢道：「你……你……要殺我麽？」

東方鈺仔細一看，原來那婢女只是肩頭中了一劍，心想：「我殺她什麽用？」當下沉聲說道：「好，我不殺妳，我只問妳的話，妳要實說。」

那青衣婢女道：「你只不要殺我，什麽都說。」

東方鈺眉頭一別，道：「我不問妳別的，妳只說剛才那些人那裏去了？」那青衣婢女道：「統統走了，一齊走了。」

東方鈺道：「有個小姑娘妳看見麽？」那婢女點頭道：「那小姑娘麽，她也走了，一面叫喊着走了。」

東方鈺吃了一驚，道：「她叫喊什麽？」那婢女想了一想，道：「好像是叫……好像是叫……哦……叫喊東方什麽的。」

東方鈺暗忖：「看來再問也問不出什麽名堂，小珠尋不着我，可能回轉岳陽城中去了，我不如回轉客店看看。」主意打定，沉聲道：「我雖不殺妳，但也無法救妳，妳能活就活。」話完，轉身奔出廟門。

他心急如焚，一路飛蹤，十里之程，展眼便到，他踰垣進入「鴻昇客店」，正好遠處城樓之上，梆鼓三響。他先蹤入隔室，不見小妹的影子，忙又轉到自己房中，只見殘燈半明，不禁愕了一愕，心道：「我出去之時，分明吹滅了燈的啊。」目光接處，只見案上留着一張字條，寫道：「師兄，要找天龍谷，快出南門，我已追他兩個去了，沿途之上，我自會留下記號，劃個十字。」下面署名，正是「小師妹孟小珠」。

東方鈺看畢，暗道：「追着他兩個去了，他兩個是誰？哦，對了，莫非是破書生和窮和尚？」

他自從那晚在巫山朝雲峯的那座「神女廟」中，聽了「北漠神拐」李八百談起三十九年前那位黃衫少年之事，便不禁悠然神往，對那位黃衫少年，起了嚮慕之心。他並非嚮慕別的，而是嚮慕那位黃衫少年的氣度和胸懷。正苦不知「天龍谷」在於何處，偏巧今晚在「東嶽廟」中，從玉妃的口中，發現了破書生和窮和尚，俱是「天龍谷」中之人。同時，他又在洞庭湖濱，遇上了那個虬髯老人。

那虬髯老人說，他正要上「天龍谷」去。並且，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又說只要憑那隻小小金劍，到了「天龍谷」，要什麽，有什麽。

東方鈺想着想着，忽然心中一動，忖道：「北漠神拐李老前輩，說找了多年，不知『天龍谷』在於何處，怎麽我一獲得這隻金劍，便遇到了『天龍谷』之人？聽到了『天龍谷』之事？」

他原是絕頂聰明之人，想到此時，立刻恍然大悟，暗道：「對了，李老前輩並非不知『天龍谷』在於何處，只是不願去會晤當年那位黃衫少年，而故意將這宗機緣，授予自己。」

他腦中一轉，驀又記起神拐李八百臨別之言，忖道：「好吧，反正距離『東海無極島』的約會之期，尚有一月多時間，你不如去碰碰運氣，看看當年那位黃衫少年，如今究是何等人物。」

事實上孟小珠業已跟踪而去，他不去也是不行。主意打定，仍循原路，出了『鴻昇客店』逕奔南門。出得城外，天色漸已明亮。

孟小珠在那字條上留言，說是一路自會留下記號，但這一片皚皚白雪

，記號怎樣留法？東方鈺舉目四望，正自茫然無計，目光抬處，只見路旁一株白楊樹幹之上，赫然劃着一個十字。那是用利刃所劃，並有一個箭頭，指向西南。

東方鈺心中一喜，忖道：「這樣便好找了。」身形一起，直向西南奔去。

如此一連數天，地面積雪漸融，孟小珠留下的記號，有時用刀，刻在沿路的樹幹之上，有時是用白石灰，或者黑的煤屑，劃在人家牆壁上，如果遇上岔路，沒有樹，也沒有房屋，便是用些石子，擺成一個十字形。東方鈺一路追踪，也不知渡過了多少河川，攀過了多少山嶺，漸漸人烟絕跡，進入了一派極大的山區。山脈綿亘，無盡無休，舉目望去，林木莽莽，盡是削壁巉崖。

東方鈺屈指計時，自離開岳陽，業已一十五天。憑他輕功之速，這一十五天時光，至少奔了數千里之程，他不禁心頭暗驚，忖道：「這到了什麼地方啊？」

這天，夕陽將下，他渡過了一條絕澗，找來找去，却已找不着孟小珠留下的記號，伸手一摸，乾糧已罄，不禁大驚道：「糟糕，我要餓死山中了。」

他抬頭一看，只見暮烟四起，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忽聽遠處傳來鼕鼕鼓聲。這等深山之中，何來鼓聲？但既有鼓聲，必有人烟。東方鈺心中一動，忖道：「我且尋去看看。」當下一緊手中鋼劍，便循着那鼓聲找去。

憑他一身功力，普通的高山絕嶺，自是難不倒他，頓飯時光，他已越過一座橫亘的山腰，但聽鼕鼕鼓聲中並夾雜男女的歌聲，彷彿數十人在合唱。

男的歌聲嘹亮，女的歌聲柔媚。東方鈺暗暗稱奇，必想：「怪事，這荒深山之中，居然有人狂歡作樂？」

但見一輪明月，緩緩從東面山頭昇了起來，遠山近林，彷彿罩上了一襲蟬翼般的透明輕紗，山林那邊，閃耀着一堆熊熊巨火，一陣烤肉的香味，隨風傳了過來。

突然，歌聲也停，鼓聲也止，隱隱有流水淙淙之聲。原來沿着山林，有一道小溪。淸溪流水，綠草如茵，當眞別有天地。

東方鈺遙望着熊熊火光，沿着溪流，一路奔了過去。那知剛剛奔了數步，忽聽嬌叱連聲，從那林木之中，閃出兩條人影。

東方鈺抬頭一看，原來是兩個苗裝少女，手中各提着苗刀一柄，不禁暗道：「莫非此地便是苗嶺？」

他原沒到過苗疆，也不知苗人是什麼裝束，但一見兩女服飾大異，僅僅是用兩塊花布裹在身上，頭上滿插山花，玉臂袒露，是以一猜便猜着了準是兩個苗女。

兩個苗女，俱都頗有姿色。左面那苗女，上下打量東方鈺一眼，一擺手中苗刀，嘰哩咕哩，不知說些什麼。

東方鈺不通苗語，只好連連搖頭，表示不懂。右面那苗女用手比劃，指着東方鈺，劃了個圈，然後指着地上，意思好像是「你來此作甚？」

東方鈺雖是大畧懂得她的意思，却是無法作答。忽然心中一動，用手摸了摸肚子，又指了指口，意思是「我肚子餓了。」

兩女相視一笑，嘰哩咕哩說了幾句。左面那苗女忽然向着東方鈺擺了擺手，轉身急急奔去。

東方鈺暗忖：「莫非她是去取食物，叫我等着？」掉頭向右面那苗女望去。

但見那苗女掄刀而立，櫻口張動，似是想和自己說話，話到唇邊，才想到東方鈺不懂她的話，忍不住格格一笑。

東方鈺也自好笑，本想打聽一下這苗嶺有不有座「天龍谷」，終因語言不通，只好搖頭。

片刻，那轉身奔去的苗女，又奔了回來。東方鈺滿以爲她會帶來食物，最好是烤肉之類，因爲他剛才已聞到肉香，那知那苗女什麼也沒帶，却領了個青年苗子奔來。

那苗子軀體茁壯，袒露着右臂，臂膀上刺着一條盤繞的龍紋，色呈錠藍，作張牙舞爪之狀，手中擎着一柄細鐵楸刀。

那苗子刀尖一指，筆直指着東方鈺，道：「你……你……叫什麼？」他居然會一點生硬的漢語。

東方鈺心想：「好了，我可問他了。」當下道：「我叫東方鈺。」

那苗子唸道：「東……東方……東……方……鈺……對……不……對？」

東方鈺道：「對了。」那苗子忽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吉里。」

東方鈺道：「你叫吉里？」吉里點了點頭，道：「你……你……想吃……吃東西？」

東方鈺本就肚子餓了，剛才聞到那烤肉的香味，更是食慾大動，但對這苗子，也不知如何講究禮教，乾脆便道：「正是，我肚子餓了。」

吉里一擺手細刀，忽然叫道：「贏……贏了刀，便有……便有吃喝。」

東方鈺愕了一愕，忖道：「這苗子竟要動武，看來不贏他手中細刀，別說吃喝，休想問得出話來。」當下微微一笑，道：「交個朋友不行麼？何必要動刀子？」

吉里兩眼一翻，道：「不……不動刀，交……交什麼……朋友……朋友？」東方鈺暗道：「原來交朋友要動刀的？」手中鋼劍一振，擺開門戶，笑道：「好，你先動手。」吉里聞言，更不打話，掄上一刀劈來。

細刀爲有名利刃，藍汪汪劃帶起一片寒光。東方鈺不敢大意，脚步滑動，側身讓開一刀，待得吉里刀勢用老，猛的身子一旋，鋼劍一揚，斜肩劈下。他並未存心傷人，是以劍勢緩慢，只看吉里如何變招。那知吉里一刀劈空，並不收刀重發，順勢迴鋒一舞，猛削雙足。

這一着大出東方鈺意外，不禁吃了一駭，連忙真氣一提，點足彈起，剛好讓開一片刀風，平滑足底而過。

他閃雖閃過，不禁心頭發毛，暗叫道：「好傢伙，我幾乎上了你的惡當？」思忖之間，吉里又是一路刀光捲到。

這苗子不但運刀靈活，而且極是慓悍，刀刀攻向要害，兩個苗女見狀，一齊拍手歡叫，替吉里打氣。

東方鈺眉頭一軒，喝道：「吉里，看劍了。」兜胸一劍，直透刀影而入。吉里不退反進，細刀劃起一片嘯風。

東方鈺只覺劍尖一震，如中鐵石。原來這苗子胸前，暗裏有面護胸的銅鏡。

東方鈺那裏知道：不禁又吃一駭，蓦的左手一揮，施展「琵琶手」，照定吉里握刀的腕脈掃去。

這一番，吉里却不曾防得，只覺右腕一麻，生痛徹骨，登時把持不定，一柄細鐵軟刀，吭噹一聲，掉在地上。

東方鈺哈哈一笑，道：「可以交朋友了吧？」吉里雙目一睜，道：「你……你……」忽然搖頭大叫道：「不……不服……不……不服……」

東方鈺暗暗好笑道：「你要怎樣才服？」吉里雙拳揮動，道：「比……比拳。」

東方鈺暗想：「諸葛服孟獲，七擒七縱，從此南人不復反，我要叫這苗子口服心服才是。」當下雙眉一剔，道：「比拳就比拳，」右腕一翻，緩緩將柄霹靂鋼劍，插向背後。

吉里大聲喝叫，跳過來掄拳便打。拳如急雨，眨眼間打出了一十三拳。拳風虎虎，頗有幾分蠻力。

但這路拳法，却遠不如刀法之精。

東方鈺讓過一十三拳，突然大喝一聲，揉身而進，一拳擊去。

這一拳正擊在吉里的肩胛上，打得他身子一斜，踉蹌退了五步，略爲一頓，又自舉起雙拳，撲過來猛攻猛打！

東方鈺再不容情，身子一旋，左手一伸，抓住吉里飛來拳頭，右掌斜裏穿出，托住吉里後心，喝聲起，硬生生將吉里一個龐大的身軀，凌空舉了起來。

吉里右手被他抓住，身子被他托起，只剩下一隻左手，虛空亂揮。

東方鈺道：「你服不服？」吉里大叫道：「你……你……使巧。」

東方鈺大喝道：「怎樣才不算使巧？」吉里叫道：「比……氣力，比……氣力。」

東方鈺哈哈一笑，將他放了下來，道：「好，比氣力。」揚腕一掌，照定兩丈外一株碗口粗細的樹幹擊去，「格勒」一聲，木屑四飛，嘩啦啦倒了下來，道：「你有這份氣力麼？」

兩個苗女見狀，不禁伸了伸舌頭。吉里睜大雙目，彷彿兩隻銅鈴，瞧

着那倒下來的樹幹瞬也不瞬，臉上漸漸流露出欽佩之色，忽然一翹大拇指，讚道：「很……好……很……好……」

東方鈺笑道：「請吃烤肉麼？」吉里拾起地上細刀，道：「走……走……」一把拉着東方鈺，直向前面奔去。兩個苗女，也自隨後跟來，片刻間已奔抵那堆熊熊大火之處。

東方鈺目光一掃，只見圍着火堆，密林般插着數十柄鋼叉，鋼叉上面縣着烤熟了的獐鹿野味，地上則擺滿了兩尺高，碗口大的竹筒，竹筒裏全裝的是酒，一眼望去，當眞是酒池肉林。

火堆正面，是一座高約尺半的土台，上面鋪着幾張虎皮，吉里將東方鈺拉到土台上坐下，指着兩個苗女，又用生硬的漢語說了幾句。

東方鈺這才明白，原來這兩個苗女，一個叫「妲娜」一個叫「耶布」，俱是吉里的侍妾。

妲娜和耶布見吉里對東方鈺客氣起來，兩人也就走過來向東方鈺半跪半蹲行下苗禮。

東方鈺不禁暗暗奇怪，剛才分明聽得許多男女合唱，怎麼此刻只有吉里和他兩個侍妾？而且這許多酒肉，他們三人豈能吃完？方待發問，只見吉里拿起土台上一具銅鼓，鼕！鼕！鼕！一連敲了九下。

鼓聲甫落，頓見四周樹林草叢之內人影幢幢，手攙着手，走出數十對青年苗子苗女。

那些苗子苗女走近火堆，團團圍成一圈，齊向坐在土台上的吉里歡呼，並半蹲半跪的行了苗禮。但所有目光一接觸到東方鈺，俱都現出詫訝之色。

東方鈺也自暗暗驚奇，忖道：「原來這吉里還是此地的酋長？」

只見吉里站起身來，向那些苗子們介紹東方鈺，翹起大拇指嘰哩咕哩講個不休，東方鈺雖是不懂講些什麼，但心知他是稱讚自己本事了得，也只好站起身來，向那些苗子們頻頻點頭。

吉里說完，那些苗子們的眼色中，全都對東方鈺流露出無限欽敬。一輪明月，漸漸爬上中天，吉里舉手一揮，登時銅鼓齊鳴，歡謳歡舞開始。

東方鈺不知，原來今天正是這些苗子們一年一度的「拜月大會。」

這「拜月大會」在苗族中極是隆重，少男少女，兩情愛悅，便在今晚這酣歌醉舞中結成良緣。是以此刻圍繞着一堆熊熊巨火的，俱是成雙成對。

妲娜和耶布，早已各捧着一隻木盤，放在土台上，木盤中是燒烤好了的野味，整塊的鹿脯上，插着一柄小刀，接着又去提來兩竹筒酒。

吉里能說得幾句生硬的漢語，是以也懂得一點漢人的禮節，當下便舉起小刀讓客，妲娜和耶布手捧竹筒，跪着敬酒。

雖是大塊吃肉，並沒有大碗盛酒，喝酒却另有方法，大的竹筒裏，放着一根小的蘆管，含着蘆管一吸，酒便到了口中。

東方鈺也委實肚子餓了，拿起小刀，割了一塊鹿脯，便和吉里對坐着大嚼起來。

酒，却不知何物釀造，畧爲帶點苦澀。吉里極能飲酒，頻頻勸飲，臉上洋溢着一片熱情。

東方鈺本也善飲，便和吉里一邊吃肉，一邊飲酒，片刻，兩竹筒酒喝完，妲娜和耶布，又去提來兩筒。

酒助豪情，逸興橫飛，東方鈺縱目望去，只見一對對的青年苗子和苗女們，在銅鼓聲中，婆娑起舞，也不禁心中大樂，忘了向吉里問起「天龍谷」之事。

這一場「拜月大會」直到月影西斜，方始酒闌人散。

東方鈺醉眼迷糊，被妲娜和耶布扶入了一座帳蓬。

他只覺得這座帳蓬甚是寬大，草榻上鋪着柔軟的獸皮，沉醉中倒頭便睡。

不知過了多久，他漸漸清醒，右手一伸，只覺滑不留指，觸着了一個軟綿綿的軀體，睜目一看，原來天已大亮，臥在身邊的，赫然竟是妲娜，此刻酥胸坦露，聳着一對顫巍巍的乳房。

目光一轉，右邊也躺着一個，乃是耶布，照樣玉體橫陳，袒露着上身。

東方鈺心頭狂震，不禁驚得跳了起來，大叫道：「吉里，吉里……」

妲娜和耶布聽他亂嚷，也自茫然地坐起。片晌，吉里從帳蓬外走了進

來，臉上一片和悅。裂嘴笑道：「睡……睡……好啦？」

東方鈺指妲娜和耶布，道：「這……這……怎麼回事？」

吉里瞥了兩個侍妾一眼，道：「莫……莫非……她……們……不會……侍候？」

原來這妲娜和耶布，是奉命來「侍候」的。

東方鈺猛然心中一動，想起了好像聽人說過，苗人的風俗，對待上賓，常命妾侍或妻子陪宿，如果你不接受，便是瞧不起他，嫌他的妾侍或妻子，不够漂亮，那妻子或妾侍，也就無臉見人。

他那時聽到這種傳聞，只道是玩笑之言，想不自己今天身歷其境，竟是千眞萬確。

既有這種風俗，便也怪不得吉里，當下尷尬地道：「吉里，我不要這個。」吉里尙未答話，只見妲娜和耶布垂着頭，低低在啜泣。

原來兩女雖不懂得東方鈺的語言，但看他臉上神色，便知他有不喜悅之意，兩女自覺無臉見人不說，還怕吉里責駡，是以哭了起來。

東方鈺心弦一震，想道：「我怎能害了她們？」當即改口道：「吉里，快對她們說，我很是歡喜她們，只因喝醉了酒。」

吉里似是懂得東方鈺的用意，臉上閃起了一個古怪的笑容，他點了點頭，便向妲娜和耶布嘰咕了幾句。

妲娜和耶布聞言，擦乾淚水，頓時眉開眼笑起來。東方鈺道：「吉里，這裏就是苗嶺吧？」吉里點了點頭，道：「正……正是。」

東方鈺道：「這裏附近，可有個叫『天龍谷』的地方？」

吉里說起漢語來巴巴結結，但聽的能力，比說的能力，終歸强上幾分，是以東方鈺的話，他都能聽懂，聞言想了一想，搖頭道：「不……知道。」

東方鈺甚感失望，道：「當眞是沒有麼？」吉里道：「你……你……找天……天谷，有很重要……的事麼？」

東方鈺點頭道：「是的，很重要的事。」吉里搓着雙手，似是無能爲力，忽然雙目一亮，說：「你……你……英雄……了得，可……可有了……妻子？」

他忽然問到此事，東方鈺大感意外，苦笑了笑，道：「沒有。」吉里笑道：「你……你……問的天……龍谷，我……我……可以去問……問……」

東方鈺道「問誰？」吉里神色一肅，道：「苗……苗王。」

原來這苗嶺地方，甚是遼闊，每一部落，各有一位酋長，但統率所有苗人的，却有一位「苗王」。但吉里却先問東方鈺有沒有妻，却不知何意。東方鈺愕然道：「苗王？他知道『天龍谷』麼？」吉里用手比劃，巴巴結結說了一陣。

原來他只能說點簡單的漢語，說到比較複集的事情，他就詞不達意了，但東方鈺仍能聽出大意。

吉里說他只是個部落的酋長，地方不大，在他這裏，沒有「天龍谷，」，但「苗王」那裏將有一場盛會，所有酋長，俱都聚，如果「天龍谷」確在苗嶺，或在苗嶺附近，一問就知了。是以，吉里便邀東方鈺，去參加那場在「苗王」那裏舉行的盛會。

東方鈺想了一想，道：「什麼時候？」吉里道：「明……天……後……」

東方鈺道：「倒底是明天？還是後天？」吉里咬字不淸，道：「後……後天。」

東方鈺仔細一想，覺得吉里的話甚有道理，孟小珠留下的記號，分明到了苗嶺，那「天龍谷」縱然不在苗嶺以內，應該離苗嶺不遠。同時，昨晚一場「拜月大會」，使他對於苗人的生活情調，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甚想見見那位「苗王」，沉吟了一下，道：「吉里：『苗王』在什麼地方？」

吉里用手指了指，道：「色都。」這是一句苗語，也是一個地名，東方鈺道：「很遠麼？」

吉里伸出三個指頭，用着漢語道：「三……百里。」

東方鈺已奔了幾千里的路程，區區三百里，自是不以爲遠，便道：「什麼時候走？」吉里道：「明……明天。」

兩人說話之間，妲娜和耶布又擺來人酒食，東方鈺因昨晚飲酒過多，

不想再飲，經不住吉里一再相勸，又飲了半竹筒酒，吃了些燒烤的獐兎山雞野味。

須知苗人最是敬重英雄，吉里這個酋長，也是因他在這個部落之中，孔武善戰，是以獲得這部落中苗人的擁護，東方鈺年紀輕輕，竟有一身本領，昨晚比刀，比拳，比氣力，他全不是東方鈺的對手，於是由衷地對東方鈺佩服起來。

一天時光，匆匆又過，這晚，東方鈺又睡在帳篷裏。他惴惴不安，生怕妲娜和耶布又來陪宿。幸好，妲娜和耶布，只將他睡臥的獸皮草墊整理一下，便自離去。

也許吉里懂得一些漢人的禮俗，明白了他的心意，是以不叫妲娜和耶布，再打擾於他。

這一晚，他睡得甚好，天色剛亮，便已醒了。正好吉里走來，妲娜和耶布又捧來了很多食物，當下飽餐一頓起身。吉里並帶了妲娜耶布同行，逕奔色都。

這苗嶺一帶，全是高山絕澗，險惡非常，亂石奔雲，好在吉里識路，他雖在武功方面，遠不及東方鈺，但越高山，渡絕澗，竟是行走如飛，連妲娜和耶布也能跟上，顯見生長於斯，自幼使練成攀山越嶺的絕技。

三百里地，朝發夕至，黃昏時分，到了色都。

東鈺原以為苗王所在的「色都」，至少是一個鎮集，那知舉目四望，不見一間房舍。

原來這「色都」是在一片萬山中的盆，四圍削壁之下，層層密密，全是蜂房般的山洞。盆地中央，此刻臨時搭建了許多帳棚，中間一座圓頂大帳篷，五彩繽紛。只見那些苗子們，一個個腰懸苗刀，顯得雄糾糾，氣昂昂。

東方鈺猛然想起吉里說過，明天這裏，將有一場盛會，便向吉里道：「明天這裏，有什麼盛會？」

吉里笑了一笑，道：「比……比武。」東方鈺道：「啊，比武？莫非你也趕來參加？」

吉里搖了搖頭，道：「你……你來了，沒……沒……我的份啦。」東方鈺愕了一愕，道：「我？我怎會參加你們的比武？」

吉里眨了眨眼皮，道：「為……為什麼不……參加？參……參加，很……很好……很好……」

東方鈺道：「什麼很好？」吉里笑道：「很……很好……很好…………」

東方鈺見吉里笑的有點古怪，只說很好很好，也不知好在何處，心想：「反正明天就會知道，我也懶得問了。」

吉里因為是位酋長，這晚分得了一坐帳篷，並有人送來食物，四人食用過後，便在帳篷裏安歇。

因有妲娜和耶布睡在一起，東方鈺甚感不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除了這座帳篷，便別無安歇之處，心想：「苗人不拘禮數，只好隨和一點了。」

但他終是展轉難寐，睡到半夜時分，忽聽帳篷外面，有輕輕的人語聲，說的竟是漢語。

東方鈺怔了一怔，忖道：「這裏也有漢人？」只聽一人道：「他媽的，但望明天一舉奪魁，在這西南方面，大事便定了。」另一個人道：「老八，我們得商議商議，倒底誰個出手？」

先前那人道：「莫非五哥你想出手？」那被稱為五哥的笑道：「老八，憑良心說，那妞兒玉容花貌，教人愛煞，愚兄當眞躍躍欲試，就怕沒有把握，在這苗子窩裏丟人現眼，落得灰頭土臉。」

老八笑道：「有道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既然五哥又愛又怕，那只好讓小弟這個不怕死的一次了。」

東方鈺聽到此時，忽然心中一動，忖道：「一個老八，一個老五，嘿，莫非……」一個翻身坐起，吹滅了油火。

他手提鋼劍，摒息斷氣，掩到帳篷門帘之處。伸手撥開門帘一角，只見帳篷之外，月色朗朗，尋丈外站着兩人影。

月光一接，赫然發現正是「魔帝」手下的兩個義子，一個是「黑衣五郎」，一個是「藍衣八郎」，不禁牙一咬，忖道：「哼，當眞寃家路窄，又碰上了。」

東方鈺與詹老七在洞庭湖濱打架。

只聽黑衣五郎道：「八弟，你自認比愚兄强的甚多麼？」藍衣八郎道：「那裏，那裏，小弟之意，是……是……總得有個人出手啊。」

黑衣五郎道：「愚兄並非長他人志氣，那雌兒雖然艷若桃李，但玫瑰多刺，一身武功，據說得自『天龍秘笈』……」

東方鈺猛又一震，暗道：「他們說的是誰？」只聽黑衣五郎接道：「是以你我兩人，最好都不出手。」

藍衣八郎道：「那怎麼成，義父之意，就是想趁此機會，控制苗疆，抵定西南，如果你我都不出手，眼看一塊天鵝肉，落到別人嘴裏去麼？」

黑衣五郎道：「愚兄之意，是讓三王爺出手。」藍衣八郎雙目一睜，道：「三王爺？嘿嘿，五哥，你這主意打錯啦，有道是姐兒愛俏，三王爺又老又醜，那妞兒看的中意麼？」

黑衣五郎道：「既是比武招親，講論什麼人品？」東方鈺暗哦一聲，心想：「原來明天這裏盛會，是比武招親，難怪吉里鬼頭鬼腦，問我有沒有妻子，莫非這招親的是苗王的女兒？」

只聽藍衣八郎笑道：「五哥，自古月裏嫦娥愛少年，比武招親這玩意兒，多半要憑七分的人才，談到武功

，三成就够，三王爺縱有靈古鑠金之能，也是白費，那妞兒吹彈得破的人兒，她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麼？」

黑衣五郎沉吟了一下，道：「八弟，你打她不過，也是白費啊。」藍衣八郎嘿嘿笑道：「五哥，你眞會鑽牛角尖兒啊，那裏眞要憑打？只要兩下一照面，她心裏一願意，保管你拳脚還未出手，她便會叫『哎喲，我打不過你了。』……」

東方鈺暗哼一聲，道：「這狗頭倒是會打如意算盤？」

黑衣五郎也被他言詞所動，笑道：「八弟，你當眞不愧調情聖手，難怪三姐當日，幾乎不肯去嫁裏銘，經不住義父赫然震怒……」

藍衣八郎連忙道：「五哥，你別再提三姐了，她和小弟的那一段……」黑衣五郎道：「那一段至今難忘，是不是？」

藍衣八郎笑道：「五哥，你也別說嘴，你和七妹還不是有一手。」黑衣五郎尷尬一笑，道：「提起七妹，也眞可憐，嫁了個老殺才。」

藍衣八郎道：「他是當今的神醫哩。」黑衣五郎道：「神醫有個屁用，在孟津幾乎死在東方小子手裏。」

東方鈺暗罵道：「原來這些狗頭們，兄弟姊妹，全是一場糊塗？哼哼，明天，我要給點顏色他們看看。」

只聽藍衣八郎道：「五哥，別談遠了吧，明天之事？倒底怎麼安排？」黑衣五郎想了一想，道：「就這樣吧！明天我們先出手，如若不成，就讓了三王爺。」

藍衣八郎道：「五哥，聽說三王爺當年和老苗子，頗有一點交情，他要娶老苗子的女兒，抹得下那張老臉麼？」

黑衣五郎笑道：「八弟，三王爺人老心不老，什麼老臉嫩臉的、至多叫那老苗子一聲『老丈人』罷了，難道會蝕了本？」

藍衣八郎笑道：「如此說來，莫非三王爺自已有所表示？」

黑衣五郎道：「表示雖有，他却是另外一種說法，他說那妞兒厲害，怕我們兩個不是敵手，言外之意，最好是他親自出手，那就十拿九穩了。」

藍衣八郎忍不住哈哈一笑，道：「十拿九穩作新郎倌？」黑衣五郎噓了一聲，道：「八弟，小心被人聽去。」

藍衣八郎道：「這地方誰懂得咱們的話。」黑衣五郎道：「那妞兒就精通漢語。」

藍衣八郎笑道：「她聽去什麼打緊，難道她當眞喜歡一個老頭子？」頓了一頓，接道：「五哥，明天你我出手，倒底誰先誰後？」

黑衣五郎緩緩說道：「八弟之意，是要打頭陣？」藍衣八郎笑了笑，道：「自是，打旗的先行，小弟替五哥開道。」

黑衣五郎微微皺起眉頭，道：「八弟，我等此來苗嶺，三王爺是主，我得先去問問三王爺，看他對明天之事，如何安排。」口裏說話，已自當先而行。

藍衣八郎無奈，只好跟着走去。兩人身形一閃，隱沒於一座帳蓬背後。

東方鈺聽了兩人對答之言，已是心中雪亮，此刻眼見兩人離去，不禁心中一動，忖道：「我且追去看看。」他伸手撩開帘布，一縱身形，穿出帳蓬以外。追踪轉過前面一座帳蓬，兩人業已不見。

展目望去，這一片盆地之中，大大小小，至少有百來個帳蓬，彷彿大墳小塚一般，東方鈺身形連閃，追越了七八座帳蓬，仍然不見兩人的影子，不禁忖道：「剛才那藍衣八郎狗頭說，他們的三王爺，和此地的老苗子，昔年便有交情，顯見他們來此是客，必是分得了一座帳蓬，這兩個狗頭，定是鑽進一座帳蓬去了。」

他雖自覺猜的有理，但這許多帳蓬，怎知他們鑽進了那一座帳蓬？一時茫然無計，只好在那些帳蓬中轉來轉去，一面凝神諦聽，想發現那一座帳蓬中有人說話。

但聽了許久，每座帳蓬之中，只有勻和的鼾聲，却聽不到半聲人語。舉目一望，月影已斜，心想：「算了，反正明天便可見到那個什麼狗王，何必爭在一時？」如此一想，便待回轉吉里的那座帳蓬。那知目光四掃，猛又吃了一怔。原來他剛才一陣亂轉，連吉里的那座帳蓬，也不知在於何處了。

百來個帳蓬，式樣大都相同，他剛才出來之時，只顧追踪黑衣五郎和

藍衣八郎，是以不曾十分留意，此刻要找了回去，怎知那座帳篷座落何方？

他一時茫然無計，心想：「看來只有等到天亮了。」忽又覺得在這帳篷地區，東張西望，要是被人發覺，說不定引起一場麻煩，不如走遠一點再等，欣賞月色也好。主意打定，信步而行，向一片荒野走去。

夜籟無聲，明月如晝，隱隱聽得前面一堵山崖之下，有淙淙水聲。他晚餐吃了些酒肉，一聽水聲，忽覺口渴起來。當下脚步加速，片刻間奔到那堵山崖之下，但見畔着崖壁正有一汪山泉，水色清澈無比，暗道：「好泉水，好泉水。」口中叫好，便卽俯下身子，用手掬水而飲，咕嚕咕嚕，一連喝了數口。

那知水到口中，淡而無味，心道：「此水並不甚佳。」

目光一抬，只見當面崖壁之上，赫然刻着兩個斗大的字：「毒泉。」下面還有四個小字：「涓滴斷腸」。

兩個大字，四個小字，東方鈺目光一接，禁不住心頭巨震，渾身冷汗直淋，大叫一聲道：「糟了，久聞苗嶺瘴癘之區，有盲泉、啞泉、聾泉、斷腸泉，想不到我東方鈺迢迢萬里，跑到這蠻荒之域來作了斷腸之鬼！」一念未了，頓覺肚中隱隱作痛。片刻之間，腹痛如絞起來。

東方鈺自知活命無望，不禁萬念俱灰，凄然歎道：「皇天無眼，教我東方鈺如此而死？」

顯然，如此一死，死得甚不服氣。漸漸腹痛加劇起來，終於痛楚難當，一跤跌倒地上，痛的昏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他忽又悠悠醒轉過來。這當眞是奇蹟，飲了斷腸之水，竟然沒有斷腸。

東方鈺雖是醒轉過來，腦中仍是一片模糊，只覺胸口之上，有張嘴唇在吸吮，突然神志一清，便待張目，忽聽一個生脆脆的聲音道：「別動。」

東方鈺愕然忖道：「難道我沒有死？我還活着？這說話的是誰？」只覺雙眼之上，似被什麼東西蒙上。

但他心裏有數，這說話的人，準是在救治自己，便道：「妳是誰？」他已聽出是個女的。

「我叫雲吉。」

「是妳救了我？」

「還沒救好，你少說話。」

「爲何不許睜眼？」

「別問這個。」

東方鈺暗忖：「旣蒙救命之恩，自是要聽她的話，她叫不問，我就不問，但此女何等之人，竟能治好斷腸巨毒？」過了半晌，雲吉已停止在東方鈺胸口吸吮，道：「張口。」

東方鈺如言張口，只覺一顆丹丸投到口中，淸香無比，頓時滿口生津，心想：「聽她口音淸圓，年歲定是不大，自稱雲吉，難道姓雲？」

只聽雲吉道：「你叫什麼名字？」

東方鈺服下一顆丹丸，精神一振，道：「在下複姓『東方』，單名一個『鈺』字。」

雲吉道：「你來此地何事？」

東方鈺道：「在下和一個叫吉里的酋長同來，別無甚事，只是想看看熱鬧，想不到一時口渴，誤飮了毒泉之水，雲姑娘相救之德……」

只聽雲吉道：「別提這個吧，我只不過耗了兩天時間，用了一點藥物……」

東方鈺吃了一驚，道：「兩天了？」雲吉道：「兩天兩夜。」

東方鈺一陣感動，道：「在下刻骨難忘。」雲吉道：「你到苗嶺多久，何時認識吉里酋長？」

東方鈺道：「在下初到苗嶺，結識吉里酋長，也只有幾天。」

雲吉道：「你來看什麼熱鬧？」東方鈺：「聽說此地有場比武招親大會。」話到此時，猛然想到那比武招親大會時間已過，忙道：「雲姑娘，可知誰人做了苗王的乘龍快婿？」

雲吉道：「你很關心麼？」東方鈺：「在下只是隨便問問。」

雲吉笑道：「莫非也想在比武大會上，顯顯身手？」東方鈺連忙道：「不不，在下沒有這個意思。」

雲吉半晌沒有說話，忽然道：「莫非家有嬌妻？」東方鈺搖了搖頭，道：「在下未尙娶妻。」雲吉笑道 ：「 既然尙未娶妻 ， 何不碰碰運氣？」

東方鈺聽她老是追問此事，只好苦笑道：「在下縱有此意，可惜時機已過，做不成苗王的女婿了。」

雲吉道：「這兩天我一直陪着你，也不知外面的情形如何。」忽然格格一笑，道：「你見過苗王的女兒麼？」

東方鈺道：「沒有。」忽然心中一動，道：「雲姑娘，你是漢人麼？」雲吉道：「你猜。」

東方鈺道：「依在下猜想，雲姑娘定是漢人。」雲吉道：「猜對了一半。」東方鈺道：「怎麼一半？」雲吉笑道：「因爲我娘是漢人。」

東方鈺道：「哦，原來如此，難怪雲姑娘一口漢語，說的如此流利。」

雲吉道：「你運運氣試試，是不是全已好了。」

東方鈺聞言，當下暗一提氣，循行奇經百脈，運轉四肢，覺得氣理調順，並無半點不適之感，便道：「在下已全好了。」

雲吉話題一轉，道：「那吉里酋長爲人如何？」東方鈺道：「一條血性漢子。」雲吉道：「比得上你們漢人麼？」

東方鈺道：「比得上，比得上。」頓了一頓，道：「漢人中甚多心機險詐之輩，比得上吉里酋長的，少之又少，連在下也自愧不如。」

雲吉微笑道：「苗人最重義氣，你兩天不見，吉里酋長定是十分着急，你如今人已好了，應該快去找他。」

東方鈺道：「是是，在下立刻就去，在下立刻就去……」雲吉笑道：「待我替你扣好衣服。」說着便伸手替東方鈺扣上胸前的鈕子。

東方鈺道：「雲姑娘，我的眼睛。」

雲吉忽然格格一笑，道：「你自己打開呀。」猛伸一指，點了東方鈺的睡穴。

東方鈺昏昏沉沉，大睡如死，又不知過了多久，醒來睜目一看，不見半個人影，自己却倒臥在距離毒泉不遠的一叢亂草上。

他一跳而起，暗叫道：「怪事，怪事，難道這是囈夢一場？」舉頭一望，紅日正中，暗道：「不對，不對，我剛才分明睡在牀上。」想着想着，忽然揚聲大叫：「雲姑娘……雲姑娘……」一面叫喊，一面又在毒泉四周尋找了一陣。

這地方四野望去，盡是洞穴，偏偏這毒泉附近，半個洞穴沒有，因此找不着半點踪跡。他仔細回憶，雲吉的柔語輕笑，彷彿猶在耳際，只是沒有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如今連那笑聲語聲，也變成了夢裏眞眞。

忽然想到，自己的胸衣會被敞開，探手一摸，一隻絲囊盛的那柄金色小劍，和一顆「如意胆」竟已失落。

× × ×

方自一驚，手指却觸到一個紙團。取出展開一看，上面寫着八個字，字跡甚是娟秀：「欲知雲吉，去問吉里。」

東方鈺雙目一亮，叫道：「去問吉里，去問吉里。」雙足一登，人起如風，直向盆地中央奔去。

剛剛奔出不遠，早見右前方數十丈外，正有三條人影，橫渡一片亂石曠地而過，兩女一男，正是吉里，妲娜，耶布。

東方鈺大叫道：「吉里……吉里……」吉里歡呼一聲，和妲娜，耶布，直奔了過來，氣喘吁吁道：「你……你……這……兩天……那裏……去了？」

東方鈺道：「我先問你一宗事，然後……」

吉里搶着道：「是……是……問比武……大會麼？延……延……期三天。」東方鈺大出意外，雙目一睜 ，道：「 有這等事？爲何延期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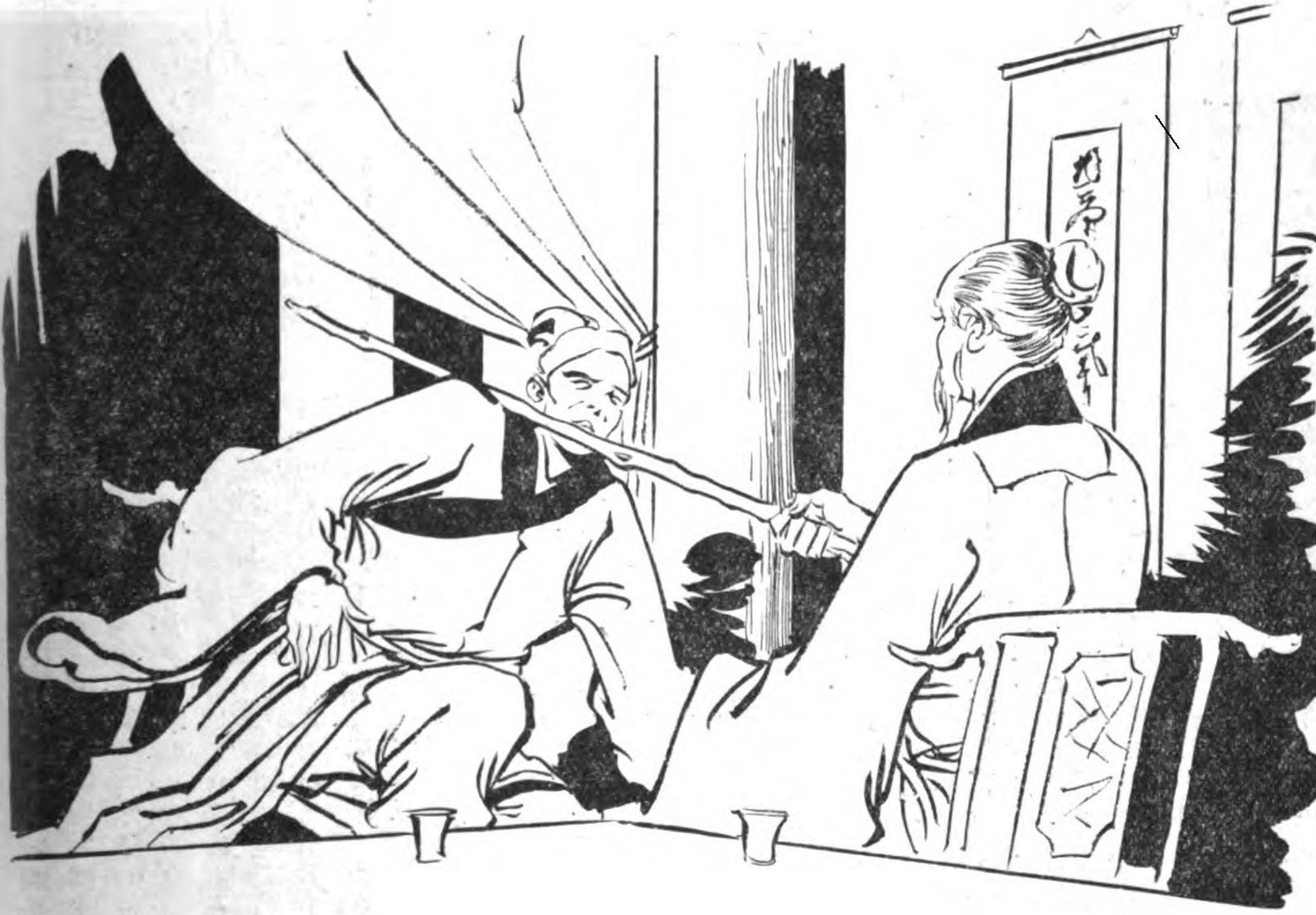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玉環島上的少島主，背着家人與洪剛離了玉環島，飄流到另一島上。那少島主上岸之後，便未見回來。玉環島上的一羣女人追踪來尋，却找他不到，只好把洪剛押回玉環島。回到玉環島後，洪剛被押到大廳之上，大廳之上的一把大交椅上，坐着一個老人，衆人見了紛紛跪下。

第三回　陰火屍煞　崆峒怪駝遭巨劫

洪剛一見這等陣仗，雙膝一軟，幾乎也待跪了下去，然而此時，那坐在正中的老者已一招手，道：「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那老者一面說，一面手中的拐杖，在地上頓了一下，竟發出了「錚」地一下聲响來，一聽便知那杖竟是鐵鑄的！

洪剛戰戰兢兢地向前走去，一路走，一路身子在不住地發抖，雙腿更是抖得厲害，等到他來到了那老者的面前，他兩個膝蓋相叩，竟發出「得得」的聲音來，低着頭，一聲也不敢出。

那老者的聲音十分沉，但是却並不兇，洪剛一到了他的面前，他就說道：「你抬起頭來。」

洪剛大着胆子，抬着向上看去，只見那老者面色如玉，白裏透紅，當眞是童顏鶴髮，宛若仙人，那老者的面色凝重，洪剛見對方並不是什麽凶神惡煞，心中才畧爲鬆了一口氣。

那老者又道：「你請坐！」他一面說，一面指着他身邊一張較小一些的交椅。

洪剛回頭一看，只見所有的人都跪着，自已站着，已經顯得十分異特，若是坐下，更是惹眼，他想要不坐，可是那老者的話中，像是有着一股無形的力量一樣，竟使得洪剛身子行動，和他的意願相違背，不由自主向前走出了兩步，停在那椅子的前面，呆了一呆，便已經坐了下來。

那老者轉向他，道：「你和飛雲，可是一齊離開玉環島的麽？」

洪剛期期艾艾，道：「我……是和一個英俊少年，一起離開的，不，不，是他硬要和我一齊離去的，我……阻不了他，也不知他的名字。」

那老者耐着性子聽着，等洪剛講完，又道：「他說了些什麽？」

洪剛道：「他說不願意一輩子在島上渡過，要到外面去……去開開眼界，他後來又去釣一條鯨魚，那鯨魚將我們拖到了一個島上。」

那老者忙道：「到了島上之後，又怎麽樣呢？」

洪剛眨了眨眼睛，心想那少年到了島上之後，發生了一些什麽事情，那老者豈有不知道之理？但是洪剛還是照實說了，道：「他說去看看島上是不是有其他的人，但一去就沒有回來。」

那老者面色一沉，道：「你講的可是實話麽？」

洪剛道：「當然是實話，我那時……只想離開玉環島，安安靜靜地死在海面之上，我……爲什麽要講謊話來騙你們？」

那老者的面色，更是凝重，他不再開口，只是將手中的拐杖，漸漸地橫了起來，向洪剛的肩頭，壓了下來。

洪剛渾身發抖，連那張椅子，也像是在「格格」地作响。

那根鋼杖，終於壓到了洪剛的肩頭，洪剛的身子，孱弱之極，而那根鋼杖，重達一百八十餘斤，才一壓到洪剛的身上，那老者並未用任何力道，洪剛已經受不住那種重壓了！

他的身子，向左猛地一側，一交跌到了地上。

而他跌下去的時候，頭在靑磚地上，「砰」地撞了一下，立時昏了過去，不省人事。

那老者兩道銀光閃閃的長眉，向上一揚，道：「快起來！」

可是洪剛既已昏了過去，哪裏還能夠聽到那老者的呼喝之聲？

那老者似乎也呆了一呆，鋼杖一伸，將洪剛的身子，挑了起來，左手在洪剛的後心，輕輕一按，面上也不禁現出了奇訝之色來，道：「這人確是一點不會武功，將他帶回去，不要難爲了他！」

一個黃衣婦人應聲道：「是！」

她膝行向前，將洪剛的身子放在肩上，又膝行退了出去，到了大門口，身形才直起，向外飛掠而出！

她離開之後，大廳中跪着的人，仍是人人低着頭，一聲也不敢出。

那老者也沉默了半响，才嘆了一口氣，道：「你們也太不小心了，飛雲的父親早死，這島上，他是我……唉！不必說了，你們起來，誰也不必留在島上，四出去尋訪他的下落，一年回來向我報告一次，直到我死了爲止！」

那老者在講這幾句話的時候，面色沉痛，顯見他心中，十分難過。

跪在地上的那些人一聲也不敢出，只是悄悄地站了起來，待要魚貫退

出。

但是，也就在此際，剛才出去的那黃衣婦人，忽然疾奔了進來，一面喘着氣，一面道：「老爺子，老爺子，島外有一人求見，說是知道飛雲姪兒的下落！」

座上那老者頓時精神一震，道：「快請！」

那黃衣婦人身子還未曾站穩，立時又向外飛奔了出去，去勢快絕，簡直如同黃影一閃而已。

那坐在正中的老者，便是本島主人，武林中人稱之為玉環尊者的異人。而跪在大廳中的那些人，全是玉環尊者的後輩。

玉環尊者共有四子四女，四個兒子也早已成家，但是偏偏所生的全是女兒，只有小兒子替玉環尊者生了一個孫子。這個孫子的寶貝可知，他便是和洪剛一起離島失踪的那個少年。

這時，一聽說那少年有了下落，衆人臉上的神情，盡皆一鬆，玉環尊者雖是一代高人，但是焦急之狀，也是收藏不住。

約摸過了兩盞茶時，只見那黃衣婦人首先掠到，在他的身後，跟着一個黑衣人。

衆人一見那黑衣人，便自皺了皺眉頭，原來那黑衣人，竟是一個駝子。他是個駝子還不打緊，而他的臉，却又抬向上，看起人來，十分吃力，異相之極。

但看他跟着黃衣婦人走進來時的身形，却顯得他甚有功力。

兩人一先一後，進了大廳，玉環尊者伸手一撥，他身邊的那張交椅，便向前疾滑了出去，他同時沉聲道：「閣下請坐。」

那駝子也不客氣，就在那張椅子在他身邊飛過之際，伸手一按，將椅子按到了地上，作勢欲坐了上去，可是那椅子對他來說，却嫌太高了些，他順手又按了一下，那張椅子竟陡地陷下了尺許，他才身子一躍，坐了上去！

那駝子所露的這一手內功，本來也可以算是驚世駭俗的功夫了，但是在玉環島上，人人身懷絕技，那駝子若是有意賣弄，眞可以說是找錯了地方，因為誰也未曾注意他的動作。

那駝子坐定之後，便啞聲道：「我要見玉環尊者。」

玉環尊者道：「老夫便是，閣下可是知道老夫孫兒的下落麼？」

那駝子吃力地低下頭來，目光灼灼，望着玉環尊者，好半晌，才緩緩地道：「我到是知道一個少年人的下落，不知是不是尊者的愛孫。」

衆人一聽得那駝子開口，便如此說法，便已經知道其中另有文章，事情絕沒有那麼簡單了。

但是衆人心中都不禁暗忖，那駝子縱使有通天徹地之能，隻身來到玉環島上，想要不利於玉環島，那也是絕難想像之事！

所以一時之間，人人都冷冷地望着那駝子，並沒有人開口。

玉環尊者勉强一笑，道：「閣下所知的那少年，是何等模樣？」

那駝子却反問道：「尊者愛孫，姓什麼叫什麼？我已知那少年姓名，只要尊者一說，我便可知那少年是否島上之人了！」

玉環尊者的面色，微微一變，隨即緩緩地道：「他叫飛雲。」

那駝子疾問道：「姓飛名雲麼？」

玉環尊者冷冷地道：「天下怎有姓飛之人？」

那駝子「桀」地一笑，道：「那麼他姓什麼，可望見告麼？」

玉環尊者手中的鋼杖，畧點了一點，立時有兩個中年婦人，身形飄動，到了那駝子身後三五尺處站定，大廳上的氣氛，嚴重之極。

那駝子的面色，也微微發青，他生就畸形，仍是抬頭向着天。

玉環尊者一聲冷笑，道：「閣下來玉環島，原來不是通風報信，却是來查家問宅來的了？失敬失敬。」

那駝子身子一挺，從椅上躍了下來，道：「尊者既連愛孫的姓名都不肯告知，足見不信我駝子所言，我駝子多說也無用，再見，再見！」

他一面說，一面身形一轉，向外便走。

但是，他才走出了兩步，那兩個已站在他身後的中年婦人，各自打橫跨出一步，已經攔在他的面前。別看那駝子的身子，奇形怪狀，就當他的身形，一定不够靈活。那駝子的身法，靈巧之極，兩個人才一攔在他的面前，也未見他的身子有什麼動作，陡地向旁一移，便已在兩人的身邊掠過。

那兩個中年婦人，立時轉過身來，但是却並不追趕，只是站立不動。原來站在大廳兩旁的婦人中，又有兩個疾掠而出，向那駝子迎面撞了

過來，那駝子身形一凝，陡地打橫掠了出去。

但在他身形一凝之際，另外又有兩個婦人，又向他迎了上來。

駝子的身法極快，那兩婦人才一展動身形，他已改向後退去，他乃是倒退而出的，只退出了五六步，背後便有兩股大力，湧了過來。

駝子雙手齊出，向後「呼呼」拍出了兩掌，立即疾轉過身來。

看他疾轉過身來的樣子，像是要向前衝去一樣，但是他的身子，却在刹時之間，斜斜射出，射向左首！

這時，在那駝子的四周圍，已有八個婦人，將他圍住了。

那八個婦人，便是玉環尊者的四個兒媳婦，和他的四個女兒。

這八人排成了陣形，將那駝子圍在中心，看來雖是隙縫甚多，而那駝子的身法，又快到了極點，應該可以穿得出去的。

但是，只見那駝子身形飄忽，倏東倏西，快到極處的時候，簡直如同一溜黑烟一樣，可是不論他掠向何處，都總是有大力向他湧到，如同在他的周圍，築起了一堵無形的高墻一樣！

玉環尊者始終未曾離座，他沉着臉，冷冷地看了片刻，才道：「閣下的『移天換地』輕功，雖已有了八成上下火候，但即使是崆峒老祖親來，想要闖出我這『八方雲集』陣，却也如白日作夢！」

玉環尊者的話才一出口，那駝子如同輕烟也似，在飄來掠去的身形，便陡地停了下來。

只見他向上仰起的一張怪臉，在刹時之間，

滿佈汗珠，啞聲道：「你……已知我來歷了麼？」

玉環尊者緩緩地道：「武林中人，多言崆峒老祖有一個奇形怪狀的同父異母兄弟，想來就是閣下了？」

那駝子怪聲叫道：「那麼你是誰，你姓什麼？你是什麼人？」

玉環尊者的話，仍說得十分緩慢，道：「我是什麼人，我姓什麼，你自然不會知道，但如果你離開了玉環島，向崆峒老祖一說起我的形容，他便會知道我是誰了，你可明白麼？」

那駝子的面色，由青而白，而白而灰，面上的汗珠更多，道：「如此說來，我……是……是離不開這玉環島的了？」

玉環尊者忽然縱聲笑了起來，他的笑聲，顯得十分詭異。

那駝子像是有自知之明一樣，一聲怪叫，身子向上，疾拔了起來！

看他的情形，像是自知四面奔突，難以闖得出「八方雲集陣」去，是以想打主意，從屋頂之上撞穿逃走。可是，他這裏身形才一拔起，那八個婦人的衣袖，也一齊向上，揚了起來。

當那八個婦人的衣袖向上揚起之際，十六隻袖角，一齊指向上面，每一隻袖角之上，都「嗤」然有眞氣激盪之聲傳出。

刹時之間，十六股內家眞氣，在半空之中交織互纏成了一張無形的網，那駝子的武功雖高，一個人也難與八個人匹敵，頭撞在那十六股眞氣之上，一聲怪叫，身子立時墮了下來，他的面上，已有了七八道如爲刀劍所劃出的傷痕，汗珠血跡，混在一起，以致使他看來，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他一落下地來之後，玉環尊者才收住了笑聲道：「你出不了玉環島的了，你還不明白麼？而且，我這裏正缺少你這樣的一個高手，你此來可以說是自投羅網，你明白麼？」

這幾句話，聽來似乎並沒有什麼駭人之處，可是那駝子的身子，却劇烈地顫抖起來。

玉環尊者雙目之中，冷電四射，望定了那駝子，好一會，才又道：「但是，我也可以網開一面。」

那駝子忙叫道：「許我離開麼？」

玉環尊者道：「那是截然不能，但是我却可以免却你受那陰火煎熬之苦，免去你淪入我陰火屍煞隊之中，過那非人非鬼的日子，你意下如何？」

那駝子顫聲道：「你……你果然……你……江湖中傳說的果然不錯………」

那駝子顯是驚恐之極，是以講起話來，也是語無倫次！

玉環尊者道：「廢話別說了，我孫兒現在何處？」

那駝子道：「我……却是不知道。」

玉環尊者面色一沉，衣袖微微向上一揚，自他的衣袖之中，立時飛出了一團綠幽幽的火燄來，那團火燄，停在他的鋼杖之上，玉環尊者伸指向那團火燄指了一指，火燄便分出一股，向前「嗤」地射了過來，竟射出了丈許之遙！

那股火頭幾乎已要燒到駝子的面前，才又倏地縮了回去。

玉環尊者沉聲道：「你說不說。」

那駝子身子一軟，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玉環尊者一笑，道：「你在武林中聲名如何，我不知道，但是令兄崆峒老祖，却是旁門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何以你胆子竟如此之小？」

那駝子聽了玉環尊者的奚落，不禁哭笑不得！

他的兄長崆峒老祖，固然是旁門之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崆峒怪駝，在武林中的名頭，又何嘗不響亮？黑白兩道的高手，一見到他駝子，又何嘗不抱頭鼠竄，避之不及？

但這時，他想到了武林中的種種傳說，雙腿仍是禁不住發軟，跌倒在地上之後，竟連再站起來的力道也沒有了。

玉環尊者又道：「爲你自己着想，你該說了。」

崆峒神駝吸了一口氣，道：「我確是……不知令孫現在何處，但是……我却知道一些線索。」

玉環尊者道：「那也好，你要照實說來。」

崆峒怪駝的聲音，仍不免在發顫，道：「我……說了之後，你可是免我入陰火屍煞隊麼？」

玉環尊者冷冷地道：「那也要看你是否已經照實直說而定！」崆峒怪駝乃是窮凶極惡之人，可是如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也不禁長嘆了一聲。

他嘆了一口氣之後，才道：「我遠赴海外，原是想到玉環島上來的。」

他一面說，一面向玉環尊者望了一眼，才又道：「那是我兄長叫我到玉環島上來探索一下，看看自稱玉環尊者的，究竟是什麼人，他還說，弄明白玉環尊者姓什麼，也是好的。」

玉環尊者冷笑一聲，道：「說下去。」

崆峒怪駝道：「可是我找不到玉環島，船遇風暴，我便落到了一個小島之上，已有月餘，那島上我一直當着只有我一個人，後來，我才知道大謬不然。

「那一天，我正在高峯之上四望，突然看到有一隻木排，衝上了岸來，木排上有兩個人，一個留在岸邊，另一個持着釣桿的，却向島中而來——」

當崆峒怪駝講到這裏時，大廳中的所有人，神色都不禁十分緊張。

崆峒怪駝又向玉環尊者望了一眼，才又道：「我便疾奔下山，準備去看看那兩個是什麼人，但是，我才來到半山腰，忽然聽得有人交談之聲，一個道：『這便是老怪物的命根子。』另一個則道：『機不可失！』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崆峒怪駝講到此處，玉環尊者手指一指，那團綠火又伸出一股，向他的臉上燒來，怪駝大驚，道：「尊者，這……是作甚？」

玉環尊者「哼」地一聲，冷笑道：「你胡言亂語，我先燒了你的五官再說。」

怪駝忙道：「我不是……不見其人……而是只見兩條人影，如流星……飛瀉，向下掠去。」

玉環尊者又是「哼」地一聲冷笑，手指一縮，那股火頭，也疾縮了回來。

怪駝喘了兩口氣，道：「那兩條人影的去勢極快，我竹足以觀，只見他們來到了山峯脚下的一個水潭中，那持釣竿的人也來了，原來竟是一個少年人。那少年人見了兩人，非但不避，且迎了上去，但是才一到了兩人的身前，兩人便已各自揚起了一件奇形兵刃——」

玉環尊者喝道：「是什麼兵刃？」

怪駝道：「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見黑黝黝地兩大件，像是兩隻大布袋，兩件東西一合，便將那少年罩住，釣竿落在潭邊，那兩個人連那少年，便一齊落到了水潭之中！」

玉環尊者道：「你就站着不動麼？」

崆峒怪駝道：「我……久不見三人上來，便也掠下山去，潛下那水潭之中，却不料潭深不可測，我未到底，便浮了上來。」

玉環尊者道：「潭中沒有人麼？」

怪駝嘆了一口氣，道：「潭中的水，冰也似冷，漆一樣的黑，我未潛到潭底，又浮了上來，一下一上，並未見有人。」

玉環尊者道：「然後呢？」

崆峒怪駝道：「我也未曾將這件事放在心上，後來見有人亂烘烘地來搜索，我才知道那少年是玉環島上的重要人物。」

玉環尊者揚起頭來，對那八個婦人道：「你們對我說，那島上一個人也沒有，如今你們可還是要堅持這一句話麼？」

那八個婦人，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玉環尊者「哼」地一聲，道：「你們這干人，枉我教了你們許多武功，臨時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全是廢物，飯桶！」

那八個婦人被玉環尊者罵得面無人色。

玉環尊者手一抖，套在他右手手腕上的一隻晶瑩無比的玉鐲，已經飛了起來，向前平平飛出，玉環尊者喝道：「大女接住！」

那穿黃衣的婦人，立時一伸手，將那隻玉環，接了過來。

玉環尊者道：「你和你大嫂兩人，立時離開玉環島。」一個年約五十的黑衣婦人忙也答應了一聲，道：「遵命。」

玉環尊者又道：「你們兩人，到崂山七雁峯頂，望日宮中去找望日上

人，還我玉環信符，向他要回飛雲來。他若是不肯，你們切不可動武就擱，一定要立即回來見我，見機行事，可知道了麼？」

那兩個中年婦人互望了一眼，看她們面上的神色，便知道他們此行，絕非易事，但她們還是齊聲答應，一個轉身，便向外走去。

崆峒怪駝先聲道：「那兩個人，竟是望日宮中的高手麼？」

玉環尊者也不說話，伸指一彈，彈在他的那柄鋼杖之上。

只聽得「錚」地一聲過處，那柄鋼杖，震了一震，停在鋼杖上的那團綠火，受了震動，立時有一小朵火，疾飛了出來，向怪駝電射而出！

那朵火花才一向怪駝射出，還圍住怪駝的六個婦人，如見鬼魅，一齊閃身向後退去。

崆峒怪駝呆了一呆，面色大變，叫道：「我已將一切都講給你聽了，你……你……」

他才講到第二個「你」字，那朵怪火，已飛到了離他的面前，只不過尺許遠近處！

而且，在同時，玉環尊者手指在鋼杖上彈之不已，又是「錚錚錚錚」六下響聲過處，那團怪火，分成了六朵火花，又一齊向前飛來。

崆峒怪駝「呼」地一掌，向迎面飛來的那朵怪火，劈了過去。

他滿擬自己這一掌之力，縱使不能將這朵陰火催熄，總也可以阻上一阻。

怎知道玉環尊者在彈出那一朵陰火之際，早已蘊了極強的內力在上，崆峒怪駝一揚手之間，掌力向前疾湧而出，竟未能將陰火的來勢阻止！

剎時之間，只聽得「嗤」地一響，那朵陰火，已落在怪駝的右眼之上，燒了起來。

怪駝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怪嗥，雙手向右眼上亂抓，想要將那團火抓了下來。

但是，火之為物，本是無形無質的，一到了他右眼之上，便牢牢附着，空自亂抓，怎抓得下來，而在他亂抓亂跳之際，其餘六朵陰火，也已相繼飛到，每一朵陰火，都落在他七竅的一竅之上，剎時之間，只見他頭臉之上，滿是綠瑩瑩的火光，他的身子，在地上亂滾，連口都被火封住，叫也叫不出來了。

那種奇慘的情形，大廳上的人，都像是司空見慣一樣，無動於衷。

而陰火雖是燒得慘烈，但卻又聞不到一點焦臭之怪味。

約摸過了兩盞茶時，玉環尊者右手揚處，取出一隻玉瓶來，手指在瓶上一彈，彈出了一點粉紅色的液汁吹了出去。

那一點粉紅色的液汁，立時幻成了一片薄到了幾乎看不見的薄霧，向怪駝的頭臉之上，罩了下去。那片薄霧才一罩下，怪駝面上的陰火，也倏地熄滅。

崆峒怪駝呆了一呆，立時身子一躍，站了起來。他站了起來之後，只是呆呆地站着，一動也不動。只見他面上，凡是眼耳口鼻之處，都已成了一片焦黑色，可想而知，他已成了一個不能視物，不能聽聲，不能開口說話，也不辨香臭的大廢人了。

玉環尊者發出了一聲冷笑，道：「二女，將他帶走！」一個綠衣婦人，立時來到了崆峒怪駝的身邊，一出手，便抓住了怪駝的肩頭。

可是怪駝的身子，卻突然一旋，右手反圈，一掌向那綠衣婦人拍來！

崆峒怪駝本來也是武功極高的旁門高手，他此際身受，如此之慘，但是在他一覺出肩頭被抓之後，所使出的一掌，仍然極其厲害。

那綠衣婦人身形一閃，堪堪避過，手揚處，已取了一枚長達尺許的長針在手，針尾拖着一條極細的金練，她一取針在手，便疾穿過了怪駝的琵琶骨，才一穿過，人又閃了開去。

怪駝身子轉了兩轉，伸手向穿在他琵琶骨上的金鍊亂抓。

可是那鍊雖細，却是尊者以極灼熱的爐火所煉成的特種合金，以崆峒怪駝的功力之高，竟然也扯之不斷，而他的身子則已被那綠衣婦人，拖得向外，連滾帶奔地出了大廳。

崆峒怪駝被牽了出去之後，大廳上的人齊聲道：「恭喜老爺子，陰火屍煞隊之中，又多了一名高手。」

玉環尊者衣袖一拂，道：「退下！」

那十來個婦人，爭先恐後，一齊退了出去。

立時之間，大廳中已只剩下玉環尊者一個人了。

他柱着杖，慢慢地站了起來，向後面走了出去，他的行動十分緩慢，穿過了一條走廊，到了一間香房之中，他直來到一幅牆前。

他剛到牆前，牆上所掛的一幅畫，便「刷」地向旁，移了開來，那綠衣婦人自牆中走出，一見玉環尊者，便自站定。

玉環尊者道：「他怎麼樣？」

那綠衣婦人道：「和別的人一樣，正在怪聲嗥叫。」玉環尊者一聲冷笑，道：「你且離去，我不呼喚，別來煩我。」

綠衣婦人道：「是。」側着身子，向外退了出去。

玉環尊者走進了牆內，那乃是一條長長的甬道，是向下斜斜伸去的。

玉環尊者走出了里許，才到了一扇石門之前，那扇石門雖是關着，但是却可以聽到，從石門之中，傳出了一陣陣難聽之極，淒厲之極的聲音來。

玉環尊者雙臂一振，一股大力向前湧出，將那石門推了開來。

石門一開，只見裏面乃是一間極其寬廣的石室，少說也有八丈見方。

石室的四周，全都點着長明燈，但因爲石室大，所以光線仍是十分黯淡。玉環尊者向前踏出了一步，手腕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條又細又長的長鞭。

在石室中，或坐或臥，或行或躍，有的還在雙手扯自已的頭髮，有的更正捶胸乾號，約有十五六個人，崆峒怪駝也在其中。

所有的人，全是一樣的：七竅之上，一片焦黑！

而除了崆峒怪駝一人之外，其餘的人，全赤着上身，有的雖是骨瘦如柴，但是皮下却如有小鼠在不斷地跳突。有的則肌肉盤虬，一望便知，這些人全是內外功極高的高手。

而這些人的身上，幾乎全是傷痕，傷痕之多，簡直怵目驚心，舊痕之上有新痕，新痕之上又有更新的痕跡。而所有的傷痕，全是十分細長，那當然是一道細長的長鞭所留下來的了。

玉環尊者才一進來，手腕震動，他手中的長鞭，便疾揚了起來。

他只不過震動了一下手腕，可是他手中的那道長鞭，却揚起了道道紅虹，剎時之間，只聽得「叭叭叭叭」之聲，不絕於耳，除了崆峒怪駝之外，人人的肩上，都中了一鞭，肩上立時多了一道血痕。

那十五六人，在中鞭之後，立即一躍而起，一齊跪了下來。

而除了崆峒怪駝一人之外，其餘人的怪號之聲，也立時停了下來。

玉環尊者面露滿意的笑容，手中紅煞鞭子已揮起，他只揮鞭一次，那十四五人的額上，便被鞭梢掠中了一下，只見那些人一齊跳了起來，向前疾衝了出去，衝到了石壁之前，發掌不已。

那些人的內功，都十分深厚，可是此時向石壁發掌之際，也只憑內力，全不講章法，剎時間，「砰砰」之聲，不絕於耳，幾乎整間石室，都受震撼。

而那些人每一掌擊在石壁上，身子都被震退，可是他們仍是發之不已，約摸過了小半個時辰，玉環尊者才又在每人的耳上，以鞭掠了一下，那些人才又一齊停了下來。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這裏的十五六人，分明本來全是武林中的高手，但却被玉環尊者以陰火燒壞了七竅，變得如同行屍走肉一樣，聽憑玉環尊者的指揮！

玉環尊者向旁跨出了一步，來到了一個瘦骨如柴的人面前，那人頭上，亂髮如蓬，遮住了他一大半的臉面，也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來。

玉環尊者到了他的面前，伸手向那人一推，那人順着玉環尊者推出的方向，向前直衝了出去，突然撞到了崆峒怪駝的身上。

崆峒怪駝一掌推出，那人則一掌反圈，「砰砰」兩聲過處，兩人所發的掌力，都擊中了對方！那自然是因爲他們既不能聽聽，又不能目睹，根本無從躲避對方的攻勢之故！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雅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雅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西班牙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葯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